



READERS

读者[®]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 280594200

■ 树上的男爵 ■ 老人的歌 ■ “黑天鹅”与“灰犀牛” ■ 繁盛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7·21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50期 十一月上

更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名刊荟萃**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的**杂志**”



plus.qikan.com.cn

最新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韩维善 马逸尘

孙烈举 南衡山 高翔飞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21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无所为而为 朱光潜
- 【文苑】 4 / 树上的男爵 卡尔维诺
21 / 意义的巢穴 熊培云
58 / 书写, 让我与故乡达成和解 阿 来
59 /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舒 婷
66 / 繁盛 李 娟

- 【诗帖】 72 / 活泼的快板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人物

- 【人物】 14 / 说金庸 二月河
22 / 老人的歌 王烨捷

- 【名人轶事】 15 / 诗夫人 李兴濂
64 / 雨果的傲慢 申赋渔

社会

- 【杂谈随感】 9 / 世事与棋 王鼎钧
19 / 一窝蜂 黄永武
26 / 未来社会的“成本疾病” 吴晓波
30 / 作诗机与宋诗 邹金灿
34 / 饮食之际, 眼睛跟着一起吃 周惠民
51 / 课本里的食物 赵 涛
60 / 饭局指南 黄佟佟

- 【话 题】 32 / 无边界社会, 我们该怎样学习与创新 冯 仑

- 【社会之窗】 44 / 保温杯不是中年人的迷失 林 栗

人生

- 【人世间】 40 / 一个肿瘤科大夫的转身 韩 逸

- 【人生之旅】 8 / 莫里诺少校 苗 炜
68 / 送别 权 蓉

- 【婚姻家庭】 7 / 永是有情人 琦 君
10 / 我和我的太太 童自荣

- 【两代之间】 37 / 爸爸认识所有的鱼 冯 唐

- 【青年一代】 48 / 摇摇晃晃穿越城市的人 马虹玫

- 【大 家】 16 / 是什么理由让我们放弃了远方 王小妮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50期) 十一月(上)

生活

- 【心理人生】 47 / 掌权的智者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50 / 你为什么应该忽视过去 罗尔夫·多贝里
- 【经营之道】 63 / 行为不知不觉被设计 尼尔·埃亚尔 瑞安·胡佛
- 【品位】 61 / 我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 木心
- 【生活之友】 62 / 坐在马桶上更容易思考人生 李旂彤
- 【乐活】 13 / 跌倒就唱昆曲呗 黄昱宁
54 / 出去走走 张国立

文明

- 【在海外】 28 / 我为什么反对中国学生上美国顶尖大学 饶毅
52 / 高效不高效 严文华
- 【他山石】 27 / 当记忆流逝 莫小米
- 【历史一页】 46 / 天朝大国的小招儿 张鸣
- 【文化茶座】 20 / 冷幽默的风骨 张佳玮
56 / “黑天鹅”与“灰犀牛” 万喆

悦读

- 【言论】 2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42 / 女作家们的“穿衣问题” Lens

点滴

- 【意林】 55 / 主人是谁无关紧要 拉封丹
55 / 骗术 妹尾河童
55 / 位子决定脑子 田夫
- 【点滴】 12 / 存在 谢胜瑜
18 / 总有一个故事不愿讲 张嘉佳
19 / 不敢不乐 蒋勋
31 / 艺术家 马未都
36 / 抽象之美 吴冠中
69 / 格局 罗振宇
69 / 孤独不够 贝小戎
- 【智趣】 65 / 智趣

互动

- 【读书会】 70 / 父亲写《京华烟云》时哭了两次 林如斯

艺术

- 【封面】 小黄鸭(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 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树上的男爵

◎ [意] 卡尔维诺 ◎ 吴正仪 译

我清楚地记得哥哥柯希莫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餐室的几扇窗户外都是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有风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他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没闹得这么凶

过。

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长假发，这像他的许多物品一样已经过时。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将军的女儿科拉迪娜·迪·隆多。她是一个肌肤粉嫩、鼻子微翘的娇艳的女人，她身上保留了她父亲

对军事的爱好，也许是为了向她的丈夫表示抗议。

“怎么样？”父亲厉声问道。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把头扭向一边。

“从饭桌上滚开！”

这时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正要走出餐室。

“你去哪里？”母亲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刀叉。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那儿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棵圣栎树。他穿戴得非常整齐，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打扮妥帖后来吃饭的。尽管他只有十二岁，但头发上扑着粉，穿戴着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燕尾服、浅紫色短裤、佩剑、白色长护腿套，如果没有眼神里的反叛，单从外形上看，他拥有不折不扣的男爵气派。

柯希莫向来厌恶煮熟的蜗牛的味道。就在他出走的前几天，他让我和他一起把厨房里饲养的蜗牛偷偷放走了。事情败露后，我们俩被关了三天的禁闭。当我们再次回到餐桌上时，面对蜗牛汤和用蜗牛做的主菜，父亲呵斥道：“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马上再被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可柯希莫仍无法忍受，他的愤怒里一定还包含着对我的失望和抗议。

我能理解柯希莫面对那种



不公正的强迫时，为何首先想到的是爬上我们熟悉的圣栎树。我们在上面度过了许多时光。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图实惠——他们爬上去是为了找果子或掏鸟窝，我们只是为了爬树的乐趣：越过树干上险恶的蜂巢和树杈，爬到人能上去的最高处，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观看下面的世界，对着从树下走过的人们呼喊或捉弄他们。

圣栎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你在那里待腻了就会改变主意的！”父亲从窗口探出身对他喊道。

“我绝不会改变主意。”柯希莫已经爬上了树冠。

“只要你下来，我就让你好看！”

“我绝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二

圣栎树与一棵榆树相邻，榆树的一根树枝伸在比圣栎树的一枝高半米的地方，攀过去对柯希莫来说轻而易举。我看着他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在花园之上悬空行走。不一会儿，他已经跃到我们别墅的围墙上，墙那边是翁达利瓦家的花园，园中正好有一棵玉兰树迎接他。虽然我们是邻居，但男爵父亲却不屑于与无名家族交往。

柯希莫朝树下望去，一个十岁左右的金发小姑娘在荡秋千。她眯着眼睛，鼻子翘得老

高，正吃着苹果。突然看见一个男孩挺立在树杈上，“啊！”她惊叫一声，苹果从手上跌落。柯希莫抽出剑，将苹果挑起，递给小姑娘：“拿去吧，不脏，只碰破了一点皮。”

金发小姑娘已经为自己的大惊失色而懊悔，她恢复了傲慢的态度，说：“你是小偷吧？”

“小偷？”柯希莫反问道。他觉得深受侮辱，可转念一想，觉得这主意倒也不错。“我是，”他拉了拉三角帽，“有何见教？”

“你来偷什么呀？”

柯希莫看着扎在剑尖上的苹果，忽然想起自己饿了，于是说：“这只苹果。”

“那么你是偷果子的贼。”女孩说。

柯希莫想起了翁布罗萨的一群穷孩子，他们翻墙头、跳篱笆、洗劫果园，那是大人们教他鄙视并回避的一帮人，但他此刻第一次觉得，若像他们那样生活该是多么自由和令人羡慕！于是，他回答：“对。”

没想到金发姑娘却高声大笑起来：“得了吧！偷果子的孩子我全都认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那些人赤着脚走路，不戴护腿套和假发！”

柯希莫的脸变得像苹果一样通红。他的心里充满了愤怒、羞愧和嫉妒——他竟然不如一个偷果子的贼。

“你走吧，不然我就让仆人来抓你。”小姑娘从秋千上跳下来。

“你们抓不到我，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我想到哪儿就

到哪儿！”柯希莫急了，他觉得不能输给这个啃苹果的小姑娘。

“是吗？你的领土一直通到哪里呀？”小姑娘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树木能够到达的一切地方的上空，这里、那里，围墙外，橄榄园，小山丘上，山的那一边……”

“法国也是吗？”

“一直到波兰和萨克森。”柯希莫知道的只有母亲讲述王位继承战争时提到的那些地理名词。“我会邀请你来我的王国。”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柯希莫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又期待着她的回答。

“薇莪拉——”远处传来叫喊声。

小姑娘听到后转身就要走，不过，她又停下来，对柯希莫说：“那好吧。”

三

柯希莫望着薇莪拉的身影，一种包含着孤独、期待、不安的混乱感情油然而生。他爬到玉兰树的顶端，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葱郁的花园尽头是一面山坡，边上种植着大片果树。沿果园往上，开始出现一片橄榄树林，接着是一片松林，沿着山势向上伸展，望不到尽头。

眼前的景象让柯希莫惊喜不已，他发现这的确是属于自己的领地。只要树木始终相连，他就可以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他就可以一直不下地，生活在树上。只是他不



知道，当他征服了这片领地，甚至越过了山头，去了另外的国度颠沛流离后，他最惦念的还是那个在花园里啃苹果的金发小女孩。

生活在树上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柯希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食物，需要保暖的衣物和睡觉的床板。幸好他还有我这个弟弟，尽管他还在生我的气。

而我为了请求他的原谅，整个下午都守候在圣栎树旁。一直到天黑，疲惫的柯希莫才出现在圣栎树最下端的枝丫上。“我要考验你，”他吞咽了几口我为他准备的蛋糕，然后说，“你应当证明你是站在我这一边才行。”

“你只管吩咐吧。”

“你必须替我弄来一些绳子，长的、结实的，还有被子、木板、木棒、钉子……”

“你要在树上过夜吗？”

他并不在意我的惊讶。他志得意满的样子让我害怕。这时父亲在叫喊：“柯希莫！柯希莫！”我紧张地看着哥哥，他却淡然地说：“你回去吧，什么也不要说。”

柯希莫的固执让双亲大人更加愤怒。他们决定不再让柯希莫因为感觉到我们的关心而得意，准备坐等饥饿和夜间的寒冷将他驱赶下来。只有我知道，柯希莫是铁了心要待在树上了。

四

我羡慕隐匿在森林中不知哪棵树上的柯希莫，他清静地享受着白天和黑夜。刚开始，

他还不时从我这里拿取食物，并告诉我他在树上的见闻。有时他和那群偷果子的野孩子一起活动，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只是他们可以教他获取食物的方法。后来，他跟我的直接联系少了，但我始终能在丛林间发现他的影子，最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的玉兰树上。

直到有一天，我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我慌忙告诉大人。大人们四处查看，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后来，一个住在山坡上的人告诉我们，他看到一个肌肤黝黑、衣衫破旧、戴着三角帽的男孩像猴子一样在树上跳蹿，越过山坡，到了另一边。

我失声痛哭起来，那肯定是我的哥哥，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的男爵父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目光呆滞，说不出话来。

此后，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懊悔和对柯希莫的思念中。我感到自己对哥哥的出走负有责任，但又埋怨他这么狠心丢下我。我时常守在那棵圣栎树下，期待着哪一天他突然出现。可是，直到我长大、求学、结婚、生子，我都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从他那里继承了本该属于柯希莫的爵位。我的生活再也没有惊喜，可从前不一样，因为从前有柯希莫在。

不过让我意想不到的，后来又有了柯希莫的消息。来往的旅人说，他们见过一个生活在树上的人。他使一个凶残的大盗爱上了小说；他帮助小

城建立了防火系统，挫败了土耳其海盗；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组织当地人发动革命，连拿破仑都慕名来拜访他……我对这些传闻将信将疑，不过这至少说明，柯希莫还活在世上。我默默地期待，有一天他会回来。

五

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是的，当柯希莫再次返回家乡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他行动起来很迟缓，每一步跳跃都很艰难，可他依然不肯下树。可以想象，他回家的旅途必定十分艰辛。我在那棵圣栎树下看着他，老泪纵横。

他缓缓地说：“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因为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他交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薇莪拉。我知道，多年来他到处写这个名字。

人们说，在我哥哥离世之后，树木就撑不住了，纷纷倒落。我们的家族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着：

“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林冬冬摘自译林出版社《我们的祖先》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永是有情人

●琦 君

去邮箱取信时，遇到邻居老太太。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和我聊了好半天。

深秋的寒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她拉了拉围巾，神情黯淡地说：“以前都是我那老伴儿出来拿邮件，他就趁机站在外面抽一支烟，抽完了才回来，因为我不让他在屋子里抽烟。现在想想真后悔，他就这一点点嗜好，我为什么不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抽烟呢？”

她想起逝世将近两年的老伴，眼中汪着泪水。“头白鸳鸯失伴飞”，她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虽然她的女儿们周末都会回来探望她，但是夫妻情终究是无可替代的。

夫妻间的相依相守，年少时是情深似海，到了老年则是义重如山。由海的波澜壮阔到山的稳重不移，是要用尽一生来体认的。

总记得当年母亲说过的一个比喻。她说：“夫妻间的亲密，就像牙齿和舌头。舌头常常被牙齿咬出血来，但过一会儿又会自然好了。”我当时听了却生气地

说：“爸爸远在外地，离你十万八千里，连信都很少写给你。有什么牙齿把舌头咬出血来的事呢？”母亲淡然一笑，说：“离远点也好，眼不见，心不烦，有你就好了。”

母亲内心在婚姻上所受的痛苦，岂是我这少不更事的女儿所能体会的？想想母亲一生都在忍与等——忍受丈夫对她的冷落，却又等待他的归来。令人痛心的是，父母亲一生都没交谈过多少

话，可是父亲临终时，紧握不放的却是母亲的手。那最后的一握，包含了多少忏悔，多少情意？

那是旧时代的婚姻悲剧，令人不可思议。如今，有的少男少女由两心相悦而同居、试婚、结婚，而至离婚，由相敬如“宾”到如“冰”，似都不足为奇。是多变的社会形态、淡漠的人情使人们不再重视婚姻与夫妻情呢，还是“山盟海誓”只是文人笔下的歌颂之词？

北宋词人叹息：“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而今天双方打一通电话，就可情话绵绵，哪里还用得着“花笺”？一朝不合而分手，也就不会费什么“泪行”了。

但无论如何，男女双方由相爱而结为夫妇，情感应当是最真挚而且圣洁的。记得一位长者说过“幸福婚姻 ABC”的名言：“夫妻要彼此欣赏，连缺点也能欣赏（appreciation），要彼此相依相属（belonging），要彼此

信赖（confidence）。在欣赏、信赖、相属中，才能享受到无穷幸福。”说得真对。

词人说：“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这个“换”字，不就是推心置腹，相互欣赏、信赖之意吗？

说实在的，有情人成眷属不难，成了眷属要永是有情人，这才是做夫妻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

（若雪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爱与孤独》一书，123RF 供图）





莫里诺少校

●苗 炜

霍桑有一篇小说叫《我的堂叔莫里诺少校》，讲的是少年罗宾的成人礼。

罗宾 18 岁，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他身体健壮，手里拿着一根短木棍，兜里有一些零钱。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打发他到波士顿投靠堂叔莫里诺。莫里诺少校是波士顿的管理者，那时候波士顿还是英国殖民地，但那里的民众正酝酿发动一场暴动。罗宾下了船，就恭敬地向他人打听莫里

诺少校的住处，但这里的人对他满是敌意和嘲讽。

罗宾在深夜的街头拦下一位身形魁梧的行人，那人身披斗篷，一半脸涂成红色，一半脸涂成黑色。他告诉罗宾，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小时之后，莫里诺少校就会经过这里。于是，罗宾就在教堂门口等着。此时，一位绅士路过教堂，这位绅士是他在波士顿遇到的第一个友善的人。他说，他愿意陪罗宾一起等待。

很快，街上传来叫喊声和许多乐器杂乱的响声，许多人发出狂野的大笑，这些声音越来越近，一场盛大而热闹的欢庆活动在月夜中开场。人群走过来，领头人骑在马上，一半脸是红的，一半脸是黑的，队伍中有许多怪模怪样、奇装异服的人。这支队伍在教堂前停下，一辆马车正停在罗宾眼前，周围的火把发出亮光，就在车里，坐着罗宾的堂叔莫里诺少校。他浑身被涂满柏油、粘满羽毛，他高大威武，但脸色苍白，他的额头因痛苦而抽搐，两眼发红，嘴边有白沫，暴动的群众正在羞辱他，拉着他游街。

罗宾看着这个肮脏的、体面尽失的堂叔，又是怜悯又是惊恐。就在叔侄二人认出彼此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罗宾仿佛又听到这个晚上所有嘲笑过他的声音。每个人都笑得浑身乱颤，罗宾也跟着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最为响亮。领头人给出一个信号，队伍又开始行进了。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罗宾说他想回家去，而那位陪着他的绅士说，他是个精明的年轻人，无须莫里诺少校的帮助，也可以在这个世界立足。

这个小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霍桑把一场暴动描绘成一场狂欢，少年罗宾被抛入一个狂欢的世界，也就跟着众人笑了起来。笑声表达了人们对更好的未来、更公正的秩序和更新的真理的憧憬。再比如说，一个少年丧失天真，再也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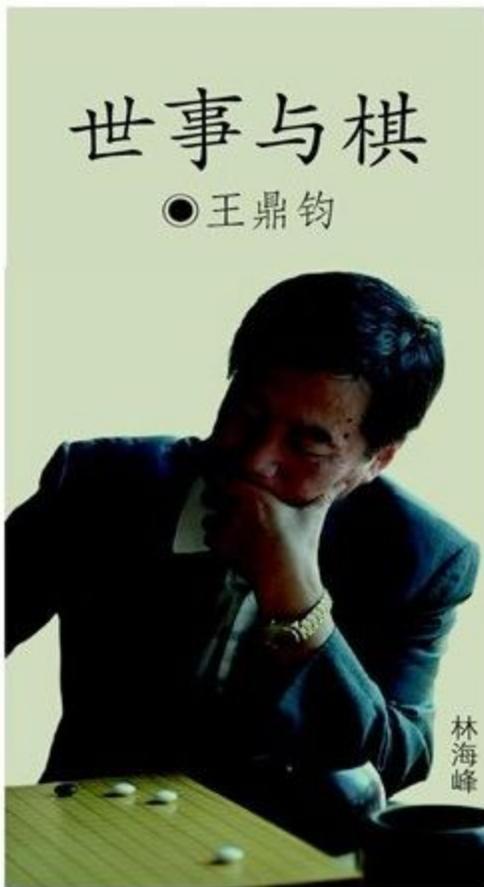
二十三岁的林海峰击败阪田荣男，夺得日本棋坛的“名人”荣衔。连日读报听广播，有感如下：

一、后生可畏，万不可藐视青年人的存在。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毛手毛脚，你有许多理由瞧不起他，可是一转眼，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他就有许多理由瞧不起你。青年人是明天，是未来。你如今无论有多威风，将来一切都得交给他们。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毛孩子们的价值要重新估计。

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阪田当年打败前任棋王取得崇高的地位，而他一登此位，也就注定终有一天又会被后来者取代。每一条河流都是后浪推前浪，时间无情，令人感伤。日本《读卖新闻》主办名人赛，把围棋界人事递嬗的一幕戏剧化、表演化了，也职业化了——“名人”有奖金、有待遇。于是人头攒动，看偶

像之倒塌。这是一种相当残酷的安排。

三、日本社会挺“奇怪”。阪田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结交权贵，望重一时。二十三岁的林海峰竟然敢向他挑战，却没有人骂他“犯上”。林海峰一出手，阪田就吃不消



世事与棋

◎王鼎钧

林海峰

到原来安稳的家乡，这就是他的成人礼。一个年轻人走入世界，他的心灵变得破碎，再也黏合不到一起，这是常见的文学母题。

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已经不太能体会少年罗宾的心境了。我只能追忆，也许在16岁、18岁或者22岁的时候，年轻人会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敌意。他想讨好别人，他想立足于世，他想投入狂欢，他要变得残酷一些。他很可能先对父母残酷起来，在他眼中，父亲和母亲是衰老的、顽固的，再无能力接受新生事物，他们变

得滑稽，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秩序还是老样子。如果他可怜他的父母，他多少还能表现得温顺一些。然而，他很容易不耐烦，他想离父母远远的。他以为自己很精明，他看到的世界和父亲告诉他的世界根本就不一样。他还会有些怨恨，那种难以宣之于口却又纠结于心的怨恨。

我早就不是这样的年轻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倒是可以体会少校的心境。父亲（堂叔）的权威被虚张声势、无聊喧嚣、狂躁嬉闹的人群所践踏。他担心少年罗宾会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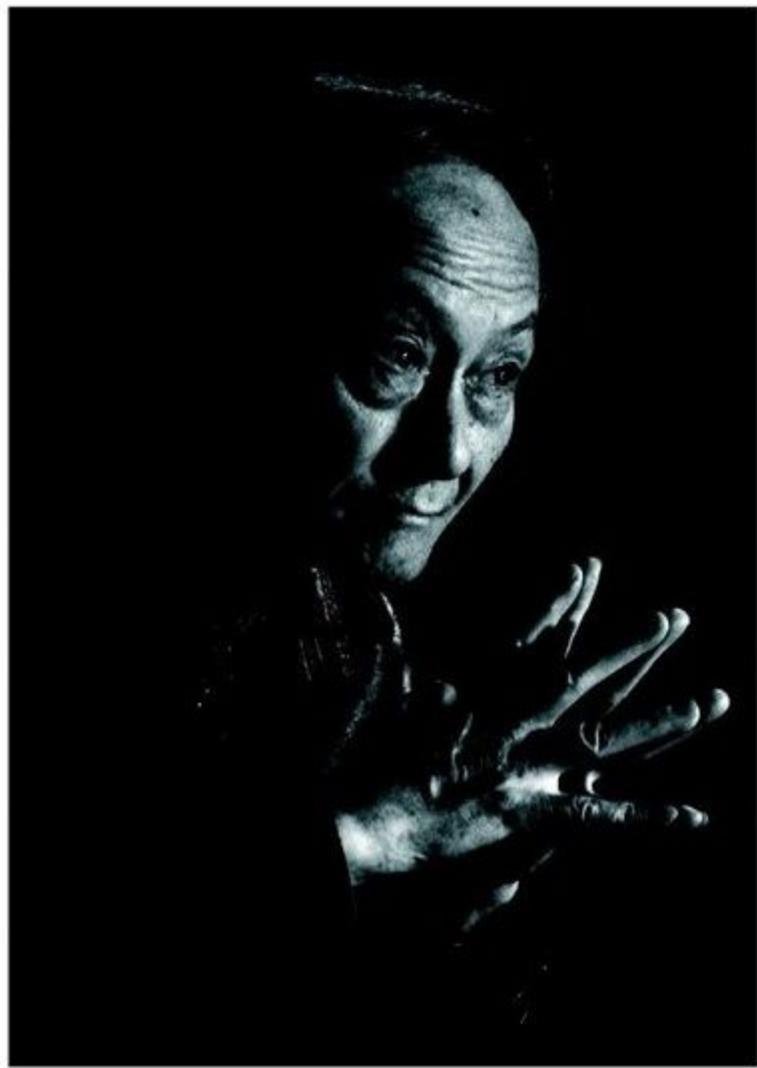
了，也没有人来包围、来施压，劝林海峰退出或放水，也没有流氓上门恐吓。阪田输了就是输了，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奇怪！

四、既然没有“千年铁门槛”，阪田的失败，也像生物的死亡一样，是服从一种规律。我们，尤其是围棋界人士，面对阪田的失败，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敬意。可是没有，只听见围棋界人士拍手称快，说阪田“自食其果，一世英名，付之东流”，把阪田卫冕的努力，说成“耍赖皮”“垂死的挣扎”。阪田之败，令他丧失了他个人一切的历史荣光。难怪在许多人眼里，人只能得势，不能失势；只能胜，不能败；只能上台，不能下台。上台一条龙，下台不如一条虫。难怪我们三百六十行都有人不认输，死不放手。

（洛洛摘自惊声文物供应公司《世事与棋》一书）

魔鬼一般的领路人，他也怀疑自己灌输给孩子的价值观与真实的生活格格不入。他被愚蠢无知又野蛮暴力的大众羞辱，但他努力维持着最后一点儿体面。那些黑暗的、邪恶的冲动，也许对年轻人的成长有所裨益？毕竟，他腐朽的观念无法灌输给孩子，那些旧秩序不复存在，那些老的真理失去了根基，他维护的是自己的成见。他将衰老，以后是少年罗宾面对满布危险的茫茫人世。

（雪菲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20期，李晨图）



童自荣

我和我的太太

●童自荣

这是一个年近 75 岁的男子，以满腹深情写下的一些文字，是赠予她的生日礼物，而这个她，就是我的太太。太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我富有还是贫穷，她都是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女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啊，我们的恋情，应该说并无太多传奇。但愿你看了我们的故事，会感到温馨，且嘴角不时地漾起微笑，这就够了。

我和我太太的恋爱，如同千万普通百姓一样，是从经人介绍认识开始的。比起一见钟情，好像少了许多浪漫，但也是一种缘分使然，且可靠性和温暖并不亚于那精彩如小说一般的婚姻。

1971 年，一位亲友应我的请求送来 3 张黑白照片，作为相亲的开始。相片上的女孩子挺

清秀的样子，有一种学生气的美丽，这让我很有好感。又听说，她为人是少有的干净和清纯，甚至有点趋于封建了——走在外头目不斜视，冷冷的，谁也不理睬。我不由暗中欣喜，好极了，这合我的胃口。

第一次约会，是在大上海电影院看《白毛女》。在耀眼的霓虹灯下，她如约而至（当然由亲友陪着）。我只看了她一眼，还是侧面，已有惊为天人或者说惊为天仙之感。我赶紧收回我的视线，不好意思再看。电影情节是熟悉的，但那天等于没看。结束后，我单独送她回家，不免有一些交谈。好像她有意愿找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男生。那天，她最后不冷不热地抛给我一句话：“你觉得有必要再聊一聊，也可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第二次约会。

我这个人自己不怎么样，对别人却十分挑剔，因此和我做朋友实在很难。当她从照片上“走”下来，本以为她会显露出她的不完美，但这个女孩儿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她比照片上还要有吸引力。坦白说，我没有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是一个晚上，我从一堆施工用的小石头堆后面跃出，轻轻地叫了她一声：“小杨。”她好像吓了一跳。她后来说：“你怎么好像孙大圣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她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雄赳赳、气昂昂，像个解放军（也对，我刚从泰州解放军农场“改造”回来）。

她是个影迷、戏迷，她迷越剧，还迷沪剧，我立马觉得彼此亲近了许多。除了配音，之前我还陷在评弹、沪剧艺术里不能自拔。那个年轻的袁派唱腔的首创者袁滨忠，我视之为一百年才能出来一个的好嗓子。然而我是停留在想象阶段，顶多在广播里收听节目，她却不但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出，还在散场之后，到演员的必经之路上，与一大帮粉丝一起，试图一睹其生活中的风采。

一想到那个场景，我就不禁发笑，因为她那时候才读初中。她还提到，她大哥有时会带她去书场听书，哇，满场子的“遗老遗少”都惊讶地向她行注目礼，好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得，我和她至少在醉心于艺术这一点上有



共同语言，因此，以后逛街不愁会出现什么尴尬的冷场了。但让我深感对不住的是，直到这时，我依然在做配音的白日梦，早早晚晚在校园里混，前途未卜，希望渺茫。她是冒着风险，来到我身边陪我做梦。

怀着含含糊糊的希望，或是所谓在上戏当老师的错觉，1972年春节，我们结婚了。是上天保佑吧，也是托我贤妻的福，1972年，学院领导突然宣布，所有滞留在学院里的学员，一律实行再分配，又适逢上译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于是我逮住这个天大的机会，在表演老师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在做了12年配音梦之后，终于圆了梦，成为一名配音演员，有了一份我此生最喜欢也最适合做的工作。我的心里充满幸福感，我的太太因为把她的人生之梦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因此充满了幸福感。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1月，之后，什么收入偏低、无名无利以及跑5年龙套等状况，我是都不放在心上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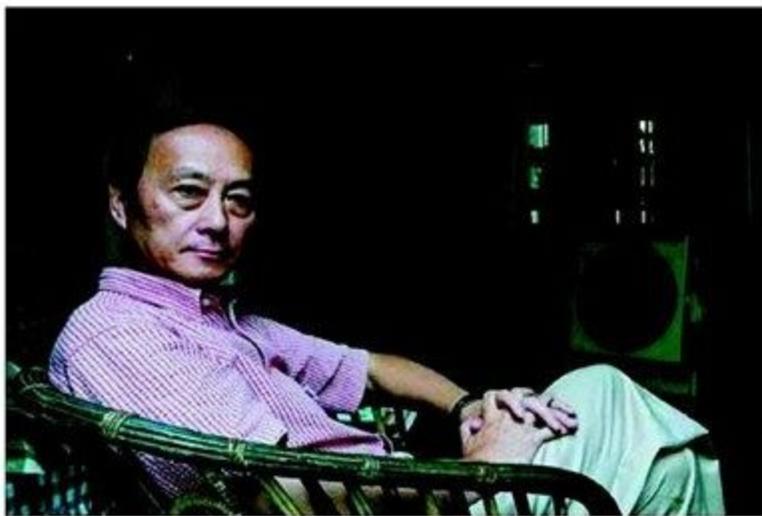
就在这一年的2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这令我大喜过望。

回想我踏进上译厂以及成名前后的岁月，对于我太太给我的支持，我真诚地在心里说：辛苦你了，有你真好。事实上，因我做事一向过分投入，接到一个角色，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懒于再过问其他事，细小的家务当然更不管了。为了做好工作，骑车背台词也曾被大卡车撞飞，中午怕嗓子充血，不吃午饭亦是常有之事。我整天恍恍惚惚如梦游一般，这就苦了我太太。真难以想象过去的一天又一天，她是怎么过来的。对付一日三餐，抚养、辅导小孩（5年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除此之外，她还要上班，而她从前是大小姐，连手绢都是家人洗的。一切需从头学起，而我妈妈又特能干，要求也就特别严格，所以我太太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她婚后是能省则省，跟从前读书时判若两

人。但我看她一点也不抱怨，有事则是默默地忍着。特别对不住她的是，她两次生孩子，我都怕影响工作，不好意思请假，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未能陪在她身边，致使她独自一人对着头顶白白的天花板发呆……当配音演员，发财梦是做不成了，但说实话，名气多少会有点，特别是配了许多重要角色，尤其是配了“佐罗”后，名字会随着影片飞到全国各地，一时间，我好像红遍大江南北。其实，这完全是无心插柳，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也丝毫没有刻意去追求。

当然，我们都非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心态不免有些得意，也是人之常情。相亲相爱10年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份事业上的名声，给我太太脸上带来光彩（哪怕这和金钱基本挂不上钩），我是深感欣慰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她对我的好，我一直在心底埋着要报答她的心愿，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而我太太比我要沉得住气，她不张扬、不炫耀，更满足于把听我配音作为自己的最大享受，这是她的家教所致。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而令我得意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儿子生得少见的好看、少见的可爱。我那时还处于跑龙套阶段，不太忙，于是有一回兴致上来了，一早就把儿子抱到译制厂演员候场室。就像在我太太的亲友、同学、同事中一样，同样引起了轰动。有同事说，希望这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像邱岳峰老师，干脆一把把他抱走，去马路对面的杂货店给他买巧克力。的确，我和我太太都是凡夫俗子，有了以上这些补偿，心里挺满足的，但我在此要声明，我的太太远比我沉得住气，她习惯于低调，有修养、有家教，决不至于忘乎所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有快乐（这是主要的），也有酸楚。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70，我的太太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不过也接近70岁了。自然，各种老年性疾病纷



纷冒出来，所幸我们俩身上的“零件”基本上还都在，又有一个与众不同、招人怜爱的小外孙，今年还会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出生。

现在，我和我太太都已退休多年，没闲着，也非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除了非常乐意地辛苦着——带小外孙，我有我的一些社会工作，她则有她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份家务。生活还是这样充实。

这把年纪了，闲暇时，我爱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不免会怀着无限感慨，对过去多加回顾和总结。彼此的优缺点，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我这个人缺点一抓一大把，诸如孤僻、固执、偏激、兴趣单一，是个干巴巴且挺乏味的男士。而我简直找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缺点。跟我恰恰相反，她虽不是能说会道的人，但人缘极好，大家都喜欢和她交朋友，因而形成好些朋友圈，自己再有不悦，也容易被冲淡。

我欣赏她对生活浓浓的情趣，还有向往读书的那种劲头。可惜，因为“文革”，她一心向往上医学院的梦破灭了。后来孩子们大了些，她又重燃出去上学进修的念头，却因我的冷淡而被扼杀。后来她听说有老年大学声乐班在招生，一周仅半天，她就非去不可了。我趁机动员她报烹饪班，她听了几乎要跳起来，我赶忙说：“报唱歌，报唱歌。”

现在我知道她还有两个心愿。首先她有驾车的瘾，考驾照居然也是一次通过，以她65岁高龄，一举拿下驾照，让她的教练脸上好生光彩。拿到驾照，她喜滋滋地开始研究买哪款车了，被我和儿女拦住。这把年龄，别做“马路杀手”啦，孩子们有事儿没事儿都能载着我们出去，就够了！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家里能再出一名演员，因为下一代再无人从事声音艺术对我们来说颇为可惜。

最近，我和我太太经常聊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她常常叮嘱我，要当心身体，我们彼此都要当心身体。是啊，人生虽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们俩亦可以经常获得一份好的心情。

我们知足。

（水云间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让我躲在幕后》一书）



1

在日本东京都葛饰区，有一间不起眼的“内山果子店”。店主内山先生守店50年，从满头青丝守到白发苍苍。

他今年已经90岁了，还每天日出开门、日落关店。当他拉起铁闸门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小而窄的货柜上只摆着几种香烟，再无其他货品。

其实两年前，内山先生就想停止营业了，但是他说：“有一位顾客把一个包落在了这里，他或许有一天想起来了，会找来，我在等他。”到现在，健健康康的老人每天还在等待包的主人。

2

宿舍楼下的小餐馆，是个夫妻店。男的掌厨，女的买菜、打下手。我20多年前刚到南昌时，经常到这里吃饭，当时店里食客不多也不少。

直到现在，我几经折腾，从南昌到广州再到深圳，最后又回到南昌。20多年过去，住处所在的那条街上，大大小小的餐馆一家家或频繁易主或倒闭，楼下的小餐馆却容颜不改、江山依旧。

老板娘说：“开小店不指望赚大钱，能养家糊口就好。来这儿吃饭的，多是旁边医院的病人家属。我的店在这儿，他们就不用走很远的路，也消费得起。”

原来，人生途中，最大的胜利莫过于——赢了时光。

“我一直在，只因为你会来。”许多普通的日常存在，都是我们彼此生命里的花开。

（兰亭摘自参考网，冷冰川图）

存在

● 谢胜瑜



周日早上，在微信里看到老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握着手机愣了很久。

悲伤无以言表，但第一波悲伤的潮水过后，我又被后悔折腾得坐立不安。回想今年一月去北京图书订货会，照例顺道走访翻译界的老友新朋，于公于私，我和几个同事都把傅先生排在名单的第一位。

那天，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备好了饭，我却因为临时多出一件推不掉的公事，犹豫再三，到底没去成。

去拜访他的是我的同事冯涛和两个新入行的编辑。后来问起，两名新编辑都描述得眉飞色舞：已经有了韭菜馅和白菜馅的饺子，傅先生还怕不够吃，嘱咐女儿叫来比萨外卖，配上啤酒，中西合璧，宛若傅先生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结构——子孙满堂，但留在北京的不多。

两名新编辑的兴奋在我的意料之中，稍稍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告诉我，傅先生的精神好着呢，向我问好，约我们天气暖和些再去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些不放心，悄悄问跟傅先生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冯



跌倒就唱昆曲呗

◎黄昱宁

涛：“老爷子的哮喘病可有缓解？”他说：“这回是真的不错，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回见到时都要好，我们整整聊了一下午还意犹未尽。”

有这一句话，我马上开始憧憬今年秋天再去四根柏胡同做客的画面。有一屋子的笑声和阳光——这画面是多么完整、多么立体，直到那天早上。

傅先生喜欢引用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话，把人生比作打牌。“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那是别人给你的，但如何把牌打

好，你是有自己那份权力的。”

自己这手牌原来是什么样的，这一辈子打得好不好，老爷子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无论如何，他不纠结，不患得患失，谁跟他聊起往事，他都说得豁达、磊落，不压低，也不拔高。

说实话，每次看望他或者想起他，对我们这些编辑的意义都十分大。在这一行浸淫日久，我们难免时时为老翻译家们坎坷、辛劳的生涯唏嘘——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往往学贯中西、胸怀世界，却没成为时代的宠儿。在这一群人里，傅先生是一抹亮色，他顽强地从混沌、灰暗的底子上跳出来。写到这里，我突然心里一动，打电话问上次去看望他的同事，当时傅先生手边有什么书。“哦，他正在看李怀宇的《家国万里》。”

那一天，老爷子一直在念叨书里讲张充和的一段话，大意是，别人问张：“您这么老了，要是跌倒了怎么办呀？”张说：“跌倒了就唱昆曲呗。”

（余娟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

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我们一切的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上的思乡病。想找一个人、一件事、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的世界有个安稳的归宿。

——钱钟书

自由是孤立的可能性。只有你离开了人群，感到无须为了钱，或者为了合群，或者为了爱情、光荣甚至好奇去追寻他们，你才能获得自由——那些事情没有哪一件可以得到宁静和寂寞的滋养。

——费尔南多·佩索阿

人生就是这样，会静静地突然想到被忽略了的东西。我有个朋友一天忽然说，好久没有吃醋了，当即到小铺子里买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坐在街边喝，喝得眼泪流出来。

——阿城

● 二月河

说金庸



金庸的书好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书有人爱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读者没有金庸的读者多，我也是知道的。

金庸是个天才。

大约在2005年，香港、深圳和南阳三地联合拍摄了我和金庸先生的对话。

那次论坛选址在深圳，是有原因的。南阳离沿海城市较远，对话的社会效果不易张扬。金庸先生已逾八旬，不宜远道前来河南，我则身体不佳，到香港又觉得太远。最后，在中间路上选了深圳。

会面时，我谈到喜欢读金庸的书。金庸先生客气，说喜

欢阅读我的“康、雍、乾系列”历史小说。我又讲金庸先生的书也有我不太喜欢的，如《雪山飞狐》《碧血剑》。我也坦陈了我的看法：金庸先生是天才。

我说他是天才，并非是在这里逢场作戏，这是我的真心话。

中国的武侠文学，如果追根去，可以追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该列传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门类中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可以说，从西汉时，中国的武侠和游侠已经走进了社会。这个时期过后，便产生了“红线女”“风尘三侠”“柳毅传书”等江湖侠义传奇，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

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到了清代，继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之后，又出现了《彭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市民传本小说，却也是侠义小说。到《三侠五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侠义小说的顶峰。

这么说来，要好几百年，侠义小说才能完成一个轮回，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才可能产生一种质的变化。

如《红线女》等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作家头脑中为伸张正义而不计后果、不虑私利的社会意识。为弱者申诉、为受辱者呼吁，通过杀伐决斗昭示社会对正义的渴望与诉求，到了明清时期，这与西方的骑士小说有某种相通的地方。西方的游侠身处冷兵器时代，一群或某个拥有搏击实力的人保护一位公主、美女、显赫家族的落魄淑女……种种如是。在中国，同样是类似的冷兵器高手，却单人或联众护佑一位肯为弱势群体或求告无门的底层平民伸张曲直、辩白冤诬的廉洁敢为的官员。而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讲，东西方这两群人相继出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地域，似乎连“商量”“约定”的联系也没有。

从明清小说开始，中国的武侠几百年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但到了现代，又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武侠小说，金庸毋庸置疑是主将之一。他们数年之间便风靡全国，让武侠小说普及到平民家庭，成为青少年喜爱的文学体裁，这里头金庸先生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20世纪末，曾发生过某作家批评金庸的事。当时报纸等媒体的舆论是这样说的，某作家早上在街上骂了一句“金庸他妈的”，话音刚落，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人们回骂：“某某，你他妈的！”金庸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全民性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将那个作家与金庸进行实质性的比较，我是说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金庸等人拔高到何种程度。在中国的读者群体中，金庸的小说既涵盖高层领导，也吸引引车卖浆为生的贩夫走卒，从大学生到小学生，几乎一谈起武侠小说，共同的话题便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几位作家。

我称金庸先生是天才，就是这个原因。这些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大师彻底摆脱了侠客保卫清官的旧套路，在武侠中注入了人文性。他们捍卫的不再是哪个人，而是一种理念，人性理念。除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平与爱，他们的武侠还涉及一些我们传统旧武侠中所没有、所忽略的社会问题。但捍卫人性自由、追求平等意识，恐怕是社会共同的阅读需求。

从西汉游侠开始到唐人传奇，到明清武侠，再到当代，几百年才发生一次质的变革，我没有理由不认为金庸是个天才。而天才，我们无法指定或要求，上天必须每多少年赐予我们一个。因此我还要说：我不指望上天在一百年内，还能再给我们一个“金庸”。

在我和金庸谈话时，金庸

问我，最爱读的是他的哪一部小说，我说是《神雕侠侣》。他又问：“为什么呢？”我当即答：“杨过本身是一个无依无靠、无后援的苦孩子，生活在郭靖、黄蓉家，郭、黄也不是坏人，但郭家就是不能容纳杨过。师母提防他，师姐很骄傲，师弟也欺负她，郭靖无奈，送杨过到终南山。终南山的道士们又与杨过过不去，逼来逼去，将杨过逼到古墓中，还不肯罢手，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杨过就这样漂泊江湖，与各种人打交道，学了一身本领，又来报答郭靖等人，并百死不悔地爱着小龙女。那么多的好人伙同坏人共同与杨过为敌，原因只有一个，杨过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杨过越受欺负，本领越大，终于压倒众人，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故事的哲理性始终在书中等待

读者领悟，成了牵引众多读者的暗存主线，好就好的在这里。”

郑渊洁先生也到过我家，他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就是你写的那两只小老鼠的故事，仅仅因为一出生就是只老鼠，便遭受社会和人类的歧视，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吗？比如一个地主的孩子，升学无望，参加工作无望，推荐选拔无望，进城务工亦无望，你教他怎么办？那就到童话里去寻觅力量吧。”

金庸的书不是被称作“大人的童话”吗？读者于是蜂拥而至，形成这样浩大的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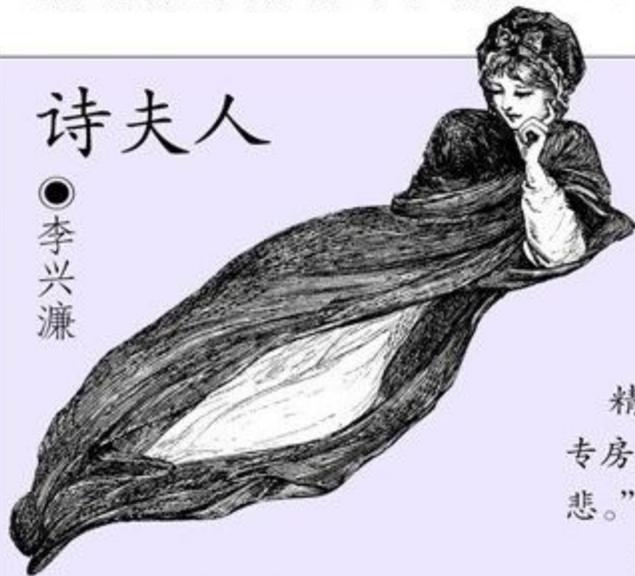
人哪，渴望什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许愿与承诺。

作为作家，岂可不勉之矣！

（孤山夜雨摘自《南方周末》2017年7月13日，刘程民图）

诗夫人

● 李兴濂



闻一多在绘画、写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

1927年夏，他在给饶孟侃的信中，幽默风趣地表达了他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

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碜，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畅 畅摘自《杂文月刊》2017年9月上）

是什么理由让我们放弃了远方

●王小妮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与近》

很显然，这首诗和距离无关，写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无间、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虽只有6个短句，承载的内容可不轻，也许可以借它来讨论远方和我们之间的关联。

对眼下的各种不堪忍受和对苟且的难以容忍，让缥缈的“诗”和“远方”被黏合成一个新词组。忽然间，大家都爱说“诗和远方”，可见我们多么渴望超凡脱俗。

一本“90后”的新书和他记录的远方

最酷热的7月底，正和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讨论他们的旅行见闻，发现“理想国”出了一本新书《回来》。因为近两年我关注最多的都是非虚构类的书，就立刻买来看。

这本书的作者孙中伦生于1994年，比我的学生都小。书里记录的是2015年他在美国读大三时，申请休学回国后的几段游历见闻。他的行程是

马不停蹄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山区支教老师、客栈打杂者、漆器厂学徒工、新媒体编辑，还想过学唱二人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据我所知，二人转演员的禀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从中国南方的东莞，到西北的定西、西南的大理和成都，再到北京，走了半个中国。

行程结束后一年多，他推出了这本《回来》。就此，当初他休学时可能出现的质疑与不解，都可以熄声了。书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经历和心情，他们的过往和难以把握的未来，已经是最

好的回答。

有趣的是，作者暂停学业回国，也不是独自异想天开。他隔壁宿舍曾经住了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学，读大四时，大家都在赶毕业论文，非洲同学却申请休学回了老家，要和家人一起盖房子。

可见启示常常是连锁的。谁说大三的下一年就一定是按部就班读大四，而大四结束就一定是考研或者就业？

读过《回来》，感觉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会给无数年轻读者带来启示：任何时候都能不受外在陈规戒律的限制，遵循内心的需求，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寻找和感受一切有趣的未知世界。

远方在哪儿

我理解的远方，不一定是有多远，但一定充满未知的新鲜。

现在我住的地方几公里外就是深圳富士康。有时候外出，能看见塞得满满的公交车，车头车尾的牌子上都写着富士康至火车站。这班公交相当于富士康专线了。

上高速公路往城北走，会经过富士康的宿舍区，车速再快，也能看见那些楼房边缘起得很高的防护网。





有一座人行天桥横跨高速公路，下班时间，桥上挤满穿工服、挂工牌的年轻人。无数的脚把铁桥踏出均匀的响声，若向上看去，可能和某个工人的眼神相对。显然，人和人的距离很近，可各自的世界却相距甚远，各自无数细微的欢乐忧伤，他人不可能靠想象而得知。

《回来》的开头提到孙中伦打工的地方紧邻东莞的深圳观澜，恰好最近半年我常去那儿。我去过观澜中心区域的几家超市、餐馆、银行，每到周末或假日，大路边倾斜的草坡上就会有很多人，坐着、躺着，看天空、看街景或者睡觉。在读到《回来》之前，我没留意过他们从哪儿来，也完全不知道在几百米的距离里有工厂存在。

书中说，他们的工厂离观澜街区只有300米。“有打铁声，塑胶的味道，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

没有孙中伦的记录，我们同样不能想象，在甘肃的定西，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春天去挖了两天树，挣到100块钱。她把这钱攥在手里，想到孩子一直非常眼馋的一辆二手旧单车，她狠了狠心，把车买回了家。这辆车让读中学的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从此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推着车去上学。是推着，不是骑着，他舍不得骑。

关于定西，过去存在于我印象中的是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现在，《回来》给出了全新的人物和故

事，是今天这里生长的又一代人部分的面貌。

远方，常常不是指距离。忽略和阻隔会把远方变得更远。

在我最早的认知里，远方一定是那些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时候去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过夜，都得出示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没有组织“派出”，你别想去任何地方超过一天。家里来了外地亲戚，第一件事是要去街道居委会报告。

后来，我们受到的限制也不少，出国要办护照、要办签证，要面签、要录指纹，要出示机票和行程单。

而更多生在乡村的孩子，他们读书求学的地方就是他们能走到的最远、最现代化的地方。如果不是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他们没机会离开镇子，没机会坐上火车，没机会看见城市。

不知道这种观念作祟多久了——“悬梁刺股”被看作是读书的常态。

曾经有一次寒假临近，一个女大学生对我说，她现在每顿饭都不敢吃饱，她得减肥。我说她不胖。她说，如果放假回去，她爸爸发现她胖了，一定会狠狠骂她没好好念书，好好念书怎么能长胖？

如果这个学生忽然提出想休学去游历的“妄念”，会不会被她爸爸打断腿？

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人们往往只能在心里假设一个或很多个远方。它遥远、神秘、美妙，总在远方等待，充满诱惑又不可能到达。好像只有这

样，它才妙不可言；也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宽容地原谅现实——眼下可以继续糟糕，反正我们心里藏着一个远方。

这难道不是最自欺欺人的谎言？

循规蹈矩的人生

曾经一次期末的诗歌课上，专程请到一位外地诗人给学生们上两节课，他读自己的诗，和学生们对话。下课后，我看见一直在教室后面拍毕业短片的一位大四学生在整理器材。我知道除他以外，他们毕业班再没人来旁听这节课。

请来的诗人是基层公务员，经常白天工作，晚上写诗，不同时间的心境截然不同。他的很多经历对即将离校的大四学生一定有启发，可谁都知道，诗人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成功人士的事迹那么多，为什么要听信一个边缘人的。

有点像自言自语，我对这位同学说：“这节课没通知你们班同学，担心大四没这兴趣了。”

他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手上的电源线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本本分分读下来的人都会是这样吧，有人早把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都计划好了。”他的一语中的让我无言以对。

在大学里常常能见到低年级学生兴致勃勃，而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旁若无人的目光足以把教学楼、图书馆内的学弟学妹们全部一掠而过。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考研和就业



上。

一步步地本分，一步步地计划，最终人人都变成差不多的寡淡无趣，即使最终迈上了日夜思谋的人生通途。

有个怪异的现象：每年秋天，眼看着那么多年轻人兴冲冲进了大学，4年后几乎没什么例外，同样一群人悻悻地毕业离校。几年后再听他们描述进入社会后的感受，好像人生暗藏着一些神奇的时间节点：当为了高考冲刺到人的耐受极限，有一些人幸运地进了大学；当他们看透了高等教育，只想一步跨进社会去谋生，就有工作机会在等待了。每越过一个新节点，他们会一扫颓丧，忘记过去的不快，再度焕发出饱满的精力和热忱。

我亲眼看着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学生，被这接二连三的节点消磨。这就是本分的、循规蹈矩的人生，难道可以把这也理解为毕竟总有远方在召唤？

一个简单易行的计划

总有人以为，远方不能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很花钱：虽然总说有远方，可我还得在缴月供，我适合“苟且”。

我看见在《回来》的网络评论里，有人说：“要是家境好，不缺钱，我也想到处去转转。”

其实，钱只是一个借口。在《回来》中看到，孙中伦一直都没停止打工，很多大学生都会利用暑假做点什么。我有过几个学生，他们假期并没回老家，他们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做过短时间的流水线工人。和

孙中伦不一样的，有两个人做满了一个月。还有不一样的，在填招聘表格时，他们都隐瞒了自己的大学生身份。

我的班上曾经有两个藏族学生，一个来自阿里，一个来自林芝。我请她们给大家介绍各自的家乡。两个人都认真做了PPT。

记忆最深的是林芝春天的花和树，以及阿里藏民的盛装。阿里的学生告诉大家，哪个是她父亲家族的衣饰，哪个是母亲家族的，它们有很多不同。

那次课启发了我，后来我常建议大学生利用假期去其他同学家里串门，大家交换，既做主人也做客人。

这个提议不断被不同的学生实践。一个始终没离开过海南岛的学生在大三的时候动身去了宁夏的同学家，随后去了拉萨和北京，现在我还记得他描述第一次看见绿皮火车时的激动。

后来，有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几个学生，家分别在湖南、山东、河南，他们利用暑假互访。我跟他们说，这就是普通的“串门”，去不同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怎么生活。

当我们意识到这里和那里，意识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互为远方，所有的远方都是扎实、具体、生动和富有启示性的，我们的世界就会神奇地扩展。我们随时都在路上，随时都有远方。🌿

（张建中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勾犇图）



总有一个故事不愿讲

◎张嘉佳

这世界应该有光的。如果没有，我就让它从心里长出来。

关于你的故事，我写了一篇又一篇，换了无数地点，就像在切换不同经纬度来种植期盼。这多么贪婪，你无论去哪里，都被我团团包围。我聚精会神地看着你，看着看不见我的你。

让我醉倒在河床，管他多晚，醒来时酒杯里装着日出。

让我带走你的信，谁也找不到，放进胸腔日夜敲击心脏。

4年后，重返稻城。海拔5000米，几百里路如在半空盘旋。

走回过去，看得清所有秘密。飞鸟栖息何方，风声永不消匿。让我再看一眼，快乐始于哪一分钟，泪水几点钟落地。

人们嫁与娶，山坡高与低。讲故事的人，总有一个故事不愿讲。🌿

（洞仙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7年第9期）



元朝时，许衡和一群朋友出远门。过河阳时，大伙都渴极了，看见路旁的梨树上长着许多梨，都争着去摘梨吃，只有许衡静坐不动。朋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采？”他说：“不是我所有的，任意去采是不可以的。”朋友说：“如今是乱世，梨树早没有主人啦！”许衡却坚定地说：“梨树即使没有主人，我的心能没有主人吗？”

许衡终于成为一代大儒，是个不肯一窝蜂随俗浮沉的人。而一般人的通病，就是爱一窝蜂。

探究人们特别喜欢一窝蜂的原因，第一是金钱愈来愈神。所谓“利之所在，令人目盲”，追求者望风响应，形成一拥而上的局面。

第二是基于浮躁的习性。求速成、求速效，什么事都容易出现过热的现象。

第三是喜欢认同“大家都这样嘛”的社会拉力。无法自己站稳脚跟，在仓皇奔忙中，便丧失了自我的真性与本色，换句话说，就是太俗气。什么是俗气？“随人之情欲谓之俗”嘛。

病情既已洞悉，就有治好的一半希望了。

要想改造喜好一窝蜂的习性，首先得多读些儒家的书，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孟子的书一开头就辨别“利”与“义”的界限，他知道千万世人的迷惘，都是从“利”字开端的。“义”

是“不乱取”，不乱取的利，才是真利，真利是“义之和”。钱财是民生日用兼和谐共济的工具，经济的崇高目的是“经世济民”，不是只求自己成为垄断大财阀。钱财如成为生活中唯一的追求目标，人生会很乏味。人生必须有高于追求财富的理想。

其次，该倡导一些道家的静退哲学。当潮流汹汹席卷时，想想老子以静来治“轻躁”、治

“劳热”。道家的静，不是不动，譬如安稳地走路，不匆遽而跌倒，不冒险而蹈危，就是静。外界诱惑再多，静者都不会丧失自我而去随人驰骋，弄到“令心发狂”的地步。这种“清静自正”的功夫，在滔滔浊流中何其珍贵。《庄子》中说的“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这不是退缩迂腐，实在是遏阻狂澜、击退一窝蜂的砥柱力量。

当然，进一步建立优游自得的生活态度，更为有意义。所谓优游，就是神气凝定，进退绰绰有余；所谓自

得，就是自我可以做主宰。许衡的静坐不贪野梨，就是一幅自得的画像。人生的舵柄操之在我，要行就行，要歇就歇，胆壮神活，眼宽心安，取舍好恶，动静有常，这种优游自得的生活态度，才是真，才是雅，才是不俗。

（秋水长天摘自漓江出版社《生活美学》一书，王原图）



一窝蜂

●黄永武

不敢不乐

●蒋勋



明代文学家康海建造的房子正对着北邙山，一眼看去都是坟墓。客人来他家，看了不舒服，问了一句：“对此景，何以为乐？”

每天看着坟墓，怎么会快乐？

康海回答说：“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

清代李渔很赞赏康海

“不敢不乐”的生命哲学。李渔是经历过明朝灭亡的。到清朝后，他剃了发，留了辫子，很认真地吃好东西，写他的《闲情偶寄》。

李渔不谈家国兴亡，他的玩世不恭，或许大有深意。

（唐糖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不敢不乐》一书）



冷幽默的风骨

●张佳玮

奥斯汀与张爱玲有一点风格很像，她们不调侃庸俗的老阿姨，而是喜欢顺着老阿姨们的逻辑说，将她们的可笑处平平道来，于是越显其荒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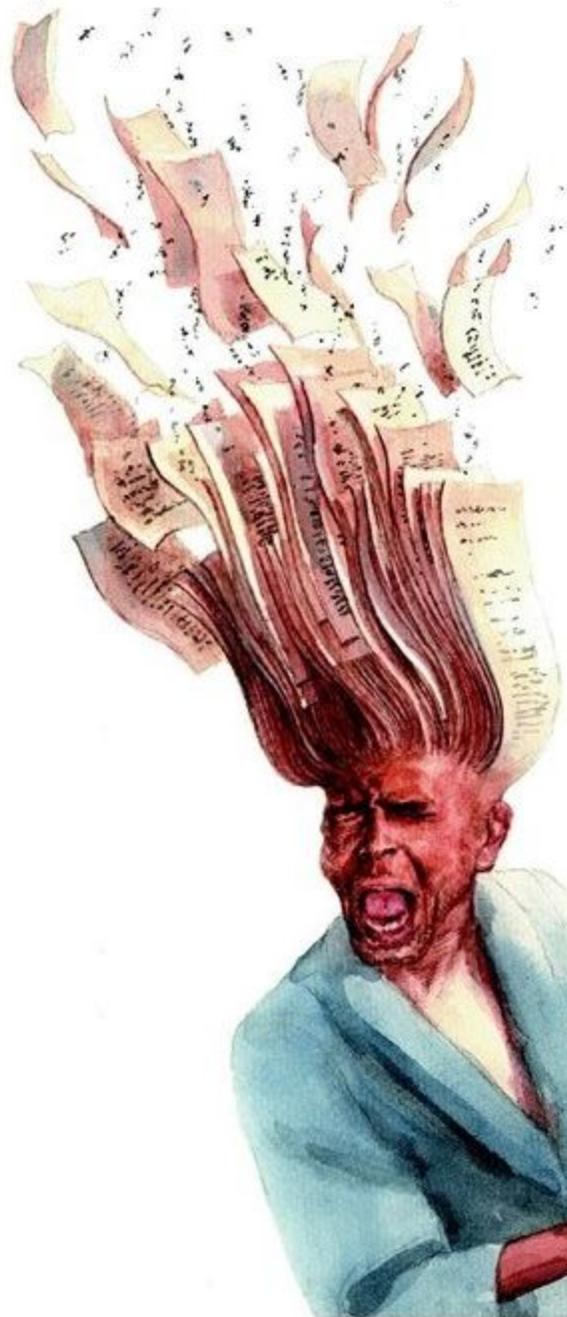
比如《傲慢与偏见》里，奥斯汀有所谓：“她一生大事就是嫁女儿，生平安慰就是八卦。”张爱玲的《鸿鸾喜》里则说：“姜太太没听清笑话，因此笑得最响。”都是精通世情，轻刺一句，见其可笑，并不特意抖响包袱。

这大概是冷幽默的好处：读来并不见大笑料，却遍地令人浅笑的小包袱。

类似的笑料，吴敬梓也用过。《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当时范进还在守孝，却照旧去县衙里面“打秋风”蹭吃喝。先是不举杯箸，知县就叫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后来又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当时知县紧张了，想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若不肯吃荤喝酒，难道还临时给他来一桌素菜？等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知县方才放心——这一下子就把知县的小心思一勾，两个人的可笑处都被翻出来了。

博尔赫斯也有趣，只是他的幽默比较冷冽，不动声色。比如这段：“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的生活，劳累至死。”

前一句，看似真是个好



人。后面一句，将“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略一重复，黑色幽默便出来了。

汪曾祺的《八千岁》是轻喜剧。吝啬的米铺老板八千岁被敲竹杠，破财消灾，心也宽了。于是结尾处，“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这一句本已可笑，因为“一拍”，因为“大声”，更好笑了。活现于纸上，这是汪曾祺式的、质朴的有趣。

金庸最幽默的一段，是这样的：“当下抖擞精神，在一

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支赵孟頫定造的湖州银镶斑竹极品羊毫笔，铺开一张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点起一炉卫夫人写字时所焚的龙脑温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挥毫。”

“这架子摆将出来，有分教：钟王欧褚颜柳赵，皆惭不及韦小宝。”

这里的妙处是，您只要略通书法史，自然知道让韦小宝这个大草包拿这么多名家手笔来附庸风雅，是何其可笑。但



我每天都睡得很晚，不仅是因为有事要忙，更因为我享受万籁俱寂的孤独。而当我终于进入梦乡，我做过的最多的梦，就是在乡下有一间房屋。我知道，这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梦，还是精神层面的梦。

可是里尔克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有一天晚上，重读《秋日》，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没有谁不需要一所房子。清高如里尔克者也一样，他一生都在诗歌里筑造自己的巢穴。

突然想念起那些搭在大树上的鸟巢。转天早上，带上相机，我去南郊拍了一上午照片。那同样是一场有关房屋与孤独的旅行。

有人说，女人是筑巢动物，男人是野生动物。其实，野生动物也喜欢为自己做窝。只是它们不做在树上，而是在山洞里。

中国人常讲安身立命。安身是为了肉体，立命是为了灵魂。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安



意义的巢穴

◎熊培云

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为自己找到安身之所与安心之所。

这世上有很多庙，庙里有很多和尚。和尚们常说“应无所住”，想来竟是欺骗世人的“假话”。这些心肠柔软的人，不仅把身子安顿在庙里，还把

另一点妙处则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去秦可卿房间里时，但见：“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只要是读过这两段的读者，自然觉得金庸简直调皮。若曹雪芹于地下读到，大概也

要看得摇头苦笑了。

但有人会说了：这样的笑料，难免被错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啊。

这大概就是它们的妙处了——这点笑料隐在故事里，并不特意翻出来，以待识者识之，这算是它们的一点风流。而且，对作家而言，这些多半只是信手而为，并非蓄意用力。所以读聪明人写的东西，哪怕并不刻意讲笑话，也能看

心安放在菩萨身上。

就算这些都不是“有所住”，那他们至少是把心安放在“应无所住”这四个字里了。人是意义动物，一个人一旦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从此就生活在这个意义的巢穴里。

我最早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在《金刚经》里，而是读了虚云老和尚的一点开示。老和尚说，这八个字是《金刚经》的总骨，把这八个字领会了，这一卷经文也就明白了。

是啊，人不要迷恋俗物，要放下执着心。然而谁能够做到呢？不要执着，同样是对不要执着的执着。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灵魂的归所。即使是虚云老和尚，恐怕也无法做到“应无所住”吧？他一生修庙行善，我相信他一直住在他的慈悲里。

（玥 玥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吴浩然图）

得笑容满面——因为聪明人太容易看到世上微妙的反差与荒诞，随手一举，便是一个了。

所以纳博科夫说了，好的书，需要更好的读者才能品出其趣味——作为一个有些刻薄，又经常被误解的冷幽默天才，他这话可真是肺腑之言。

（芒 竹摘自《看天下》2017年第21期，王 青图）



老人的歌

◎王烨捷

1

程不时已经 87 岁了，他手中的小提琴也有 100 多年历史了。但是站上舞台，他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扛把子”。

他是国产大飞机 C919 的技术顾问、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 的副总设计师。曾在清华大学音乐室修习“和声作曲课”的他，负责合唱团各个声部、器乐乐谱的编写工作。

他用的小提琴是二手货。1948 年，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这把琴送给儿子，琴上刻着它上一个主人的名字，落款时间是 1914 年。

那时，程不时刚刚读大二。他读的是航空系，一心想为中国造最牛的飞机。为此，他毕业后辗转北京、沈阳、上海多地，从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宿舍，就是公房。在上海，他如今住在一套只有 3 个小房间、进门就是厨房的老公房里，房子正在进行外立面翻新，尘土飞扬。

老得墙上掉皮的家中，灰尘甚至爬满了那把伴随他半个多世纪的小提琴。每次站上舞台前，程不时都要小心翼翼地拂去小提琴上的灰尘。

他用小提琴拉出的是《我爱你，中国》。2017 年 6 月初，在《出彩中国人》的舞台上，他和艺术团的其他成员正是靠这首歌杀出重围，并在 8 月初的决赛中，获得这个节目的最高荣誉大奖“特别贡献奖”。

2

站在舞台中央，艺术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 72.3 岁。当年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的小姑娘黄雅岚，因为黄斑病变几乎双目失明。她看不见眼前的话筒，也看不见乐谱，需要用手握住话筒才能感受与话筒的距离。张利兴将军 1965 年毕业后，就去了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了整整 50 年，去年才刚刚回到上海。

那个时期，清华大学最火爆的专业是工程物理和工程化学，前者司职“造核武器”，后者司职“处理核污染”。到了毕业分配时，无论是上海人、北京人，还是福建人、广东人，第一志愿一般都是黑龙江的安达——那里是建设祖国的最前线。

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刘西拉是艺术团的团长。他还记得，班上有个小个子女生，死活要去安达，最终被分配到中建三公司工地上。男生都爬不上的电线杆，这个小女生往上一攀，“刺溜”一下，就上去了。有一次要把钢筋往楼上搬，零下 40 摄氏度的气温，她急得脱掉手套徒手掰钢筋，手上的皮都掉了一层。有个福建男生也执意去了东北，刚到那里时，连一条秋裤都没有，冻得只能连套好几条裤子。

毕业选择去新疆的孙勤梧，已经与清华大学校友“失联”35 年了。入学 40 年同学聚会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他却给大家回复：“收到你们的邀请我太高兴了，但是我的收入不能支付我坐飞机的费用。如果坐火车来，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后来，是全班同学凑钱给老孙买了往返机票。

聚会那天，已经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同学们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孙。一桌子的菜已经上齐了，最中间的主座始终空着，没人动筷子。

当满头白发的老孙最后一个到场时，大家都震惊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在新疆伊犁工作了半辈子后，已经满脸沧桑，完全看不出从前的帅气模样了。但老孙自始至终都表情淡定，他早就接受了现实。

“他觉得没什么，每个人人生际遇不同，这很正常。新疆需要他，他就过去，并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刘西拉说。

3

如果没有舞台上的聚光灯，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和普通老人没多大差别。刘西拉从清华毕业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他和妻子陈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对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夫妻。如今，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方讲台上，从14点一直站到17点30分下课。每天中午、晚上，他与老伴儿一起，从康平路上的老公寓，走到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吃食堂”。

直到这次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刘西拉才难得吐露心声：“不需要你知道我，不渴望你记得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

刘西拉当时在学校里学了11年。到分配工作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好意思在志愿栏里填上妻子的老家上海。最后，刘西拉被分配到成



程不时和他的小提琴

都工作，妻子在德阳。决定去向的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迎着北方的大风，两个人第一次走进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以示庆祝：“就在四川安家吧。”

程不时毕业后也辗转各地，等他来到上海安家时，他在上海最为繁华的静安区分到一套三居室的老公寓，没有客厅。他家对面，是静安区最早一片豪华小区，目前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超过12万元。

因为家里房子太小，连续一个多月，为了准备合唱团的演出，程不时只能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磨上一整天。

他在咖啡厅和破旧屋子里编出来的乐团乐谱，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传统的合唱团礼服、传统的合唱唱法、传统的小提琴和钢琴伴奏……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爱你，中国》，竟然通过互联网迅速走红。有一次，程不时应邀到北京讲课，对方看到他带过去的小提琴，爱不释手地说：“就是这把琴啊！太美妙了。”

实际上，程老觉得这把琴没啥大不了的。琴弦早就换了几十回了，有的弦丝上还有些轻微的锈斑，琴身是老木头做的，“很多伤”。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就是一把保养得很一般的老琴。

4

程不时对抗日战争的记忆至今清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满7岁的他开始了逃难生涯。从山东，到河南，再到湖北、湖南、广西，日本人打到哪里，他就得搬家。初中的时候，这个亲眼见过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山村、在桂林防空洞里亲历美日空军空战场面的年轻人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造最牛的飞机。

1947年，清华大学的招生说明会吸引了他。一架漂亮的白色小飞机降落在这所学校的操场上。“就是它了。”程不时认定了清华大学，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早拥有航空系的大学。

入学第一天，系主任给同学们上课，主题思想是劝那些没有定力的同学转系。“美国人的飞机全世界最厉害，有美国的飞机在，我们航



刘西拉和妻子陈陈（东方IC供图）

空系学生的出路不会太好。”

可是程不时没有放弃。刚27岁时，程不时就设计了初教-6国产小飞机。这种飞机非常适合用于飞行表演，2001年时还卖出了200多架。

这一年，71岁的他应邀去了一趟美国，站在自己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设计的小飞机的翅膀旁，得意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后来被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用在报纸上，并配发文章《他来，他见，他胜》。

刘西拉比程不时晚10年进入清华大学。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有意让他和爱人陈陈去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一个回来看看，到底难不难。”

初到美国时，要考英文。刘西拉一上来，就选择了更难一些的英语课程，以英文写作为主；他还选了已经进行了一半课程的、挂科率极高的高等材料力学。

美国老师担心他跟不上，劝阻他。结果，两门课程，刘西拉都考了第一名。

回国后的刘西拉夫妇，就面临一家三口要三地分居的问题。其实当时，他的妻子、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才女陈陈有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可以在成都得到一份非常体面的钢琴演奏工作，与刘西拉团聚。但她宁可每天和一堆电力机械打交道，也不愿意放弃专业与丈夫团聚。

因为与家人分居，儿子10岁以前，刘西拉没有跟孩子有过多少接触。如今，77岁的刘西拉，英语流利、博古通今、拉得一手好琴，却始终得不到一个独自带孙女的机会。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他与父亲交

涉：“我10岁以前没有与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的痛苦绝不让我女儿再感受一次。”

“很少写评论，这群老人真真正正是中国的脊梁。”当这些老人和他们的故事在舞台上亮相时，有网友这样评论。节目中，向来以风趣幽默形象示人的主持人撒贝宁热泪盈眶：“看着他们，我才知道，中国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中国今天为什么能够昂首挺胸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从9岁开始学习小提琴的刘西拉，看不惯现在流行的“艺术特长加分”。他认为让一个艺术特长生进入一所名校学习某个专业，是在浪费这个专业的资源。“专业课程就应该为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专业够强，再精通音律和艺术，才能录取。”

“专业”，是刘西拉夫妇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是程不时夫妇的骄傲。

87岁的程不时记不住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甚至记不住女儿、外孙女的生日，却能记住新中国每一架国产飞机的型号、研发时间，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

C919首飞那天，程不时以大飞机顾问的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临走时，他看到C919背景板被扔在一边，老爷子二话不说，就把这块背板折了又折，一路夹在胳肢窝里，乘飞机带回上海。

如今，这块已经有些褪色的背景板挂在老爷子书房沙发的后面，成了那个老旧公寓楼里最显眼的装饰。

在他那个老旧的小三居室里，C919背景板不远处，是“客厅”油腻腻的桌面。桌面上只有一口已经烧得变色的铁锅，屋顶上吊扇呼呼作响，一些沉积多年的灰尘随着风扇的转动不时掉落。有《少年报》的小记者组团前来采访这位飞机设计师，回去后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这样的房子。”

程不时看到孩子的文章后，给联系采访的老师去了电话。他担心孩子们看了文章后谁还愿意做科学家，因此专门提醒老师：“文章不能这么写，我过得挺好的。”

（孙光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16日）

为了生活，可能需要放下梦想。

——不久前，香港的曹先生在商场里拍下这样一幕：一位身着工地制服的建筑工在认真弹奏钢琴。许多人被他美妙的琴声和投入的演奏所感动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西方谚语

我老了，不希望留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没有亲人。

——近日，沈阳64岁的杜先生发出求助，想为养女找到亲生父母。当被人问及为何不留养女给自己养老时，他如此回答

脸的模样是父母的责任，脸上的表情是自己的责任。

——渡边和子

知道在哪儿，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不知道在哪儿，感觉世界才广阔。

——刘慈欣

你直到停止读书，才真的开始变老。每本书都会教给我一些新东西，或者帮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比尔·盖茨说，读书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拿身价作为婚姻的砝码，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爱情。

——计算一时的物质得失，不如算清一世的幸福保障

你要想一想，能不能用自



己的技术解决一个大问题，改变人们的生活。

——科学家沈志勋认为，挣钱只是一方面，单纯的学术研究也只是一方面，大学教授创业不是不务正业

多少人告诉父母买笔记本电脑用来好好学习，结果笔记本变成了游戏机；多少人说买iPad用来办公，但依然成了游戏机；多少人说买自行车为了锻炼身体，但最后自行车成了宿舍里的晾衣架。

——我们追随科技的脚步，但更应在意物品的实用性

中文是一种大的语言，我们得允许有些东西不被理解、不被读透，这不是对阅读的不尊重，反而，恰好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诗人欧阳江河

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源于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心理学专家彭凯平

奥数是点心，吃了点心不吃正餐，肯定会营养不良。

——数学家丘成桐说，有一些奥数题目，连他都不会做，这没关系，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数学有那么多问题，不懂其中一两个也没影响，但如果只学奥数，不懂其他数学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

有足够的内幕消息和1000万美元，你一年之内就能破产。

——巴菲特

我们现在对“有用”的理解太短期、太狭隘、太主观。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说，很多学生一上课就问，这一部分要不要学，标准是什么，考不考，考就学，不考就不学；这一门课对找工作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就学，没有就不学

学习不一定会痛苦，但一定会辛苦。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成功

做1000台手术、救100个病人，不如发1篇论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呼吁，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治病救人，医院不应将论文作为医生评价、晋升的主要标准

玩、学、做、悟、舍、了。

——著名演员濮存昕用六个字归纳人生

（乔乔、琪琪等摘）



未来社会的“成本疾病”

●吴晓波

前段时间，我与一位“40后”的老先生交流，他向我感慨这个世界变了。30年前，他去理发店剪头发，最多1元钱；买一只电子手表，却得40元。但今天，他去剪头发，理发师剪了没几下，就要收30元；网购一只电子手表，却只要20元。有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贵，有的东西却越来越便宜。与理发相似，在今天，我们发现冰箱、空调、洗衣机、手机和汽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与此同时，听一场音乐会、一场讲座的价格却越来越高。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在经济学理论中，这种现象叫作“成本疾病”。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与他的同事威廉·鲍恩进行了一项研究：为什么搞艺术的文化组织总是财务吃紧？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简单却震惊经济学界的结论：艺术工作者其实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竞争的。

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随之上涨；与此同时，艺术工作

者的工资也随之上涨，如若不然，他们就要辞职跑去工厂做工了。但艺术工作者工资的上涨并未伴随着其生产率的相应提升。比如，200多年前演奏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需要4位音乐家演奏8分钟；今天演奏大致也需要这么多时间，而且可以预料，即使在遥远的未来，这一曲目的演奏时间也不可能被压缩。由此可见，过去几百年，音乐家在演奏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时的“生产”过程并未改变，“生产”效率也从未提高。那么，4位演奏家的

收入该如何提高？只能提高门票价格。

由此，鲍莫尔将社会分为“进步部门”与“停滞部门”。他认为，进步部门生产率相对快速地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比如：生产手表、冰箱、空调、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制造业属于进步部门，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制造成本也快速下降；而理发师、厨师、音乐家、大学教授等供职的部门属于停滞部门，其他领域劳动效率的提高，将间接带动停滞部门工资的上涨。也就是说，凡是服务行业，尤其是那些机器难以进入、人力成分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成本疾病现象。

曾有人统计过美国大学学费的上涨情况。20世纪80年代，美国本科生的学费为3500美元，到了2010年，每名大学生每年支付的学费达到2.05万美元，年增长率超过6%，远高于美国的GDP增长率。按照这种趋势，至2035年，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学生的学费将接近20万





当记忆流逝

●莫小米

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一个小镇霍格威，面积只有10个足球场大。镇上各种公共设施——广场、超市、理发店、电影院、酒吧、咖啡厅……一应俱全。一些年迈的人在这里自在地生活。

这里是全球首家“失智照护小镇”，环境舒适，芳草茵茵，医生和照护人员装扮成邻居、店员、理发师，与老人们生活在一起。因为老人们的记忆停留在从前，小镇房屋的设计风格都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他们再也不会被提醒忘了什么事，再也不会迷路。在这里，所有的异常都是正常的。

的确令人羡慕，然而这样的小镇是奢侈的，只能作为样本存在。小镇的构想由一名普通的养老院护工提出，建成共花费1930万欧元，其中1780万欧元来自政府，其余的来自社

会组织。这对许多国家来讲，还相当困难。

面对越来越多的失智老人，政府与个人都在努力，包括一个少年。少年的爷爷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不分日夜，随时可能离家出走，全家人都陷入焦虑，少年的姑妈晚上每隔半小时就要看看父亲是否还在床上。少年灵光一现，何不为爷爷的袜子装个传感器？经过多次试验，少年最终选择能感知压力的电子墨水，打印了一个薄膜式传感器。乍一看，它与普通袜子无异，唯一的秘密藏在脚底——一个拇指盖大小的传感器。

少年不会忘记那一刻，凌晨3点，爷爷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就在他穿着袜子的脚着地的瞬间，少年的手机响了……在此后一年中，全家阻止了爷爷900多次的“出走”。少年凭借此发明获得“美国行动科学家奖”，传感袜子也得到推广。

两个事例都很感人，然而，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访谈过一位精神科医生，他非常痛心，因为他接触到的病人，大部分被送来就医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期——轻度认知障碍。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一般生活都能自理，只是健忘或在社交上出现轻微障碍，通过药物治疗完全可以减缓或遏制病情发展。可惜大多数做子女的不知道。面对父母的变化——记忆力变差、自理能力变弱、固执、自私、多疑……作为儿女，你包容他、不嫌弃他，顺着他、哄着他。你觉得已经做到最好，但你还是严重失职了。

把失智遏制在初级阶段，还他幸福而有尊严的晚年，才是最好的。

（飘雪摘自《今晚报》2017年7月31日）

美元。在中国，同样能够感受到成本疾病的存在。比如，近几年中国大中城市出现的天价月嫂，就属于典型的停滞部门。

那么，究竟该如何治愈成本疾病？鲍莫尔教授认为，成本疾病根本无法治愈。而且在未来30年，成本疾病现象将持续恶化，因为与生活质量有

关的许多服务会变得更加昂贵，而批量生产的物品会越来越便宜。在未来，机器人很可能会取代许多生产线上的工人，这意味着技术将使进步部门的生产效率继续提高。与此同时，技术也能够改造停滞部门。如果机器人医生、机器人律师、机器人精算师问世，那些原本收入高、属于停滞部

门的工作，便会演变成进步部门。但毕竟有些工作机器一时难以取代，比如演奏一场音乐会。

所以，未来社会将有两大特点，一是广为普及的先进技术，二是大规模的“成本疾病”现象。

（王传生摘自《新华日报》2017年8月16日，邝颉图）



我为什么反对中国学生上美国顶尖大学

● 饶毅

事实未必有看起来那么光鲜

一般而言，无论海内外，华人父母大都简单地认为，上美国顶尖大学对子女很有好处。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发生得更频繁——那就是对大多数华人孩子来说，上顶尖学校也可能对其造成持续一生的负面影响。

这种说法并不流行，原因是绝大多数华人并不知道这是事实。

什么是顶尖大学？

首先定义“顶尖”。顶尖意味着在全美大学排名中至少排在前10名，特别是指那些排在前5名的大学。从读本科来说，公认的顶尖综合

性大学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而顶尖的理工院校也就是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从读研究生角度来说，顶尖并非仅以学校综合实力为标准，通常是只看在某专业领域做到顶尖的系科。

排在前5名的系科当然研究生招生总数就很少。美国顶尖的研究生系科中长期以来很少有中国学生，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系非常强，然而30多年来平均每年录取的中国学生不到1个。我自己念研究生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30多年来，其神经生物系恐怕总共招收了不到15名中国学生，其生物化学系估计还不到10名。

就读顶尖学校后有所作为的其实不多

我估计，在麻省理工、洛克菲勒、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等校专攻生物学的中国研究生不仅人数少，实际上后来的成才率也不高。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最佳出路通常是做教授，然而上述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美籍华人，后来在美国成为教授的并不多。

从事科研情况好一些，但后来在上述院系成为教授的中国人，恐怕多数不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的，而是出自美国那些专业很好但总体并不是最顶尖的学校。

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顶尖系科的研究生院，会有非常优秀的美国学生前来申请（包括本科时就在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因此，他们不仅不积极招收中国学生，而且招收以后也不会将中国学生看成研究主力。

老师关照表现突出的美国学生，在实验科学各学科，美国老师常视中国学生为打工仔，并不热心与他们讨论科学问题。不仅如此，这些顶尖系科的美籍研究生在各方面可能表现非





常突出，特别容易令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失去信心，甚至自惭形秽，从此改变人生道路。

我在加州大学读神经生物学研究生时班里共4人。其中一位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他本人是哈佛本科毕业，还去法国做过一年研究，入学前发表过3篇研究论文。入学后，这位同学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还对同学很好。

生物化学系一位比我们高几个年级的英国学生，来自学术世家，毕业时间比大家都早。他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很快成为全世界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内容。

生化系还有一位女生长于数学，生物学研究能力也很突出，后来做过《细胞》杂志主编。

在哈佛我做博士后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依曼的外孙。这位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间就发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酶，在生物学界广为人知。

另一位博士后的父亲曾任哈佛化学系系主任，其兄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有时当众问我们实验室的老师是否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好像后者是他的学生似的。这位同事本科在普林斯顿念物理，硕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专业。如此学术背景，交叉学科的问题应该找谁来谈？

“读顶尖学校容易有所作为”的误解如何形成

因为美国学生中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大部分集中在顶尖系科。这样，在优秀但非顶尖（我们姑且称为“次尖”）的美国研究生系科，美国学生常不如中国学生，所以次尖以下的美国系科不仅录取中国学生多一些，而且老师普遍重视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自鸣得意”地给外界传递出的信息，也是中国国内误认为我们的学生优于美国学生的原因。

不仅学校有顶尖、次尖这种差别，学科也会出现类似情况。30年来，中国学生成长起来最后成为美国院士的，迄今最多的学科是植物生物学（北大也是如此）——20多位旅美华人院士中有5位是植物生物学家。

其原因并非是中国植物学教育优于美国，而是因为美国农产品长期过剩，美国的优秀学生绝大多数不学植物学。如果选择学生物，他们大都偏好医学（其次为生物医学）。

我们在植物学领域表现突出，是田忌赛马的结果。不是中国人在植物学方面拥有多大的优势，也非我国植物学教育特别优秀。

顶尖的大学本科应该也有这些问题：那里聚集了最顶尖的美国学生，有些功课极好，有些家庭背景很强。一般的中国学生都会因此受挫，所以大部分这些院系的中国学生后来都未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原因是自信心没了。

他们不会告诉父母，更不会写文章告诉大家。在劣势中坚持信心，绝大多数华人都不具备这种心理素质。

美国前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哥哥，当年读小学和中学时考试分数特别高（高到他的两个弟弟在中小学期间自愧弗如）。他后来去普林斯顿大学念本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到斯坦福大学做教授，但他的名字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原因是他后来并未取得特别的成就。

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上了罗切斯特大学，一个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不是顶尖大学。就本科而言，这两所大学甚至连“次尖”也算不上。但朱家的老二和老三却成就斐然：老二成为物理学家，老三当了大律师，曾创下专利案最高补偿纪录。

当然，并非个个华人都要避免去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读书，但肯定也不是个个华人只要能被录取，就应该去上顶尖大学。

很多父母内心希望通过孩子弥补自己在学历方面的缺失或不足，也有很多华人父母将子女所读大学的名头，当作自己身为家长的“毕业证”，而不考虑特定院系对孩子一生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但对大多数华人来说，上顶尖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院，或许真的不如去上“次尖”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院。这样反而更有可能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赛先生”，黎青图）



AI时代，机器人能否作诗？答案是肯定的。作诗机这种玩意儿，其实早就有了。最近，IBM开发出一款作诗神器“偶得”，在这个系统里，键入“中秋”两个字，只需一秒钟，即可得到一首七言绝句：“中秋虽暖不堪愁，出处如何却得留。欲向山前卜岩谷，应无多病上扬州。”

再试着键入“夜凉”二字，又得一首七绝：“夜凉诗兴到云端，尽日忧心记席寒。应似东山好天地，万株只在此中看。”

细看这些文字，不难发现，机器还很“笨”，比如“如何却得留”“应无多病”这些表述，在文法上是不通的。另外，一些需要讲究的地方，还没有体现出来，譬如在第二首里，首句有了“凉”字，次句又用“寒”字做韵脚，未免重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首诗的平仄，都符合近体诗的格律。写近体诗必须合律，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鉴于不少古典诗歌的专业研究者都不认识入声字的现实，机器的这个能力，至少是值得“点赞”的。

一点也不怀疑，机

器的作诗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大，以上所说的瑕疵，将会逐步得到改进。机器人下围棋，不也曾经远远不如人类吗？现在情况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在不远的未来，机器作诗或能达到这种程度：将它

作诗机与宋诗

●邹金灿

们的作品放入古人的集子里，不但可以乱真，甚至还可能比那些三四流的诗人写得好。

写诗不是竞技比赛，固然不必在人类与机器之间分出一个胜负来，但在这样的趋势下，人类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写出与机器不同的作品来。试想，如果某一类型的诗，机器能够写得很好，人类还有必要在这方面费力吗？

目前机器所作的诗，从风

格看，是接近唐调的。唐调是一种艺术样式，是唐诗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风韵。我们看衡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把其中的七绝部分从头至尾诵读一遍，就能感知到何为唐调——里面的诗作，普遍含有“风、云、日、月、江、山、雨、花、草、天”等字眼。借写景来助兴，这是唐诗的一大特点。

唐代诗人许浑的七律名作《咸阳城东楼》，是非常典型的唐调：“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在这首诗里，天上地下那些适宜入诗的景象，都收罗进去了。

然而这些写景之语，可以说在唐代就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如果词语也能拿到加班费，那么这些词语一定是汉字里面最富有的那个阶层。

宋人或许有感于此，于是在写诗的时候，着力进行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尝试。我们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一诗，不但没有写景之语，连抒情之语也没有，然而何





艺术家

● 马未都



大凡艺术家都假装不在意外形，可这外形大体只有两类：一类长发，一类秃头。长发的常寡言，秃头的都能“喷”。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艺术家自认为与众不同，内心与众不同谁都看不见，外形与众不同一目了然，所以艺术家很在乎外形；二是艺术家认为艺术本身不大众，难免高高在上，看他人如同与夏虫语冰、与井蛙话海，都有局限，艺术

家难以与之为伍，便强调自己的外形予以区分。

长发艺术家大都年轻有为，艺术与长发一同飘然于世。我自幼对各类长发艺术家心向往之，以为长发之下必有思绪万千，否则艺术灵感怎能奔涌而出？我年轻的时候，男子留长发还十分另类，社会另眼相看，故令他们养成寡言之态，越寡言越厉害。

秃头艺术家则需要更上一

层楼，一夜之间尽断三千烦恼丝，抛却万丈红尘梦。入乡随俗地将艺术包装放下，实际从内心推高，以秃头抗拒长发，表明自己是另类中的另类而已。我中年后遇到的秃头艺术家多属这类，图口舌之快者非“喷”字不能尽兴表达。

大艺术家则不然，与平民无异，不与头发较劲，混在人群中也不甚显眼，聊天饮酒与常人无异。只是谈及见解时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只在于思想的深度、认知的广度。

古人总结得特别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一般人，被人器重已是社会表彰，大器晚成算是社会嘉奖；小器、大器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至于“器宇轩昂”被后世俗化出“气宇”，是后人不知此“气”非彼“器”，外在的气量与内在的器量仅是音同，内涵却大不同。

（沐 沐摘自《共同关注》2017年第1期，小黑孩图）

尝减弱半分他对苏东坡的深情？

即便使用常见的写景之语，宋人的玩法也有所不同。黄庭坚的《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是其代表作之一：“前日幽人佐吏曹，我行堤草认青袍。心随汝水春波动，兴与并门夜月高。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诗的背景并不复杂：黄庭坚途经平舆这个地方，怀念起在并州的同乡李子先，于是写

下这首诗。在此诗里面，有“水、春、月、花”等唐人常用的字眼，但它与上引的许浑诗并不同。许诗显得支离，黄诗则浑然天成，这是唐调和宋格的差异之一。

在许浑那首诗里，我们可将“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单独拿出来欣赏，甚至可以说，许诗最精华之处就在这两句，他句可以不论。至于黄庭坚这首诗，“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是流水对，因而不能割裂来

看，其他句子也是如此，单独拎出来欣赏的价值不大，必须连在一起才有意义。

在写诗这件事上，机器可以写出唐调，但距离写出宋格还很远。这或许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因为浑然天成的诗，必待作者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后成。从机器不易写出宋格这一点来看，宋诗的价值，往后只会越来越大。

（雪 松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17期，辛 刚图）



无边界社会,我们该怎样学习与创新

●冯 仑

最近几年,手机几乎成为我们的新“器官”,每天都为我们呈现太多资讯。我总想把它扔掉,但是无意中又把它捡起来看一眼。

大脑每天被无数的资讯充斥和干扰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社会究竟成了什么样?背后到底有什么被我们忽视的逻辑?

我想我们进入了一个“无边界社会”,很多事物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步地被打破。比如汽车出行,原来很多公司会养一些司机,现在不用自己操心了,司机们会自己管好自己,因为所有汽车都既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

房子也是这样,因为有了各种共享平台,你可以把任何

一间别人家闲置的卧室,变成你玩浪漫的地方。你可以用别人闲置的物品,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之前买房子时,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的产权属性,现在发现,其实这个属性也没那么重要了。

再看一下我们自身,年龄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原来说70岁是人生的一个边界,活到70岁就算捡着了;现在,活到80岁、90岁的人都觉得没有活够,有人还想永生。永生是什么?就是没有边界的寿命。

那么,我们的无边界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特征,个人财产权的私有属性越来越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共有与共享。这里的

“共有”是模糊的共有,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清楚的共有”。比如,共享经济让汽车和房子在使用层面上变成共有之物。

人们正在逐渐放弃“一定要变成自己的”这种传统思维。把这件事情变成大家的,这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个人所有的东西越来越少,而共同虚拟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

第二个特征,所有要素的流动频率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这样带来的创新就越来越随机,同时创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拿“钱”这个要素举例子。钱存入银行叫作储蓄,而现在用钱来做众筹,钱就变成





了资本。因为流动和转化的速度变快了，钱在储蓄和资本之间的边界也就慢慢消失了。当各种要素的流动越来越快的时候，它的属性就越来越容易发生变化，随之就会带动很多意外的组合产生，引发很多新的机会和创新点。

人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很快。三四十年前人口的流动非常困难，1977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要是没有熟人的话，都不敢来北京，而且没有介绍信也不能来北京，即便到了北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哪儿住。今天，任何一个人想去北京，掏出手机订张高铁票，订个外卖，然后再订个电影票或房间，整个过程不用求任何人，也不用他爹托熟人写封介绍信再来北京。每个人一生中打交道的人成千上万，每个人的创造力都可能激发出一个新的商业机会。

第三个特征，无边界社会中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弹性。现在有很多众创空间，里面的人娱乐和工作没有边界，上班可以坐着、躺着，姿势自选，做起事情来也很自由，甚至看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干，不像传统观念里的按部就班。所有这些都使得组织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弹性，越来越有温度，越来越多样化，这是无边界社会带给我们的组织特点。

最后一个特征，无边界社会使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达成共识的速度变快了，因为信息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所以意见交换的速度

也在加快；另一方面，极端和小众的认知、观念也迅速集合，并逐步形成社会中的独特力量。过去我们经常忽略小众的、不那么主流的观念，但无边界社会的信息流成本降低，人的认知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小众人群众，形成一股创新的社会力量。

那么，在无边界社会中，我们又该怎么学习、怎么创新呢？哪些是可以不学的，哪些是不得不学的？

在信息爆炸、知识获取成本较低的今天，我认为有三件事不得不学习。首先，我们可以将知识类产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即时性的，比如新闻，天天都有，可以作为背景知识浏览；第二类是工具类的，比如《新华字典》，几乎每家都有一本，购买时很积极，但是使用频率并不高；第三类就是有态度的内容，持久性较好。

我每天学什么内容呢？简而言之，即时性的知识简单看看，工具类的知识偶尔听听，有态度的内容是我的偏好，我愿意好好学。

如果只掌握了很多工具性的内容，那么你和别人还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名校的人最后都是学技能的人，或是打工的人，而那些看似不正经的人最后却变成了老板。因为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最终令其分出了高低。

所以，在不得不学习的三件事中，第一件就是学习有助于价值观养成的内容。任何时候，价值观的养成都很重要，无边界社会中尤其重要。这件

事情决定你能跟谁在一起，也决定你能走多远。

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习经典作品，这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一生中要反复读经典，如四大名著。

第三件事情是要锻炼我们的创造性。凡是有助于自我观察、自我审视、自我提升的内容都是很重要的，它驱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人。

所以，在无边界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值观、学习力与创造力，这样才有实现创新的机会和能力。无边界社会中，真正的创新点和爆发点，往往在那些边界被打破的地方，如果你能把过去封闭的组织形式、业务范围和思维模式打破，打破得越快、越有力，就越有机会成为创新的引领者。

现在流行的共享单车，紧随着“滴滴”打破了交通出行封闭的循环状态，不到两年就把这种交通工具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创造了共享单车的奇迹。共享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就在于打破边界，创造出更大的要素流动空间，以及创造性发展的舞台。

在未来，我们也将获得更多的自由——出行的自由、居住的自由、思想交流的自由、人与人在一起相处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我们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持久驱动力，更是无边界社会最为宝贵和最吸引人的地方。

（郭旺启摘自《新华日报》
2017年8月18日，勾 犇图）



饮食之际，眼睛跟着一起吃

●周惠民





古人吃东西有一定的法则：有啥吃啥，吃啥是啥。

“有啥吃啥”不难理解，四时运作，食物也因万物生长的规律而时序不同。春天百草萌发，夏天果繁蔬茂，秋天新谷登场，冬天不免吃些积粮，均有定时。家有余粮，想吃点好东西，就利用“岁时伏腊”。许多地方有“贴秋膘”“吃伏羊”的传统。“伏”是夏天的三伏祭，“腊”是冬天的腊祭，都不妨“烹羊炮羔，斗酒自劳”。

“吃啥是啥”则是指烹煮食物之际，仅简单加热、调味，没有太多装饰、雕琢。古人大鼎烹煮，猪、羊等食材直接置入鼎中，头尾完整，昊天上帝一看就知道子民奉祀的是哪些牲礼。祭祀之后，公卿、大夫分享祭肉时，也要切得工工整整，摆盘上桌，层次分明，才算礼敬。至今，厨师做蒜泥白肉、白斩鸡仍是如此。

汉唐以后普遍使用蒸笼，更易保存食物的完整模样，甚至刻意将食物做成具象物品。唐代韦巨源记录的《烧尾宴食单》中，记载有“素蒸音声部”——将面团捏成人形与乐器，表现出70多个演奏者的模样与神情，皆栩栩如生。时至今日，山西面食仍保留此风。大厨花功夫制作，但往往眼观重于口尝，遂有“看菜”之名。从开封的鲤鱼焙面到江浙的松鼠鳜鱼，走的都是具象路线。鱼去鳞片、内脏后，划开两侧，扑上面粉，入锅炸之，摆盘时仍呈游水状。

明清以后，许多豪奢之家开始使用大火快炒，烹饪方式虽有改变，但厨师依然尽量保持食材的本来面貌，菜名也力求清楚明白。清宫档案记载的乾隆食单包括：锅烧鸡、韭菜炒肉、葱椒鸭子、肉片炖白菜，一目了然。有时还交代食材来源，如乌珠穆沁羊肉指的是东蒙乌珠穆沁旗的羊肉。清宫食单上还常见满族点心，如孙尼额芬白糕、他士马等。汉人看来一头雾水，其实“额芬”是满语的糕饼、饽饽之意。拿鸡蛋、奶油制成孙尼额芬，糯米制成朱喝额芬，捏成鱼形的是尼士哈额芬；他士马则是黄米面饼，并不新奇。

原本西方人的菜单也把食物内容说得清楚。1909年11月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许

多亲友在柏林附近打猎，这可是每年的重要活动，狩猎的成果自然成为盘中佳肴。午餐内容包括：猎人浓汤、熏鲑鱼冷盘、烤牛胸肉配酸白菜、烧野猪头配水果酱、鸡肉烤盘、鸭肉冷碟，前后六道。100多年前的午宴，如今看到菜单，仍可以想象侍者将各种野味制成的佳肴端上桌时，宾客脸上的灿烂笑容。

平民百姓吃饭，也该知道吃啥喝啥。1917年，美国宾州一家连锁餐厅的“今日菜单”提供各种菜品供宾客选择。鱼类有鲈鱼加鞑靼酱、熏鲑鱼或煎扇贝；肉类包括羊腿肉、羊排骨肉、烤牛肉或烤猪肉；蔬菜种类也不少：长豆荚、菠菜或炸茄子，另外供应米饭、烤土豆和土豆泥；连生菜色拉的内容也清楚，包括莴苣、大黄瓜、芦笋和西红柿。这种菜单，顾客吃啥点啥一目了然，不打哑谜，不会弄错，不易发生纠纷。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法国厨师提出“新烹饪”概念，强调缩短烹煮时间，以蒸代替炖煮，以保持食物原味。他们还希望简化菜单，强调食材原味，少用酱料、佐料，走简约风格。殊不知，许多餐厅原是利用繁复烹饪，以便与家庭烹饪相区别。强调新烹饪的餐厅则供应有限的主厨特色菜式，美其名曰“菜好何需分量多，饭香不在样式多”，却又与一般家常菜区别不大。许多人上餐厅吃饭，就是要引人羡慕，称为炫耀性消费。但新烹饪菜量小，顾客吃不饱，又缺乏可供炫耀的话题，许多人宁可选择传统餐厅。

这么一来，法国烹饪界又想了些新花样，把化学技法带进厨房，发展创意烹饪，其中以“分子厨艺”最为新奇。分子厨艺有几方面发展：有人将食物解构成各种成分，酪类、维生素、蛋白质等，再以化学合成的方式，一样一样汇总，认为这样可以取代原本进食的方式。忙得没时间吃饭？没关系，来一杯综合营养蛋白饮料，不但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还香醇美味、口感浓郁，让人有饱腹感。想要香草、巧克力还是草莓口味？任君选择。当然，没有一样不是人工合成的。

要不然还有这些：蔬菜鱼子酱、马铃薯冰激凌、果冻生鱼片……外观、气味都极逼真，

可是没有一样是真的。生产这种分子食物的工序跟化学实验一样复杂，因此价格也不可能太低。其实有的分子食物做法并不难，中国古已有之。例如豌豆黄，是拿豌豆浸泡去皮后炖烂，加入白糖，冷却定型，切成块状，以保持豌豆的香味与颜色。日本的红豆羊羹源自中国，做法也类似，红豆加糖，熬煮之后加上食用胶，冷却后食用，做法并不困难，也可以归到分子食物这一类。

另有一种相当讨喜的分子食物——棉花糖。将砂糖加热，高速旋转，就能甩出棉絮般的糖丝，拿竹签子收拢成棉花糖，成本不高，可是价格不低。咱也可以将干玉米粒放到密闭容器中高温加热，玉米中的水和油脂受热汽化，却受外皮拘束，产生极大的压力。一旦压力超出极限，玉米粒就破裂成爆米花。这么产生的爆米花不仅热量低，还富含膳食纤维，算是健康食品。但少有人这么吃，都得加点鲜奶油、甜味素、色素，这样恐怕健康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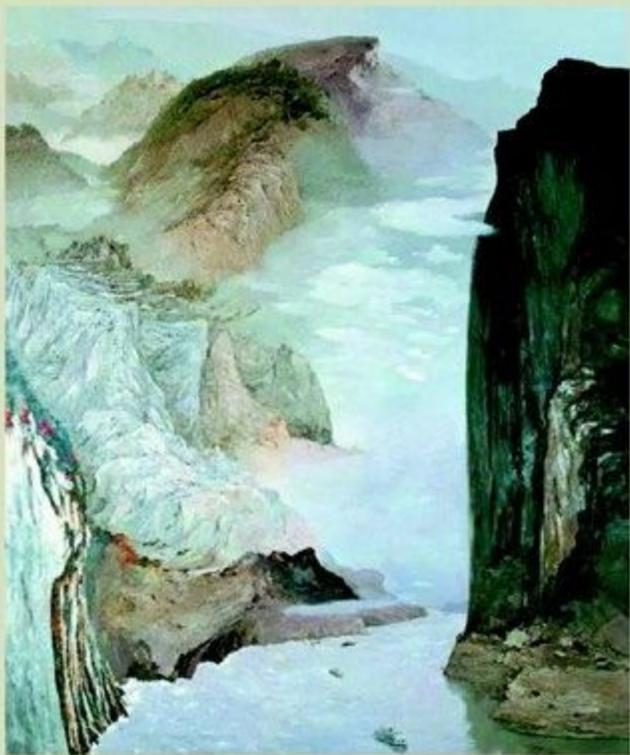
德国人说“饮食之际，眼睛跟着一起吃”，这跟咱中国人强调色、香、味是一个概念。就连吃素食，也都做成鸡、鸭的形状，与孔老夫子说的“作俑”概念类似。可是分子食物强调各种元素，不计较形象，甚至有意解构形象，食物完全不像食物，就像是宇航员在太空吃的酱或糊。20世纪80年代，宇航员一旦进到外层空间，就得忍饥挨饿，吃些流食，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现代宇航员已经不需要如此，分子厨艺有了新发展：西红柿汁灌入草莓模型中，制成草莓形状，顾客一试才知道原来是西红柿；樱桃汁加果胶，做成鱼子酱形状，入口之后才发现这是樱桃味的圆球。食客眼睛所见与舌尖所尝，截然不同。分子厨艺是不是在整人？但愿意花大价钱到分子餐厅用餐的人还真不少。可能他们以为非如此不能彰显身份，还嘲笑大家不懂时尚。这像不像皇帝的新衣？

所幸现在又有人提倡慢生活，主张回到厨房，蒸点包子、馒头，整碗臊子面，或用砂锅做个胡萝卜土豆炖牛肉，一家人坐下来，享受一顿。可千万别掏手机，还得把电视关了。

（萌萌摘自《世界博览》2017年第16期，喻梁图）

抽象之美

● 吴冠中



《长江三峡》

人们曾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过令人神往的境界：茫茫的雪山、浩渺的海洋，岩崖起伏、黄沙奔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谷、千里江山万里浮云的太古……是云层？是流泉？亦是，亦不是。

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不知，那是一种境界、一种气氛，令人向往。小小的自我要求向宇宙扩展开去，人啊，总想在宇宙中驰骋，征服宇宙，获得最大的自由，所以人人欣赏“气魄”“气势磅礴”……

正是由于这种追求与联想，穿过三峡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三峡比真实的三峡拔高得多了。后者不过点燃了艺术的火花。画家画三峡的多了，但大都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感情的容量，因为作者太胆小，太拘泥于具象。

“千里江陵一日还”，诗人比画家更敢于运用抽象手法。抽象的绘画手法是综合的，亦具象，亦抽象，它努力引领读者进入那令人神往的境界。

途中所遇大都是似与不似之间的雪山、海洋、岩崖、黄沙、幽谷、云层、流泉……但更主要的是，通过画面的茫茫、浩浩、起伏以及奔腾等气氛，使读者在感情中获得“气势磅礴”的满足。

（六月的雨摘自新世界出版社《短笛无腔》一书，吴冠中图）

老爸走了，我赶去机场，回北京。

老爸 10 天前还能吃能喝，半盘卤肘子吃光，还能喝光一碗粥。两天前还在做饭炒蘑菇，今天上午还吃了半碗面条。今天下午 5 点，他就毫无痛苦地去了。他过完 83 岁生日还没多久。今天还是老妈的生日。

我忽然想到，每次见到老爸，他都不太说话，都给我倒一杯热茶。眼泪流下来，止不住。我知道，走得这么快、这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这是老爸的福德，也是他一生修行的见证。可是，我还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眼泪止不住。洗把脸，去机场，洗着洗着，哭着坐倒在洗手间的地上。

前一个月，安排老爸彻查身体，排除恶性病变。当时老爸体重不到 40 公斤，我搀着他，觉得他瘦小得像个孩子。我小的时候，他也这样拽着我的手，去医院看病，去公园、去他单位玩耍。因为太瘦，老爸的静脉状况很差，做加强 CT 需要的留置针都安不住。我还和他开玩笑，如果真生病了，要静脉注射，您就真有罪受了。老爸进 CT 室之前，要卸下一切金属物品。他取下手表、钱包、钥匙、手机、戒指、手链、香烟、打火机、假牙，我拿他的帽子盛了这些物件，小小一堆物件，很无辜地聚集在一起。

他一点罪都没受，睡着就去了，和平时午睡一样，张着嘴，手放在电脑上，眼睛闭着。他从来没有超过 1 万块的



爸爸认识所有的鱼

●冯 唐

存款。我想过给他换个新平板电脑，他说不要，他电脑里的斗地主游戏积累了很多分数，一换就都没了。他一直霸占着厨房，给周围的人做饭，认为任何厨神做的饭都没他做得好吃。他认为所有馆子的菜都太贵。他认识所有的鱼。他说，天亮了，又赚了。

反正老爸一辈子都不太爱说话，他的小羽绒服还挂在门口的挂钩上，我认为他根本没走。老妈在老爸屋子里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我去上了香，看到他的床空了，整整齐齐的，照片上的他笑得像以前一样无邪，手表、钱包、钥匙、手机、戒指、手链、香烟、打火机、假牙等摆在照片两边。眼泪又流了出来，流了一阵，

擦干出去，在老妈面前不敢哭。

我见过的最接近佛的人圆寂了，留我一个人独自修行。圆寂不是离去，而是去了另一维空间。其实，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没了生死的界限，除非彼此的爱意已经被彻底忘记。我这么爱老爸，他就走不了。其实，人比的不是谁能拥有更多，而是谁更能看开。老爸一直没拥有过什么，一直看得很开。我努力向他学习，争取做到他的万分之一。

我在这一维空间里祝他在另一维空间里一切安好，认识那里所有的鱼。

（枫林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李小光图）

绝 骂

问：“怎么用一句话把别人祖宗十八代都骂完？”

答：“基因有问题！”

馋 师

女朋友盯着满桌的烤肉，双眼闪着光，我叹息道：“你这个吃货！”

女朋友一边“撸串儿”一边说：“吃货这个词太俗，叫我禅师！”

我反问：“你吃肉还想自称禅师？想得美！”

女朋友瞪着我说：“‘馋师’！馋嘴的馋！”

靠 谱

我们班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我。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老师，等我长大了，我要和你结婚！”我心里有点小激动。可是，我旁边一个女孩幽幽地来了句：“等你长大，她就老了，你还是找个靠谱的吧。”这些熊孩子！

关键词

问：“阳光、操场、白衬衫、篮球、初恋……哪些词会让你有重回学生时代的感觉？”

答：“罚站、请家长和背诵全文。”

职业之痛

老师这个职业吧，说得文明点，就是每天带着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然而畅游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只有你一个人上岸了！然后你还得返回，一个一个去捞。有些吧，昨天



捞上来今天又掉下去了，还得捞。在你喘息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还有往回游的！

冷 静

跟男朋友生气的时候，先静下心来想想是不是自己不对。如果是，那再想想怎么把错推给男朋友。

吃 货

老师问：“汉语中有哪些四字短语的读音分别是一二三四声？”

小明起身回答：“干炸土豆、孜然烤肉、椒盐烤肉、茭白炒肉。”

老师：“没想到，你这个吃货还这么细心……”

空手而归

前两天去看电影，到早了，在周围逛了一圈还有时间，就花了80多元抓娃娃。

最后，我帮娃娃机里的所有娃娃翻了个身……

奇 怪

我同学周末到另一所大学帮朋友咨询报考该校研究生的

事儿。正在校园里走着，遇见一个女生，就过去问：“同学，请问你是××系的吗？我有个朋友想报考你们系的研……”话还没说完，那女生就不耐烦地打断道：“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然后，女生扬长而去，留下我同学看着那女生远去的背影，不解地说：“真奇怪，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也有男朋友啊……”

理 由

有一天跟老师闲聊，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小区里碰到的老年人带的狗都不会使劲儿跑来跑去，而是乖乖跟在主人身后？”

我们都说不知道，老师解释说：“因为老年人太能走了，狗狗真的想回家……”

豪 车

老板开了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来上班。我说：“哇，这车真炫！”

老板说：“如果你努力工作，并且全身心投入公司的业务，力求卓越……”

我听得两眼放光，结果，老板接着说：“那么，我明年还能再买一辆。”

真 诚

路上拒绝了许多发传单的，到后来看到我经过，已经没人上来自讨没趣了。

结果，遇到一个小哥，他走过来说：“哥，拿一张吧，天热遮一下太阳。”

(江雪、冬岭等摘)



大学生

●[美]瑟吉奥·阿拉贡斯



(图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1

45岁以前，肿瘤科大夫秦苑的生活里填满了各种恶性肿瘤病历。她闷着头救，大多数时候却跑不过死神。最终，病历又变成一张又一张死亡通知单。

“住进你们科的病人，钱花完了，罪遭够了，人就走了。”一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家属曾这样抱怨。

这让秦苑越来越焦虑，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她每天都在怀疑：“我这个职业有什么价值？”

秦苑职业状态的转变发生在2012年。她在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的组织下去台湾慈济医院参观，学习安宁疗护。

在那里，同行的心理治疗师见到一位多发性骨髓瘤晚期的全瘫患者。

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镇住了来访者。“你的眼镜好气派哦！”没有悲惨的场景，没有异味，患者被护工照顾得很好，做全身按摩时看起来十分享受。

患者生病之前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人有4部手机，每天维护着几千名客户。他的生活里排满了工作，从来无暇认真生活。后来，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根手指头能动，反而爱上了旅行。他借助特制轮椅，有计划地去看这个世界的风景。

“原来我的妻子这么爱我，愿意为了照顾我辞掉工作。原来生活这么有趣，鸟是



一个肿瘤科大夫的转身

●韩逸

叽叽喳喳的，花是香的。原来我对家人很有用，虽然身体坏掉了，但我的脑子还能动，可以为父母的决定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因为得了绝症，他反而停下来，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

在场的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尊严。

秦苑还记得，在台湾学习时的一次讨论中，主讲老师问：“如果可以选择，你们在猝死、器官衰竭、癌症和失智这4种死亡曲线中，会选择哪

一种？”在场的医生几乎都选择了猝死，只有三四个人选了器官衰竭，没有人愿意患上癌症或者失智。最好笑的是，有一个ICU病房的主任曾经嘱咐他的家里人：“将来我病危了，千万别把我送进ICU！”

看到所有人的选择，主持人“幽了一默”。他说：“你们发现了吗，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不让你们顺利地猝死。”

医生们都笑了。明知道猝死是对亲人最残酷的死法，可



没有人希望自己遭受抢救时要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意识到，有尊严地离去，也是生命质量的一部分。

回到北京后，秦苑又先后两次到台湾学习安宁疗护。2017年3月，她申请的安宁疗护病房试点在海淀医院正式开始接诊，专门收治那些放弃临终抢救，想要“有尊严、有质量地离去”的患者。

从此，她不再是单纯地治病，更多的是陪伴和照顾面临死亡的人。

秦苑开始学会接纳死亡。她发现，“怎么离去”的背后，更多是要弄懂“该怎么活着”。

2

病房建立之初，秦苑不得不把收治门槛抬得很高，要求患者和家属都认同安宁疗护的理念，才能被准许入住。因为对病患来说，他们的生命，往往不单是自己的事，更是一个家庭的事。

一位96岁的老人，是秦苑见过年龄最大，但脑筋最清楚的病人。他小个子、南方口音很重，每天对家人强调的事情，除了要捐献自己的遗体，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走。“我活够了，你们不要折腾我。”可是家人舍不得。

“安宁病房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由病人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和护理他自己。可是大部分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往往已经没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是否抢救，完全取决于家人的选择。”秦苑

常常看到家属吵作一团，“你说救，他说不救，一家人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太常见了。所以，协助患者的家人之间进行沟通，引导他们真正看到病人自己的愿望，是一门大学问。”

秦苑帮96岁老人的家属想了办法。比如建议老人的儿子建一个微信群，把老人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拉进群里，趁着他清醒的时候，录视频给大家看，讲明白放弃治疗是他自己的意愿。

但家属们仍然做不到。安宁团队一边给老人缓解疼痛，一边引导子女，让他们尝试站在父亲的角度想问题。

老先生开始拒绝打针，他拔掉输液的管子，捂住脸，不看任何一个走进病房的人。

儿子没有办法，只好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没几天，老先生开始昏迷，很快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人最终还是如愿捐献了遗体。这家人的故事让秦苑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痛快地离开这个世界很容易，可是要让家人心安，不留任何遗憾，才是难上加难。”

3

也有人在安宁病房以自己的意愿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一位姓徐的病患在2015年4月份被诊断患有结肠癌后，心平气和地劝家里人：“癌症只是病的一种，只不过比其他病凶猛一些而已，别怕。”他回到家，把口服的药

和其他治疗都停了。

老徐看杂志、玩电脑游戏，没事儿就背着手去公园散步。女儿拎着马扎跟着，父亲累了就歇会儿，看看景色，父女俩聊聊天。

他的气力一天不如一天。先是慢慢走不动了，接着又不能下床，到最后浑身发烧疼痛，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通过摆手和摇头来表态。

来到安宁病房之后，医生和护士用纸笔跟他交流。老徐写得一手非常好看的小楷。他们写，要解手吗？他点头。要输液吗？他摇头。当时，从急诊科来安宁病房帮忙的董大夫问秦苑：“您说，徐老师什么药也不用，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我们这病房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徐老师的女儿说，非常有意义。来到这里之后，她发现父亲整个人不再焦虑，一下子放松了。全家人心里都有了安全感。

刚入院时，88岁的老徐还能做数独题，玩九连环。装了拆，拆了装，上下翻飞。他的女儿想着，录个小视频记下来，以后就能照着学怎么拆解。生命的最后几周，他的睡眠时间越来越长，看不到一丝慌乱。

在老徐离去之后的那个护士节，秦苑的安宁团队意外收到一封感谢信。在信里，老徐的女儿写道：“父亲能够这样走完自己的一生，我们感到了极大的慰藉。”

（笑笑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沈璐图）



女作家们的“穿衣问题” ●Lens

“女士在穿衣服上花的时间，”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足够她们学会希腊语了。”但说出这话的伍尔芙，也挺喜欢打扮的。穿着打扮不仅在女性的个性身份标识中起着作用，也是女性自我认知道路上的重要工具。

伍尔芙： “女作家式”的打扮

随意的挽发，印花内搭配上素色外套，或者是素色内搭配上印花披肩……伍尔芙的经典“女作家式”打扮影响了无数人。

对伍尔芙来说，衣服可以作为自我建构的手段，作为文化抵抗的象征，也是区分自我



伍尔芙

与另一方之间边界的手段。

在她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欧洲妇女的着装依然比较繁复，规矩多。她不爱时髦，却又穿出另一种“时髦”。尽管对穿衣服不太在行，她却在“怎么穿”上被人津津乐道，曾有人从她的作品中编撰出她的购物喜好，当作建议刊登在生活杂志上。

狄迪恩：看起来像一个传说

有人认为狄迪恩和安迪·沃霍尔一起，在精神上塑造了当代的洛杉矶。

狄迪恩不仅在文学中深入探索混乱的政治现实和她自己困惑痛苦的生活，还可以在80岁时出现在法国知名品牌的广告中，戴着超大的太阳镜，看起来像一个传说。

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女人们还在对长手套、小礼帽和细腰大裙摆唯命是从，狄迪恩却独树一帜——纯色T恤，或是剪裁利落的连衣裙。她的写作是从时尚杂志开始的，这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姑娘，在大四的时候，凭借在美国《时尚》杂志赞助的写作比赛中的惊艳表现，拿到了去该杂志社纽约办公室工作的机会。

狄迪恩把男权世界中女性那些渺小、柔弱、害羞等不利因素，都变成了优势，并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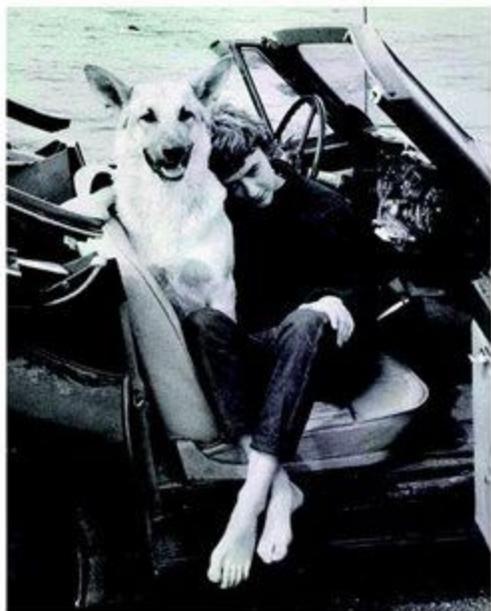
狄迪恩

新提供了关于优雅、关于体面的定义。她的文字鼓舞了好几代美国女人。她爱衣服，且毫不掩饰。

萨冈：比谁都早的小男孩风格

人们把弗朗索瓦·萨冈的一生称作“传奇”，她却把自己总结为“我是一场持续性的事故”。她并不柔美，不像杜拉斯自带柔光，也不像其他法国偶像那样迷离而刚硬。她像一个小男孩，眉弓古怪地弯陷，眼神直勾勾的，带些嘲弄地瞪着你。黑毛衣搭西裤是她最经典的装扮，她那种雌雄同





萨冈

体的小男孩风格比谁都早，称得上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尚偶像。

有人统计过，她在成名的前10年赚了5个亿。20出头的她，有名、有钱、漂亮。许多人批评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她的天赋。萨冈的书触动了文化的神经，却形象地描述了“二战”后法国人在迷惘中冲撞的生活状态。

她热爱“性感”，她实现性感的方式就是一辈子与秩序做斗争。

扎迪：用服饰展示文化根源

扎迪·史密斯这个混血女性，是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文学之外，她还是时装杂志的常客。许多人称她有张“埃及王后奈费尔提提般的脸庞”。这位凭借处女作《白牙》一举成名的女性，父亲为英国白人，母亲有牙买加黑人血统，因此她的书写常常涉及种族题材。

2013年以前的她只想住在图书馆，“每天穿着麻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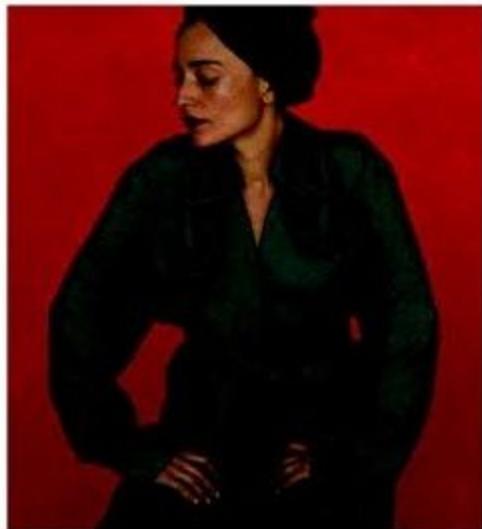
样的衣服就好”。她妈妈曾经抱怨她，总把一些很贵的东西穿出廉价感。直到她后来有一次去了意大利，注意到一些精美的织物和裙子之后，才对“这种形式上的美”有所改观。

如今，出现在重要场合的扎迪，总会用极具牙买加风情的服装和配饰展示她的文化根源。

波伏娃：最会穿衣作家之首

这位曾被评为文学史上最会穿衣服的15位作家之首的女人，入选理由是：她穿着定制的外套、系印花丝巾。

波伏娃最为人瞩目的还是她和萨特之间的“开放式关系”。波伏娃并不性感，她的大衣总是大得不合身，把她衬得有些矮胖，有点女强人的感觉。不过，波伏娃几乎从不为



扎迪



波伏娃

外表的事情感到烦恼，她曾经搭个披肩、穿着破烂的衣服穿过马赛的山丘。

波伏娃的包头发髻发型延续了很多年。“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她还是这样，而那个时候的巴黎妇女早就已经重新有钱好好捋头发了。”她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她。

她是终身不婚不育理念的践行者，这个执拗的女人为“一个独身女人最终能活成什么样子”提供了一种不错的参照。

（帕依摘自微信公众号“welens”）



保温杯不是中年人的迷失

● 林栗

近日，保温杯突然成了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保温杯，里边或许还泡着几颗枸杞，这似乎成了“中年危机”的典型画面。

其由头是一位网友讲述自己一位摄影师朋友的经历。一个中年谢顶的摄影师朋友，年轻时玩过摇滚。前段时间他去给黑豹乐队拍照，回来后甚是感慨：“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

之后，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在微博上“认”下了自己的保温杯。这一事件被迅速地和“中年危机”联系在一起。一篇在微信上点击量过10万的热文在细述了中年人的重重压力之后表示：“记住，中年危机最后的倔强，决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

听说我的保温杯在微博上火了？

这是一次兼具喜感与沧桑感的热点事件。摇滚乐手的保温杯，竟引发了失望、自嘲、诉苦、恐慌等群体性情绪。走进中年的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了自己曾经激情的青春与沉闷的现状，尚在青年阶段的人们也仿佛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将来。

为什么？一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用品，何以承载了这么丰富的情绪？当人们感慨

中年、恐慌中年，又是在恐慌些什么？怎样才是理想的中年生活？

保温杯意味着任性青春的反面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事件”，首先在于端着这只保温杯的，是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黑豹乐队——这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的摇滚乐队，是那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

在那个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从崔健到黑豹，摇滚文化代表和唤起的是青年一代对主流秩序与文化的反抗，承载的是一代人对于自由和自我的期待。

所以，当一头短发、略微

发福的中年赵明义端起一只保温杯时，便意味着那种属于“反抗”的外在形式已经面目全非。

而且，保温杯也不只是保温杯。在中国，“喝热水”是代代相传的生活常识，也是所谓养生的入门级要求。

所以，当曾经叛逆的你选择了随时喝保温杯里的热水，就证明至少在生活习惯上，你已经重新向“主流”靠拢了。

但是，“青春”的逻辑永远与此相反。青春的要义在于挥霍和放纵，并且有资本来挥霍和放纵。所以一旦变任性为小心翼翼，就意味着老了，意味着一切年轻时曾经有过的硬





气、嚣张、不羁，都已经丧失殆尽，向人生投了降。

自嘲的和恐慌的，到底是谁的中年危机

赵明义在微博上的反应，是平静中带一点淡淡的自嘲。事实上，真正在恐慌中年危机的，反而是参与这件事的传播并使之成为热点的中青年网民。其中的主导力量，恐怕是“80后”甚至“90后”——那篇热文的作者，便在文章中讲道：“少年，过了20岁，眨眼25，秒过30岁，飘飘忽忽眼瞅着要奔40，不早做好准备，到时候哭的时间都没有。”这种焦虑感，显然是属于30岁上下的青年人的。

遭遇“中年危机”的年龄段正在不断提前。2017年年初，“1988年出生的中年女子”和“‘90后’步入中年危机”这两个话题就一起刷过屏。是的，在城市里打拼的青年们，确实有很多理由焦虑。他们承受着快节奏的工作压力，疲惫地加班，却似乎并没有希望靠这些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买房、租房、还贷、育儿、养老的无休止循环当中。除了累，更令人心酸的是平庸感：曾经梦想过的一切，都渐渐在现实中被消磨掉了，似乎再也不会实现的希望了。

你已经不再年轻。一方面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靠丰沛的精力和满怀的希望来“折腾”，另一方面又无法在现实中及时拥有像父辈或兄辈那样看上去“完满”的日常生活。

在这两者之间的夹缝里，青年们感受到了危机和虚无，他们借由每一个出口来发泄和疗愈自己，无论是“感觉身体被掏空”还是“我也端起了保温杯”，都是类似情绪的体现。

但这一事件表达出的中年恐慌，混杂了犹疑、伤感、不舍的情绪，恰恰证明其表达主体仍然是青年人。只有尚未真正迈进中年的深宅大院，只是在门槛外徘徊的青年，才会用这样张扬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后青春”的症状。

什么是好的中年生活

如果端着保温杯的中年生活不值得期许，那么怎样才是一个中年人应该过的生活？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对于“好生活”的想象是狭隘的。我们不爽于父母长辈只认同稳定和按部就班就是好生活，但与此同时，年轻人对于好生活的想象也未必就宽广多少。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或许有两种——一是关于青春的想象，如20世纪90年代的摇滚乐手般张扬自我、激情四溢；二是关于成功的想象，事业有成，引人艳羡。换句话说，就是或者能拥抱“诗与远方”，或者生活在当下却没有一点“苟且”。

青年失去了从前的青春，也并非当下的所谓成功者，所以中年危机向低年龄蔓延。因为富于才华和勇气的毕竟是少数，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只属于金字塔塔尖的少数人。

但这是面对真实的生活所应有的态度吗？无论是叛逆还

是成功，都未必不是标签化的虚荣。一个比“中年危机”更需要面对的事实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学会如何在现实中创造好的生活，甚至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生活。

学者陈嘉映在他的《何为美好生活》一书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把“德性”与美好生活关联到一起：“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美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

这是理想化的范式。但是在唯成功至上、唯青春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一个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中年男人在工作中，不摆架子、不提要求，而是带上一只自己需要的保温杯，也实在不失为一种良好素养的体现。甚至，如果“当年的铁汉子不该拿保温杯”或“中年男人应该如何如何才不失尊贵”成为一种“准主流”的群体意识，那拿起保温杯的赵明义简直就是在20年后践行了另一种“反抗”。

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被外界的标签和期待所左右，诚恳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认真地践行自己内心所信奉的价值，也许这才是足够好的中年生活。同样，能认同中年人如此生活的社会，也许才是一个更为成熟的社会。

（留痕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王青图）



大清，外国人称之为“大清朝”。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的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使团来华。尽管他们与中国做了100多年的生意，但很少有人真正踏上过这片土地。一开始，英国人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使团中有人详尽地做了这次旅程的记录，他们本来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是“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国”。结果，所到之处，“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去京城的沿途，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1793年6月19日，英国使团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去觐见乾隆皇帝。他们刚一上岸，便被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赠送了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也把“礼物”改成“贡物”。

在这一大堆礼物中，有一种武器，是英国最新式的速射炮。为了显示其威力，马戛尔尼还让随从演示如何使用。可是，陪同的大清官员爱答不理的，一副不稀罕的样子。

其实，清朝满朝上下，没有人见过这种炮，即便出于好奇，也该观赏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表现出好奇来，就有可能丢了天朝大国的面子。就为这个，哪怕硬憋，也得装着不稀罕。

然后，这些速射炮就被装进箱子，放在圆明园的仓库里，再也没有见过天日。后来大清朝先后两次跟英国人交手，都没有人想起把这些炮拿出来派上用场——当然拿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会用。

鸦片战争，大清朝被打败了，不得已跟人家签了条约，不仅割地赔款，还要“五口通商”。条约白纸黑字，不遵守不行。但是，为了天朝大国的面子，洋人能不能进来，还真不好说，因为大清朝有小招儿。

招数之一是暗示地方官，不允许大清臣民卖给洋人土

地和房子。所以，五大通商口岸之中，只有上海因为是个小县城，没有得到最上面的暗示，结果洋人在这里租了黄浦江和苏州河一带芦苇丛生的荒地。其他城市，洋人10年都进不来，福州的英国领事，也只能在城外的草棚子里安身。

这些小招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不灵了，因为洋人的枪炮太厉害。不过放心，大清朝还有后手。

跟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签约的地点放在礼部大厅。洋人粗心，想不出这个地点有什么名堂。但是大清朝的官员心里明镜似的：礼部是管各个藩属国事务的地方，把签约地点放这儿，明摆着是暗示英法不管怎么牛，在我们眼里，还是被视为藩属国——不能明说，就用小动作臊你们一下。

接下来，外国公使可以进京，要见皇帝递交国书。负责安排此事的总理衙门，让所有觐见的外国公使都走旁门，而且进宫之后，一定引导他们走旁边的偏道。觐见之前，还得在一个破烂的偏殿候着，旁边就是太监们用皇帝吃剩下的饽饽、点心做酱的酱缸，风一刮，味道比茅坑还大。

当年藩属国的使臣见皇帝，都没这么糟糕的待遇。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们老外再牛，经过我们这种礼仪上的小招儿的安排，让我们的人看了，自然觉得你们矮了不止三分。

天朝大国的小招儿

张鸣





很多年前，有一天，猴子发现，所有动物中，就数与它血统最近的人类最有智慧。

受了这个发现的鼓舞，猴子开始阅读家里尘封已久的丰富藏书。随着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面对一些普通状况时，表现得就越来越像人类重要人物。

由于自身的努力，加上狐狸教它处理政治事务，猫头鹰和蛇教它一般常识，猴子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此一来，面对周遭一些无知者的惊叹，它的声望很快扶摇直上。直到有一天，它的朋友和敌人齐声欢呼着，拥护它成为狮子的秘书。

但是，就在某个失眠的夜晚（自从它发现自己这么有学问之后就有的症状），猴子有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发现，那就是不公平。狮子凭力气和别人对它的惧怕就能当老板。而猴子自己呢？根据它不晓得从什么地方看到的道理，只要它想的话，再多加一点毅力，它就可以重写一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它只是个小小的属下。

第二天一早，猴子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并一次又一次地清着喉咙，以超过一小时冗长而又引经据典的理由，向狮子讲述它们的角色必须互换的必要

这里头的小招儿，只有 1897 年进京的德国公使看出了点名堂。他似乎不肯就范，就是要走正中的道路，引导官想拉他们，人家就提出抗议。结果累及李鸿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才算作罢。

尽管如此，在大清朝眼里，小招儿对于自



掌权的智者

●[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吴彩娟 译

性。

因为任何人随便想想也能知道，它的血统给它的庇荫有多大，当然啦，特别是在智慧方面。而狮子呢？它的目光被一只飞行的苍蝇所吸引，视线几乎没有一分钟离开屋顶。

狮子完全同意猴子的提议。它把皇冠换成了笔，并且把头探到阳台上向全城及全世界宣告政权的转移。

从这时候开始，当猴子向狮子下达命令的时候，狮子总是点头同意，并且换也不换位置地蹲坐在猴子身边。猴子则偶尔会以狮子没有完全听懂命令或是演讲稿没有撰写好为由

谴责狮子。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三次，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在新国王身上，也就是说在灵猴身上，布满了血迹和惨不忍睹的伤痕。

最后，猴子几乎是跪着向狮子哀求，让一切回到原点。对于猴子的哀求，狮子和千年以来的众狮没有两样，它无聊地打了个哈欠，同意一切回到和从前一样的状态。

于是狮子收回皇冠，把笔还给猴子。从那时候开始，猴子保管笔，狮子则拥有皇冠。

（司志政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黑羊》一书，小黑孩图）

己的面子，还是管用的。不管我们在正式的交涉中吃了多少亏、赔了多少钱，只要小招儿看起来让对方中招了，大清朝就觉得老子占到便宜了。至少，面子上好看了。

（启明星摘自《廉政瞭望》2017年第8期，黎青图）



摇摇晃晃 穿越城市的人

●马虹玫

1

许多年前，在感情上吃了苦头的我，跑到深圳来避难。下飞机，出机场，拖着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来到330路机场大巴跟前。看看那锃亮、高大的330路大巴，我顷刻间觉得自己更加渺小了。我的大箱子倒是坚挺硬朗、傻不愣登地支棱着，蓬头垢面、满脸愁容的我，望着它进行了绝望的计算：要怎样才能把箱子搬到车上去。立起来、放倒、侧放，无论从哪个面下手，我都没办法把箱子抬离地面放上车去。车上沿窗户坐着一溜儿乘客，此时此刻，他们在高大明亮的车窗内部居高临下，向我投来不抱丝毫同情的目光。

“小姐，箱子给我……”叫我的也是一位小姐，一身洋红色制服裙，不大不小，不长不短，勾勒出她窈窕的身材。

她脚穿黑色中跟皮鞋，长筒丝袜庄重地贴在腿上，没有勾丝或破洞，头戴一顶小小的装饰性帽子。

她笑吟吟地来到我身边，说：“小姐，你上车找位子坐好，行李交给我。”

她说把大箱子提了起来，提到离地十几厘米的高度，保持了好几秒钟。随即，这个庞然大物轻飘飘地落进大巴车侧面的行李舱。没有遭受毫不留情的抛掷，箱子自然没发出令人惊慌失措的响动。只是，我分明听见售票员小姐快速地嘘了一口气。再一看，她手上冒出几点血红。

一定是箱子的某个地方弄伤了她的手。她轻轻甩甩，把手捏成拳头。我以为要迎来一个抱怨或者恼恨的眼神。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了，她却对我微微一笑，催我快些上车，仿佛她的手不是因为我的箱子而

受伤。

以我多年的生活经验，售票员只管收钱卖票。乘客们不论老少，已经习惯在她们的冷眼旁观之下，费力把行李放置到指定的地方去，手脚慢了，招来训斥都是有可能的。

眼前的330路机场大巴售票员却是个另类，她像尽责的女主人，不带丝毫烦躁，体贴地照顾远道而来的我和我的箱子。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享受这份照顾的人，不会仅我一人。我对她的手起了歉疚——那手指肯定有些痛的，因为那箱子确实重。不一会儿，大巴开出机场，她巡视一圈，检查乘客的安全带是否系好。随后，她安静地坐了下来。330路到达终点站后，一车人快速四散而去。待我收拾好行李，回头想问问售票员她的手要不要紧时，大巴上早已空无一人。

那位售票员一定没想到，凭一己之力和受伤的指头，她竟然把我的心牢牢地拴在了深圳。

2

深圳的公交车没有售票员专座。售票员是站着工作，移动售票的，没有一副好身板、好体力，干不了这活。夏天，满车汗味儿混在一起，有洁癖的人也干不了这活。她们在人们或胖或瘦的身体间钻来钻去地卖票。客流高峰期，通往梅林关的公交车上，售票员练出一身绝技。她们先下车，把人塞进前门，再到后门塞人，一趟再一趟。塞得不能再塞的时候，她们自己就像变魔术一



样，以不可思议的扭曲角度，将自己送上车。接着，她们卖完后面的票，挤回前面接着卖票。她们一只手拿住票夹，饮料瓶盖儿装上海绵捆在票夹上，滴几滴水，撕几张票，蘸一下手指。车票极其薄，还极其小，非灵巧的手指不能将它们完好地撕下。经过改造的票夹就是她们的工作台，她们不需要专门的小桌，不需要四平八稳、颐指气使的特权。

深圳的公交车上，以售票员为圆心，人们互相传递钱和票已成风景。汗味儿充斥在拥挤的车厢，递钱买票是接龙进行的，致谢的声音也次第传播出去。递过去的整钱，经数只人手传递到售票员手中，拿到票和找零，人们颇为默契地再传递回来。得到帮忙的人连声道谢，帮忙传递的人，仿佛承担了某种使命，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在深圳，搬运原生态农作物的农民虽然不多，但是提着千奇百怪大件行李的人却不在少数。移民城市，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移动，深圳公交车承载着大部分人的移动以及搬迁。提着油漆桶、切割机的装修队伍，工人们穿着拖鞋，像是要开装修工具展览会。捆着的大花被子、形形色色的箱子、塑料大桶里插着衣架，这显然是一场小型的搬家行动。上下车的紧要时刻，这些乘客恨不得多生出几只手来。售票员主动而快速地充当了他们的

手和腿。一上车，她们帮忙拎上来，下车，又帮忙拎下去。装修工年轻，得了陌生姑娘的帮助，神色间有些不自然的羞愧。无以为报，只好在行动上做出表示，上得车来，赶紧归拢自己的物品，少占地盘。

深圳的公交车售票员，并未表现出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相反还抱着极大的同情心。不嫌他们的行李占地方，不嫌他们身上脏。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应有的风貌，至少在公共场合，人与人是平等的。有些城市，有些售票员对某些特定人群的歧视，也许因为他们并没有认清这一点——在特定情境中，人只有两类，服务者与被服务的对象。

抱孩子的人、腿脚不利索的老人、大肚子的孕妇，这些行动受限的人群，在深圳的公交车上，有极大概率被“区别对待”。售票员总会第一时间帮他们找好位子，安顿他们坐下去。年轻人常被售票员招呼起来，给这些人让座。有时候，一位老人上车会有三四个年轻人起来让座。人少的时候，售票员也会坐着歇歇，一旦上来的人多，她就主动把位子让给乘客，仿佛条件反射一样。

快要下车时，还有人没买上票，人实在太多了。这人气恼，把票钱托付给旁人，自己下了车。售票员似乎也不着急。她们拥有指挥若定、既泼辣又冷静的气势。乘客们已经习惯团结在她周围了——可不是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公交车也应如此。

3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混成了“老深圳”，日常出行以私家车和地铁为主。偶尔，我会怀念从前坐公交车的经历，也顺带想到那些公交车售票员。

两年前的暑假，正是热的时候，我带孩子搭了一趟线路颇长的公交车，大约是从蛇口到我家。公交车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着他的售票员妈妈一起搭车。售票员说，学校放假，孩子没去处，丢家里又不放心，只好带着他跑车。单程30公里长的路线，那孩子已经跟着妈妈来回两趟了。车上和车下的景物不再新鲜，小男孩只好在车上犯困、发呆、无聊，间或央求妈妈让他玩会儿手机游戏。人多的时候，售票员把儿子叫起来让座。到了关外某站，小男孩终于憋不住冲到车下，躲在站台旁边的大树下尿尿。虽然有违公德，但孩子“嘘嘘”的那短短几十秒，我分明感觉一车人都跟着松了口气。

每天早上，她们带你乘风破浪一路前行；每天晚上，她们陪伴着疲惫的你返程回家。她们是为乘客提供服务的售票员，是公交车上的女神。她们也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也许，正因如此，在寂寞的夜行公交车上，寥落的乘客们，或多或少，从她们那里获得了陌生而微妙的安全感。

（暖暖摘自《女报》2017年第8期，杜凤宝图）

PI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电影很糟糕。1个小时后我对妻子耳语：“走吧，我们回家吧。”她回答：“肯定不行，我们不能白花30欧元买电影票。”“这算不上什么理由。”我抗议说，“30欧元已经花掉了，你在纠结于沉没成本。”

第二天召开营销会议。广告宣传的影响已经连续4

个月远远低于预期了，我主张立即停止此事。广告部负责人用下列理由反驳我：“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做宣传，要是现在停下来，那些钱就全都打水漂了。”他也是抓住沉没成本不放手。

一位朋友被一段问题恋情折磨了多年。那个女人一次次欺骗他。每当他揭穿她时，她都后悔不迭地回来，恳求他的原谅。虽然再跟这个女人维持关系早就没有意义了，他还是一次次接受了。当我与他谈

论此事时，他向我解释道：“我在这段恋情中投入了那么多感情，现在离她而去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纠结于沉没成本。

每个决定，不管是私人的还是业务上的，始终是在不确

定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的设想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落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偏离目标并承担后果，比如中断项目。这种不确定情形下的权衡是理性行为。然而，在我们已经投入特别多的时间、金钱、能量、爱等因素之后，沉没成本令人难以放手、难以释怀。于是已经投资的成本就成了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即使客观来看坚持下去毫无意义。投资越多，沉没成本就越大，将项目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就越充分。

股市投资人经常成为沉没成本的受害者。他们在决定是否出售股票时常以买入价作为参照。当股价高于买入价时，就卖掉股票；如果股价低于买入价，就抱住不卖。这是不理智的，绝不可以让买入价扮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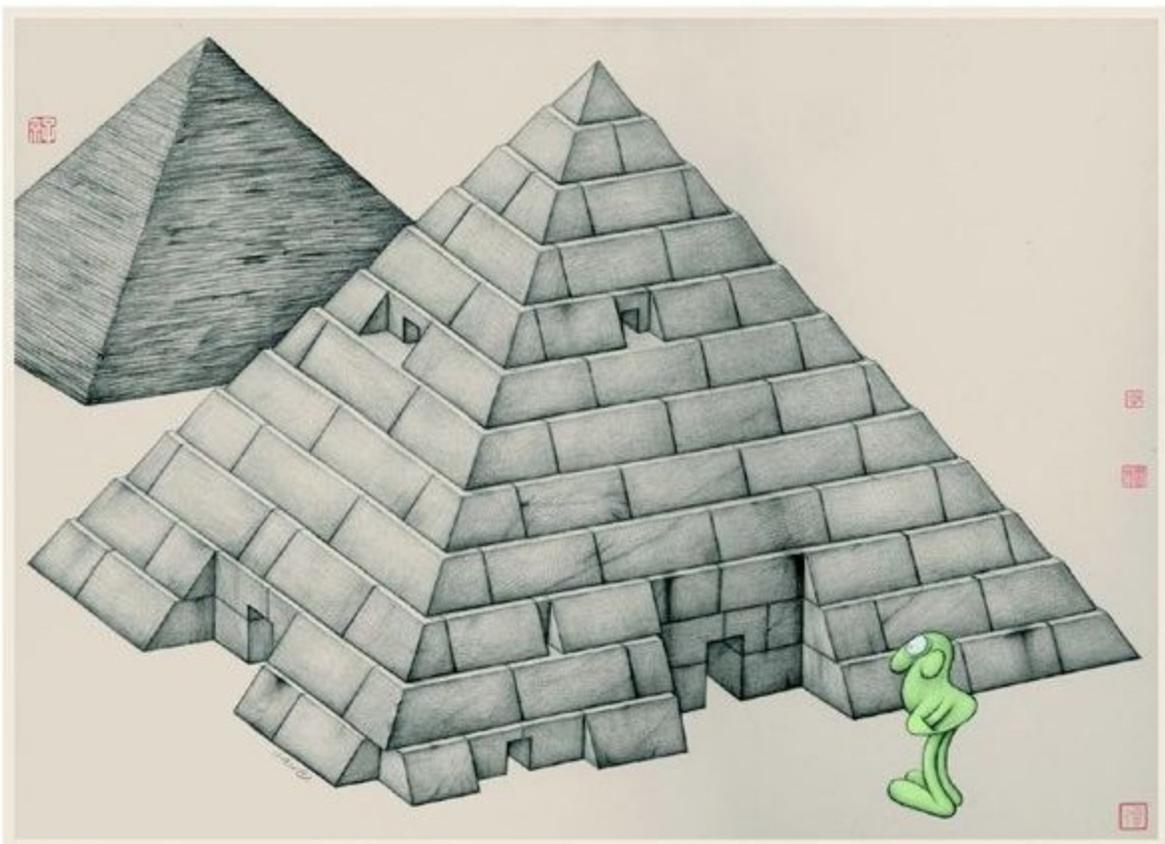
关键角色。唯一有效的参照应是股市未来的前景（和可选投资未来的行情）。每个人都会出错，特别是在股市里。纠结于沉没成本的不幸，其关键就是：你投资一只股票亏的钱越多，你越是抱紧它不放。

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行为呢？因为人类想努力表现得坚韧，坚韧是我们发出的可信信号。

我们害怕矛盾。如果我们决定中断一个项目，我们就是在制造矛盾：承认从前的想法与今天不同。继续执行一个无意义的项目是在推迟对这一疼

你为什么应该忽视过去

◎ [德] 罗尔夫·多贝里 ◎ 朱刘华 译





每次吃豆腐炒肉都想笑。我想起小学课堂上，胖胖的徐老师给我们讲解“腐”字。他说：“你们看这个‘腐’字，里头有个‘寸’，还有个‘肉’，把豆腐切成一寸一寸的，再放点肉，好吃得不得了！”然后全班同学都跟着流口水。

我上小学那会儿应该不存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了，但童年时的我一直觉得饿。《武松打虎》那篇课文，最令人心旌摇曳的不是老虎出现之时，而是武松点菜那一段。我越朗读越坐不住，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盘子，盘子里铺着两三斤熟牛肉。我不爱吃肥肉，但牛羊肉必是有肥的才好。“小二，筛酒！”我心里暗暗嚷了一声。至今想来，这个“筛”字真妙，不光因为老家话也是这般说。如说“倒酒”，引不起人的遐想，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斟酒”是小心翼翼的，不自然。筛酒则足够活泼，似乎多了略微上提的动作，酒弧形注入杯中，沫子且激且泛，末了还要收一收。杯中酒真是

痛的认知。而且那样，我们就显得更坚韧。

协和式飞机是一个亏本的国有项目的典型例子。即使英、法两个合作伙伴早就认识到，永远别指望超音速飞机的运营，他们还是继续投入巨资，只为了保住国家的脸面——放弃就等于投降。因此纠结于沉没成本经常也被叫作协和式飞机效应。它不仅导致成本巨大，

课本里的 食物

◎赵 涛

热闹而又寂静。下课后，同学们争说熟牛肉，而我则独思这“透瓶香”。

讲《杨梅》那一课，也正当时令，杨梅下来，满街满巷都是。再好的杨梅，也只能骗骗舌头，吃多了真会连豆腐都咬不动。前一阵樱桃下来，老婆买了两斤，浸在盐水里。我问为何，说是樱桃招虫，盐水能把虫子泡出来。其实大可不必。就她的胃口，没泡出虫子还好，真泡出虫子，樱桃还吃不吃了？论招虫，杨梅可比樱桃要厉害，放盐水里泡，白花一层。这是可以料想的。我家吃杨梅从来不泡，只过一遍水，只当虫子不存在。听同事说万物皆虫：山中虎豹，是谓

而且还会导致后果严重的错误决定。越南战争被延长的理由也是如此：我们已经为这场战争牺牲了这么多士兵，此刻放弃将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行驶了这么远……”“我已经读了这本书的这么多页……”“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接受这个培训……”从这些句式可以看出，你与沉没成本是如此难舍难分。

毛虫；天上飞鸟，可称羽虫；水里鱼类，即是鳞虫；通常说的昆虫，以及虾蟹带壳之类，则另是一类虫。人也不是万物之灵长，不过一裸虫耳，与青蛙、蚯蚓同属。听了同事的“虫论”，我现在啥虫都不怕了，食堂菜里的大青虫都能淡然处之，嫌至餐盘一旁，拨其身，数其节，定纲目科属，吃饭亦不忘格物致知。

《画杨桃》，让人觉得杨桃真别致，从那个切面角度看，的确是五角星。小时没吃过，长大也不是特别想吃，超市里有，从来没买过。一次女儿过生日，吃蛋糕时我吃到一片水果。老婆说，那就是杨桃。

《初冬》一课提到柿子。我至今不爱吃柿子，是因为不喜欢冬天的早晨。柿饼尚可接受，起的霜很有情意，不比天地间霜打草木的冷酷与冷漠。也是从同事处听闻，做柿饼，只有霜打过的柿子，才会起霜。我没办法求证，但对深秋的霜，也不再那么怨恨了。🌿

（秋 伟摘自《品读》2017年第6期）

有许多好理由支持你继续投资下去，但如果你只是因为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投资而决定继续做某件事，这就不是一个好理由了。理性的决定意味着忽视已经投入的成本。你已经投资了什么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现在的形势，以及你对未来的评估。🌿

（于 飞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刘宏图）



● 严文华 高效不高效



时间的排位

我曾带过中法学生混合的班级。开学初，我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布置了小组作业，每个小组里都有中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有一个小组成员做得不好，整个小组的成绩都会受影响。公布成绩后，小组的中国学生找到我，说：“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法国学生太不给力！”最终我弄清楚了，中国学生习惯把学习排在第一位，他们早早就和法国学生商量一起碰面讨论。法国学生则把个人事务排在第一位，中国学生提出的碰面时间，法国学生总有事——要见朋友、要逛街、要泡酒吧，甚至有人说早上要睡懒觉，没法上午见面。最终，一次面都没有见成，只能通过邮件分配任务，然后由一个人做整合。中国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我找法国学生询问，他们说：“我们很忙的。大家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碰面？中国学生

花了太多的时间安排碰面，直接分工不是挺好吗？如果早一点分工，我们小组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中国，不论做什么，电话铃响起，人们通常会中断手头的事去接电话。而在德国则不同。一次我去友人家做客，他们请我吃早餐——他们家只有早餐是讲究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早餐时间拉得很长。这时，房间座机铃响起，男主人看看女主人，女主人挑挑眉毛说：“不论是谁，都没有权力打扰我们和客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他们一直待在座位上，听任电话铃响个不停。最终电话安静下来，大家又开始聊天。在中国，我无法想象自己不接家里的座机来电，因为通常只有熟人才会有家里座机的电话号码。

时间的弹性

中国人眼中的时间是有巨大弹性的。

决定这个弹性的关键因素

是人际关系。关系不好，话不投机半句多；关系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很多中国人的聚会或约会，只确定开始时间，不确定结束时间。氛围不好，自然早点结束；氛围好，宾主欢饮达旦。这种时间弹性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灵活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的时间。德国人的时间是用分钟作为基本单位的，不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家庭主妇，人人都有一个日程表，每天的活动尽可能按照日程表运作。学生想见老师，不能直接敲响老师办公室的门，而是先和秘书预约时间。

我刚到德国时需要买保险，看到一个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办公室，就直接走进去。在中国，有人主动购买保险，保险代理人会喜出望外。但这位代理人问了我几个简单问题后，告诉我：“对不起，我现在不能接待您，因为您没有预约。您可以先去预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再谈。他们还在



等我。”她用手一指，我才发现房间靠窗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三四个人。

那时女儿在德国上小学，有一次，我和一位家长商量能否轮换着接小孩放学。她马上掏出一份时间表仔细看完，告诉我接下来的半年她有时间。她是护士，工作不清闲，居然已经知道自己半年内的排班！

在德国安排事情，必须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开会，必须写清楚几点几分开始，几点几分结束。写的是九点五分开会，那九点五分是会议开始的时间，而不是与会者到场的时间。之所以不是九点整开，那肯定是因为之前的会议刚结束，需要五分钟整理会议室。

我有一次访谈一个企业高管，提前和他约好了时间。访谈时我发现，他讲的内容很有深度，就多问了几个问题。快结束时，我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就试着与他商量能否延长几分钟。他微笑着摇摇头说，安排好了时间，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按时间进行。

不光大人，孩子也有明确的时间观。女儿上一年级时，邀请小朋友们来家里玩，我提前和家长们说好了几点几分接。到了时间，家长们准时出现，孩子们正玩得起劲，一个个满头大汗地疯跑。我正要跟家长商量是否让孩子们再玩一会儿，孩子们已经满头大汗地跑到家长跟前，没有吵着闹着不肯回家的。

做事的高效

中国人会同时做好几件

事，人们把几件事齐头并进看作高效。常有人身兼数职，参与到不同的项目中。在中国，我常遇到一心多用的人，他们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通着电话，眼睛还瞄着桌上的文件。有一次，我去一家公司办事，接待人员正在接电话，她一边讲话，一边用眼神示意排在我前面的人把文件递给她，翻看文件后，她贴写了一个编号，放到旁边的柜台上，再示意我把材料递给她。她同时还在记录电话信息。她一个人同时接待了三个人！

德国人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同一时间只接待一个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高效的。

在德国时，我有一次突然生病，但我知道没有预约可能看不上病。犹豫之下还是给私人医生打了电话，接待员告诉我：“您可以来，如果您非常不舒服，我可以请医生先帮您紧急处理一下，但只有医生看完上午的预约病人后，才有时间给您看病。”我赶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给我测体温，发现我发烧后让我进观察室躺着休息，两个多小时内她巡视过一次，停留了一两分钟。她坚持同一时间只服务一个病人，而且严格按预约顺序来。

在德国的服务场所常能看到这种场景：接待员为前面一个客人办入住时，要等办完所有手续后才会接待下一个客人。而在中国，等待打印的时间，接待员会办理下一位客人的业务，等打印完毕，顺手撕下来交给等在一旁的上一位客人签字。两位中国客人对此都

没有意见，但德国客人也许就会非常不满。

在中国，一个人身兼数职，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常用“能者多劳”来解释。校园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参与各种项目，被大家视为能人。但在德国人眼中，却不是这样。

在给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做校园招聘时，没想到德国面试官看到应聘者经历丰富的简历后，会充满怀疑地问应聘者：“你大学期间参加了这么多项目，花了很多时间，但这些项目相互间都没关联，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吗？”回答“因为这些项目很锻炼能力”的应聘者都没通过，反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应聘者脱颖而出。她没做过太多项目，但每个项目和她的目标都有明确关系，而且她提到了自己的爱好：长跑。这一爱好本属常见，但在面试官们的提问之下，她的这个爱好为她加分不少。她谈到大学三年多从未间断过长跑。谈起这个爱好，她讲了很多感受，最终拿到录用通知。德国面试官觉得她目标明确、做事专注，有毅力和持久力，而且她会管理时间，能有效利用时间。

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德两国人在怎样做才是高效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中国大学生和面试官都认为，大学生要有丰富的实习经历；德国人则看重做事的专注度，认为在一个时间段内做好一件事就是高效。

（张秋伟摘自《大学生》2017年第8期，喻梁图）



我家后面是山，攀上半山腰的郑成功庙，可以见到山脚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星期前，走在山路上，有位看起来近70岁的老先生跟我打招呼：“早呀。”我赶紧礼貌地回应。走在大街上没事笑脸迎人会被当成精神病，可是爬山的人却习惯相互问候，可能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吧。

下山时，巧呀，又遇着他。忍不住看他的打扮，穿的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公务员流行的灰色混纺青年装。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提雨伞——等等，不是公文包，是手提电脑包，里面应该没有电脑，否则不会那么轻，大概他随手找了个包便拿来装杂物吧。

轮到我问他是不是住在附近，他摇着头顶稀疏的白发，以近似河南话的乡音回答：“不，远着呢，搭地铁出来走走。”

忽然，我想到德国一本关于旅游的书《我出去一下》。作者某天对友人说他出去一下，没想到他从德国一路往南，踏上欧洲人的朝圣之路，

由法国南部经西班牙北部山区到天主教圣地之一的圣地亚哥。

出来走走，这话有意思，包含的内容从单纯地透透气到跋山涉水的健身，都有。

把这一经历告诉几个朋友，小朱咬着下嘴唇说：“我也该出去走走，不然脚底要长青苔了。”

出去走走

●张国立

小朱一向视出门为大事，仿佛在他心中，不规划齐全就到处乱逛是不可原谅的浪费时间的行为。他从没有“出去走走”的念头，所以大家对他怎么去掉“青苔”极为好奇。几天后，小朱传消息到朋友圈，他本来想爬我家后面的山，不过坐地铁到台北火车站时，突发奇想买了车票，一路坐到台南。他吃了当地著名的担仔面和水果盘，见天色已晚，便找家旅馆睡了一晚，早上坐车回来，经过新竹时又下车逛了城

隍庙，傍晚前赶回家吃晚饭。朱太太在厨房里铁青着脸问：“你这叫出去走走？”

所以几天后，小朱得领着老婆再走一遍同样的路线，住一遍同样的旅馆，以证明他的清白。

小朱惹火老婆的事被传开，阿星非常认同小朱的做法，原来他也“出去走走”过。某天，他搭地铁到淡水，见老街人山人海，不想凑热闹，租了脚踏车顺公路继续往前，竟骑到台湾最东北的富贵角灯塔，估计至少用了两个小时。他看完灯塔，喝了咖啡，在附近的白沙湾海滩泡了一个小时的海水，再骑回淡水，浑身臭汗地上地铁，估计能熏倒整个车厢的人。

从此以后，我发闷、想事情，或实在闲得无聊时，就出去走走。

我试着重新定义“出去走走”。没有目的、兴之所至，还颇有点距离，这就是了。🌿

（王传生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8月17日，123RF供图）



意林

主人是谁无关紧要

●[法]拉封丹

◎张 语编译

一位老人牵着驴，看到路旁有块地，上面长满了繁茂的花草。老人就松开驴子的笼头，毛驴一路飞跑着朝嫩草地奔去。它在那儿打滚，蹭痒，活蹦乱跳，边喊边吃。这时，敌人将至。

“咱们快跑吧！”老人急忙说。

“为什么要跑呢？”正在草地上打滚的驴子问道，“敌人会给我架两副鞍子，让我驮两倍的货物吗？”

“不，这倒不会。”老人说完，拔腿便逃之夭夭了。

“我归谁所有，对我来说不都一样吗？”驴子自言自语地说，“你尽管逃跑好了，让我待在这里啃嫩草吧。反正对我来说，敌人和主人是一个概念。”

奴才只知抽在自己身上的鞭子的轻重，主人是谁无关紧要。

（凌 雁摘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拉封丹·莱辛寓言》一书）

骗 术

●[日]妹尾河童

◎姜寒蕾 译

某君来舞台剧《雪国》的后台参观，看得津津有

味。

“这样的大树总不可能摆一棵真的在舞台上，而做一棵假的观众又会察觉。不过，本来以为你们会做得粗壮一点，没想到蛮细的。还有这些树林，竟然是用布垂吊而成，完全没注意到，真被你们骗得死死的。”

事实上，舞台制作在欺骗观众这一方面的确有其趣味。

爱看戏的人会说：

“欣赏舞台剧的乐趣，就在于被骗的滋味。如果骗得不够高明，还会觉得不过瘾呢……”

这是懂得看门道、了解戏剧本质的人才会说出的话。

其实，舞台本来就是虚构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制作者和观众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但依然会被舞台上呈现的世界吸引，慢慢从“虚”变“实”，这正是戏剧的有趣之处。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窥看舞台》一书）

位子决定脑子

●田 夫

看《老残游记》，会觉

得其作者刘鹗可谓是清末的反腐英雄。可正是这个刘鹗，一面写书讽刺晚清官场的种种丑态，一面却到处跑官、跑项目。

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贿（注：诱取之意）余。记之以为邪蒿（注：一种野生植物，因名字不正，借喻奸邪之徒）之据。”

刘鹗认为有利可图，竟以五万两银子和数十件字画做敲门砖，向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翁同龢行贿，企图“承包”铁路工程。怎奈翁同龢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刘鹗的这笔大买卖才没有做成。

刘鹗的做派，颇具启示意义。在他没有机会踏足官场时，他嘲讽官场最力。在他没有机会腐败时，他抨击腐败最力。一旦有了机会，他的钻营功夫可一点也不落后人。

今日之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昨日之我所激烈反对的。孟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位子决定脑子，古今皆然。

（王文华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位子决定脑子》一书）



“黑天鹅”与“灰犀牛”

●万 喆

“灰犀牛”和“黑天鹅”的典故

曾经，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因此，“黑天鹅”被欧洲人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非洲大草原上的灰犀牛看上去行动迟缓、安全无害，其实它体型庞大、爆发力惊人。一旦被激怒，其危险性、破坏性极强，无人能挡。

因此，“黑天鹅”是指小概率事件。“灰犀牛”则刚好相反，是指概率相当大，人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事情。

比较简单地说，“黑天鹅”是预料不到的事情，“灰犀牛”是你不想预料的事情。

“灰犀牛”和“黑天鹅”真的不一样吗

看上去，“黑天鹅”与

“灰犀牛”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是处在两种不同极端的事情和结果。

2001年，塔勒布的《黑天鹅的世界》出版。2007年，他出版了第2本书《黑天鹅》，3年之后又出新版。塔勒布认为，“黑天鹅”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

不过，预测到现实中存在的“黑天鹅”，这才是该书得以声名大噪的原因之一。

2001年9月4日，《黑天鹅的世界》问世。书中，作者提到一架飞机撞进他所在办公楼的可能性。当时大家都觉得，妄想吧。然而，一周后，“9·11”恐怖袭击震惊世界，飞机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

2007年，全球还在金融盛宴中狂欢，对即将到来的次贷危机和由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毫无察觉。这一年出版的

《黑天鹅》里则说：“全球化导致全球在互相牵制状态下呈现脆弱性，同时降低了波动性，并制造稳定的假象。换句话说，它创造了毁灭性的‘黑天鹅事件’。我们此前从未面临全球性崩塌的威胁。”对于危机中最让人头疼，也最让人诟病的“太大不能倒”问题，书中也有相关阐述：“金融生态正膨胀为由近亲繁殖的、官僚主义的巨型银行主导的生态——一损俱损。银行业集中的加剧似乎有减少金融危机的作用，但会使金融危机更具全球性。”

所谓预测并不难，但作者并非只是纸上谈兵。

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作者大手笔做空美国股市，一夜暴富。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他又重仓做空，大赚特赚，业界称他是“像买彩票一样做股票”。

也就是说，塔勒布事实上正回答了迈克尔·渥克写《灰犀牛》时想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不能先知先觉、提早预防呢？”

每只“黑天鹅”后面，都有“灰犀牛”

同样一件事情，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

百年老店雷曼兄弟轰然倒闭是“黑天鹅”吗？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黑天鹅”吗？进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黑天鹅”吗？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说，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



都没看到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这场灾难仿佛是，小概率，大影响，不可抗，妥妥的“黑天鹅”。

然而，在小概率的大灾难面前，灾难的巨大阴影早就铺天盖地了。

2004年，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提醒人们提防抵押欺诈的大范围爆发。

2008年，丧失赎回权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盖洛普投资者信心指数在2000年1月高达178点，2007年中期时从95点开始骤降，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夕为15点。当然，到了冬天，跌至-64点。

在危机发生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不断发出警告。时任法国财政部长在G8峰会上提醒与会者，一场金融界的海啸即将到来。一些银行家和政客已经预言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出现大问题。

真是突发吗？不。真是毫无预警吗？不。真是“黑天鹅”吗？不。每一个“黑天鹅事件”的背后，都潜藏着一场巨大的“灰犀牛危机”。

避免“黑天鹅”冲击的最好办法，是化解“灰犀牛”

塔勒布让大家不要试图去预测“黑天鹅”，其实不只是想要说明小概率事件无法被预知。他更想说明的是，正因为这些无法被预知的特殊事件在我们的能力之外，我们更应该多关注我们能够掌握的形势，做好足够的风险控制，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预防最坏的

“黑天鹅”事件。

塔勒布提醒大家保持充足冗余（特指储蓄和现金）。对投资者来说，主要指现金。“冗余与债务是相对的。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致富并不能带来幸福——如果你花掉自己的积蓄的话。然而，如果你将金钱藏在床垫下面，那么你便拥有了针对‘黑天鹅’的更有利的抵御能力。”

塔勒布也警示了投机性债务的风险。他说：“有一条对于个人和机构非常重要的戒律——我们可以降低经济生活中90%的‘黑天鹅风险’……我们所做的只是取消投机性的债务。”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逆风飞翔”的巴菲特正是这样做的。危机爆发前，巴菲特公司累计现金冗余超过600亿美元，占公司净资产的一半。而他极度厌恶风险，负债率很低。

这和渥克强调的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如出一辙。

关注、化解“灰犀牛”危机，也是化解无法关注的“黑天鹅”的最好方式。

防“灰犀牛”为什么困难

“灰犀牛”如此庞大，为什么会被忽略？这才是关键问题。

正如我们熟知的一句话“眼见他起高楼”，可谁会愿意见到高楼塌？人类本性、社会体制都会力求维护现状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

对“灰犀牛危机”的认识会经过五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有泡沫吗？没有啊！当这成为集体意识，预警就变得

极为困难。人们宁愿和大家一起犯错，也不愿成为唯一正确的那个人。

第二阶段是“得过且过”，即想方设法把问题推给将来。这次可能会不一样吧。第三阶段是“犹豫不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应该行动？

这两个阶段常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拖垮所有的机会。

但当“灰犀牛危机”进入第四个阶段——惊恐阶段，其实能够纠正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大家很快就会进入最后阶段，行动阶段或是崩溃阶段。有时候，两者同时存在。人们如大梦初醒，希望在最后时刻出现各种奇迹，怀抱希望，企图挽救。

只是，或为时已晚。

没有满池子的“黑天鹅”，只有我们的视而不见。

“黑天鹅”看不见，因此一直存在；“灰犀牛”看得见，更是一直存在。

无论是防“黑天鹅”还是防“灰犀牛”，重要的都是找到背后的原因，改变扭曲的机制。

（若羽摘自《读好书》2017年第8期，邝颺图）

更正

本刊2017年第15期《此人非用不可》一文中，张友鸾先生照片误配为左笑鸿先生，特此更正，并向两位先生的家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书写，让我与故乡达成和解

● 阿来

如果我们只是局限在自己出生的那个院子、那条小巷、那个村庄，也许这个故乡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更为抽象一点儿，关于它的文化、关于它的历史、关于它背后更大的人群，超越我们熟人关系之外的那个构成社会的人群，到底是什么样？

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起来。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行走，我现在经常讲，我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还没有出现“驴友”这个词的那个时代的驴友。那个时候，我开始在我故乡的大地上行走。我们那个地方太大了。我出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多大呢？八万多平方公里，我们一个县往往就是上万平方公里，徒步走一趟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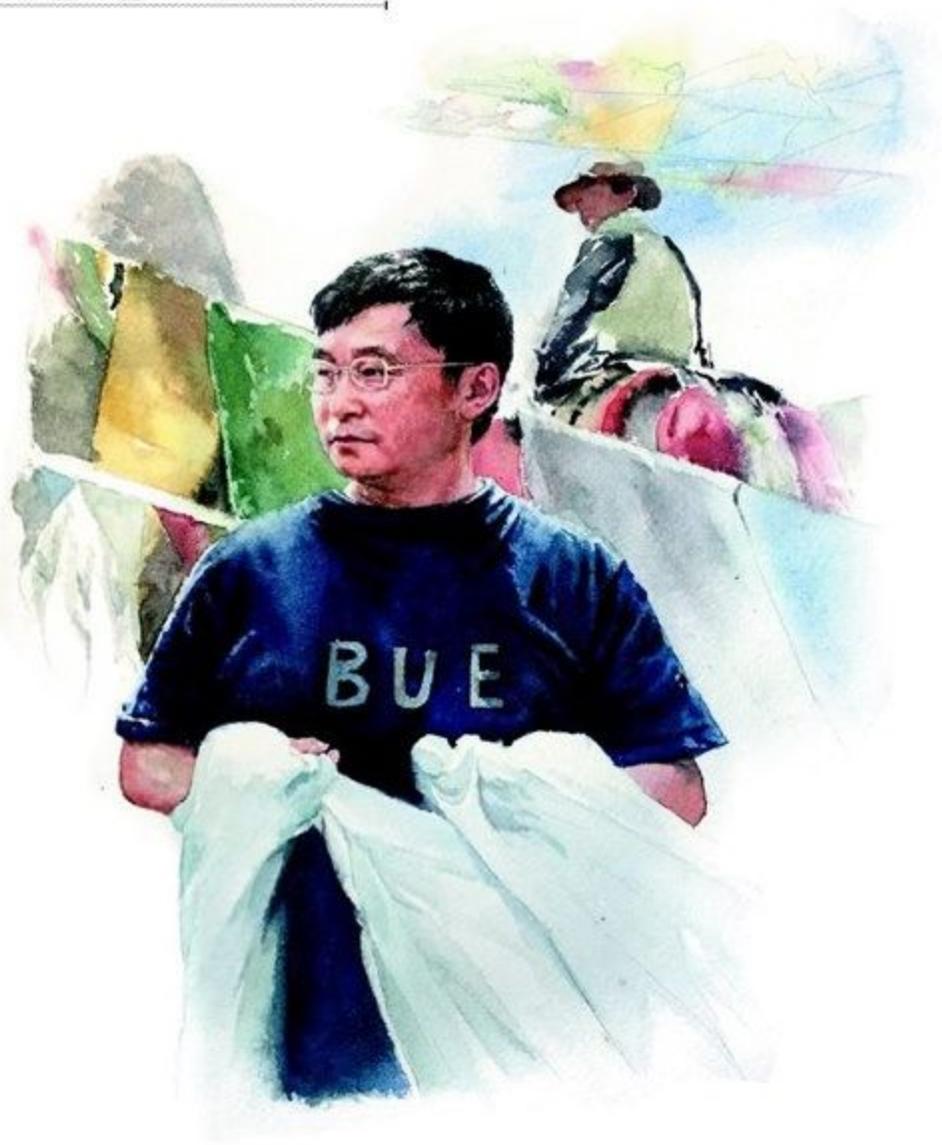
今天有一个词叫“集体记忆”，它正在慢慢湮灭、消失。过去它是口口相传的，但是在我开始行走的那个年代，这些传说的湮灭才刚刚开始，所以我的行走恰逢其时。我就是这样不断地行走，不断地行走。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写作了，我觉得心里头好像涌动着一种用今天的话讲有点儿“高大上”的东西。

有一次我走了好多天才回去，我从身上掏出一把烟盒。一个朋友刚好看见，就问我：“你拿一堆烟盒干什么？”我说我抽的。他说：“问题是你抽完了不扔掉吗？”我说这次不

一样，老子在上面写了东西。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是我登到一个山顶上后，写在香烟盒上的。我说我现在坐在群山之巅，我把头埋在双膝之间，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漫过我的脊梁。河流轰鸣，道路回转，我说现在我要独自一人，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我坐在最高峰上，我坐在一座三千多米高的雪山顶上，这些句子不是为了写诗而哼哼唧唧牙疼一样写出来的，而是坐在那样的一个山顶上写出来的。

我又写，今天我又穿过一个村庄，这是我穿过的第十二个村庄，接下来我还要穿过一百多个村庄，而所有这些栽种着玉米、小麦、苹果树、梨树

的村庄，放牧着牛羊的村庄，都跟我出生的村子一模一样。有一座水磨坊，有一所小学堂。晴天的早上，小学堂的钟声叮当作响，所有这一切都跟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一模一样。所以，这些村子都是我的故乡，我不再把那个小小的村子作为我的故乡。我把青藏高原最壮丽、最漂亮的部分都看成我的故乡。直到现在，每年我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片雪域在一起，跟这儿的山峰在一起，跟这儿的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跟这儿发生过的历史与当下的生活在一起。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条途径、一个起点。





所以接下来我就开始书写故乡，开始写诗，开始写电影剧本，一直到我三十岁。三十岁之后，我写完我这辈子最后一首诗，叫作《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我说现在我看见一个诗人诞生了，他正从草原的中央向我走来，其实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把自己写得很伟大，他头戴太阳的紫金冠，风是他众多的嫔妃，他有河流般的腰肢，有小丘般的胸脯。我觉得，今天我背负着千年的积雪，眼前无比广阔，但是我说，从此我不再轻易说话。找到了跟故乡的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开始说我要沉下心来思考。所以从1989年开始，我暂停写作。

到了1994年5月，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城，就是我家乡一个叫马尔康的地方。高原上的春天刚刚开始，我的窗外刚好是一片白桦树林，一天，那些白桦树突然开始发芽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发芽好像是一个暗示：你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是不是今天该干点儿什么了？我突然在窗户底下打开电脑，想了一下，写了一行字。我写的是“冬天下雪，画眉出来”，这就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我的小说渐渐进入高潮，然后逐渐走低，最后随着主人公的死去戛然而止。我觉得通过这本书，我好像跟我的故乡达成了某种和解，我原谅了故乡曾经有过的种种粗暴，我觉得它在慢慢改善。

我想，故乡总是比我们个人更伟大，故乡总是沉默无

言。她也可能觉得，这个人曾经这么叛逆、这么想逃离故乡，今天他却用这样一本书对我表达歉意。我相信故乡也充分接纳了我。现在，我的故乡可能还在发生一些使我感到陌生、感到诧异、感到不理解的事情，我也正在用我的笔进行书写。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我们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之间，应该怎样互相尊重，怎样相处，我觉得我有责任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我的故乡还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们对于它的浪漫化的理解。浪漫化就是说，把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说得特别优美和美好，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所期待的一种关于

青藏高原的想象去塑造它，去要求它。但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又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重新把握这个故乡呢？也许我们说的乡愁中的那个“愁”又出现了。既然上帝已经把我们变成可以思考的人，尤其是把我变成一个愿意不断用自己的实践、行走、写作来印证自己跟故乡之间关系的人，那么我相信，这种新的乡愁袭来也是一个命定的事情。那么我就接受它、拥抱它，而且带着这样一种乡愁，重新来书写我的故乡。❀

（山高摘自中信出版社《做一个有趣的人》一书，沈璐图）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舒婷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祝福我吧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在晦重的夜色里

它像一点漂流的渔火

你可以设想我的小屋

像被狂风推送的一叶小

舟

但我并没有沉沦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当窗帘上映出了影子

说明我已是龙钟的老头

没有奔放的手势

背比从前还要驼

但衰老的不是我的心

因为灯还亮着

灯亮着——

它用这样火热的恋情

回答四面八方的问候

灯亮着——

它以这样轩昂的傲气

睥睨明里暗里的压迫

呵，灯何时有了鲜明的性格

自从你开始理解我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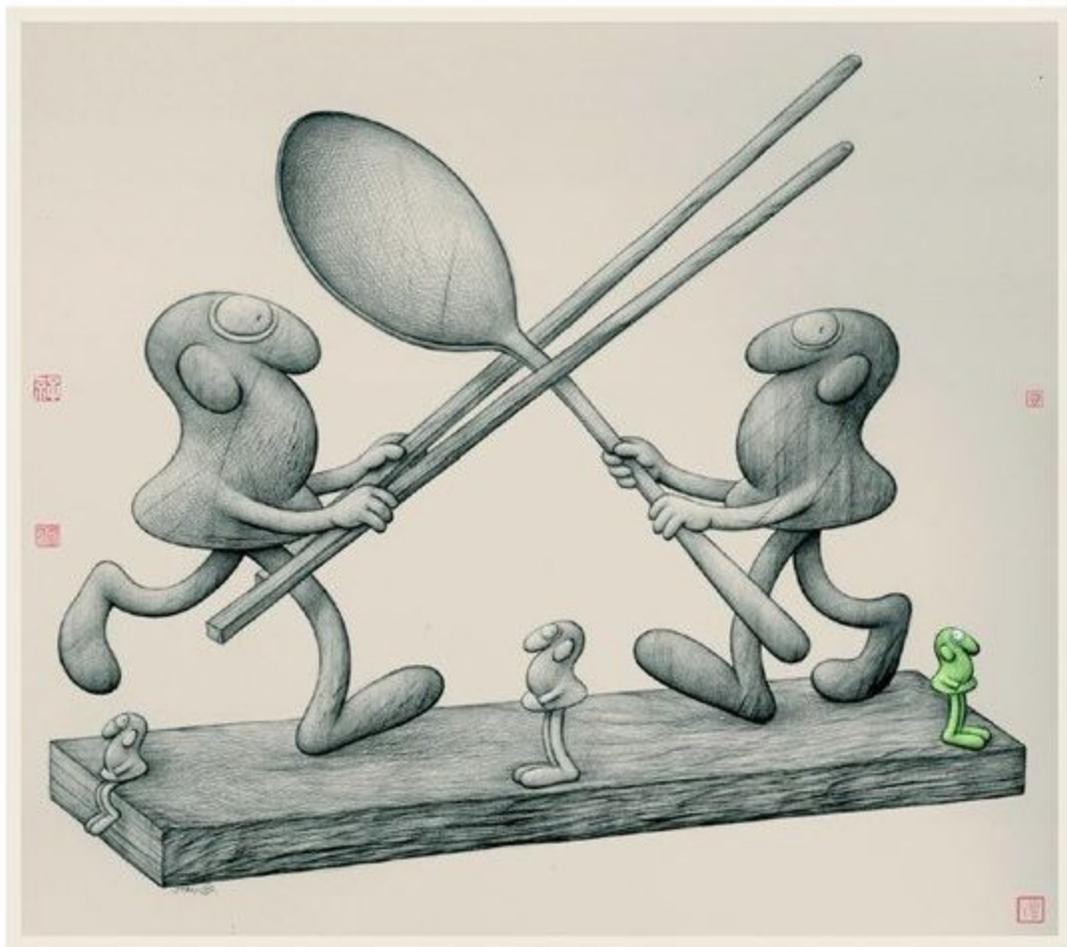
因为灯还亮着

祝福我吧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

……

（曼曼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舒婷诗》一书）



饭局指南

●黄佟佟

我的人生乐趣里，有一项是参加饭局。

好多年里，饭局的名声很不好。大概中国人的饭局多半累人，好多人要借饭局之名办事才应酬接待，还有些人压力过大要借酒装疯，这种饭局当然不好玩。

我对饭局印象良好，大概一是因为无权无势，没人要求我办事，来往吃饭的全是朋友，所以吃饭很轻松。大家都是草民，平时自己做自己做惯了，完全不必借酒卸下伪装，就是轻轻松松吃吃聊聊。

二是长期在家工作，饭局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写了

一天稿，心闷人累，去外面透一下气，和朋友们聊会儿天，也是一种缓冲。因为关系亲近，他们甚至还允许你因为写稿写累了而发呆，整个饭局过程中你走神他们也不奇怪。吃着饭，看着多年的朋友在你面前打打闹闹、插科打诨，心里感觉蛮温暖的。就算不说话，也感觉自己像掉到了一个温暖的水池子里，被掏空的自己像回了血，瞬间就恢复了元气。

当然，人到中年，对于饭局也是有要求的，我的要求就是三个字：不要吵。

年轻的时候，喜欢去热闹

的菜馆，热气腾腾地吃，汗流浹背地喝，人越多越开心。现在真的受不了那种嘈杂，要扯起嗓子说话才能被人听到，要竖起耳朵才能听到对面人在说什么，一顿饭下来，觉得简直全身功力尽废、经脉断绝。这种地方如今是请我也不去——那有人就说了，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包间喽？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包间，有包间当然好，更隔音，但最主要是饭店的隔音要做得好。我也去过摆满桌子的饭馆，但人和人之间还是可以悄声说话，桌与桌之间也互不干扰。我问过一个建筑师这是为什么，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材料的选择，这里的地毯和墙壁都会选吸音效果更好的，当然造价也就更高。换言之，如果一个饭馆能重视它的地毯和墙壁，它本身有多好不敢说，至少不会太差。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在“私宴”里吃。“不要吵”之余又好吃，这就需要一间清静的房子和一个会做饭的厨师。我见过有富豪朋友在城中专门建一私厨，也营业，但主要目的是待客。春天香椿上市了，秋天蟹肥了，每当有时令菜上市的时候，他就会专门组织一次饭局，呼朋唤友上他的私厨吃饭。这当然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毕竟好的厨子和好的食材才是真正难得的。平常人最可行的是家宴，但现代社会公寓空间浅窄，朋友上门难免影响家人生活，我见过将这个难题处理得最好的就是我的朋友王能干。她业余时间最爱做菜，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请朋友



来家吃饭（话说这个爱好也真是太高尚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她把自己用来出租的望江公寓收了回来，专门用来做饭，一周拟一次菜单，请朋友（主要是闺蜜）来吃，受邀者最多拎一瓶酒上门。大家坐定后，先鉴定一下王能干最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夸她一番，再把酒言欢，畅所欲言，完全不用考虑时间，因为是在家里，想聊多久聊多久。这让我想起从前中国人之间的饭局。于暮春之际，草长莺飞之时，选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三五知己出门到一山清水秀之地，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处，列坐其次，喝喝酒、说说话、吃吃饭，畅叙幽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信可乐也”。

谁能想到呢，一千多年前的中式饭局的盛况已难再重现。一是茂林修竹之处难寻，二是能一起喝酒畅谈心事的人难寻，大家都好忙。而且，这年头敞开心扉是件多难的事啊……有钱还得有闲，有闲还得有心，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男人是真没有心情去溪边喝酒吃饭了。公司要上市的男人们要吃应酬饭，朝九晚五的男人们养家糊口，压力很大，倒是行有余力的女人们有心有力，于和风畅怀之际愿意享受生活。女人确实是更贴近自然的生物，在王能干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做现代女人还真是挺幸福的。

（辰 依摘自《上海采风》
2017年第8期，刘 宏图）

我对方块字爱恨交加。偏偏我写得最称心的是诗，外国人无法懂。诗，无法翻译。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再好，只够读小说、散文，对诗是绝望的。

中国字，只能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再想想，能和屈原、陶渊明同存亡，够可以了，气也就平了，乖乖把世界文学史拉扯着讲完。

现代艺术，流派越来越多，这是个坏现象。

我讲过一个公式：直觉，概念，观念。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可以划在直觉时代。直觉的时代很长，后来的流派，都想单独进入观念的时代，却纷纷掉在时空交错的概念时代里了。

所以我一气之下，把20世纪的艺术统统归入概念的时代。将来呢，按理想主义的说法，要来的就是观念的时代。

我呢，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

我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

●木心

义者，是向后看的。我拿古代艺术作为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我爱人类的壮年、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的艺术——文化没有婴儿期的——人类文学最可爱的阶段，是他的童年期和少年期。

以中国古诗为例，《诗经》三百多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到了屈原、陶渊明，仔细去看，已经有“概念”了。屈原老是香草美人，陶渊明老是酒啊，酒啊。

《诗经》三百来篇，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真的。

李白、杜甫，已经“概念”得厉害。到了宋、明、清，诗词全部概念化。由此看，我的转了背的理想主义，事出无奈，但事出有因。

（静 泽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一书，童 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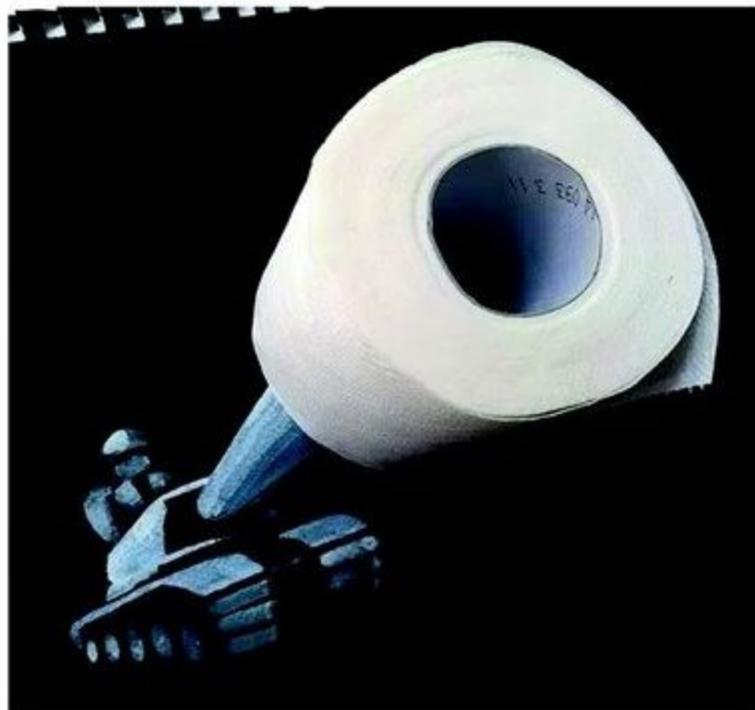
许多人习惯带着手机或书籍杂志进厕所，在马桶上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这种所谓的“马桶情结”，你有吗？

中国台湾歌手吴克群，就喜欢坐在马桶上思考。他曾经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坐在桌子前面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东西来的。最大的灵感集散地是厕所，我坐在马桶上就超有灵感。《周星星》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一家酒店的厕所里写出来的。”

在一些影视剧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待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悠闲地看书、看报纸、玩手机。一段时间后，外面有人拍门大叫：“怎么还不出来，掉厕所里了吗？”这时，他才意犹未尽地从厕所出来。

当人类运用工具和通过劳动，渐渐获得与自然抗争的实力后，就开始结束长期迁移、颠沛流离的生活，修筑房子安定下来。房屋让人类的个人生活变成一种隐私，自然而然，如厕这样一个问题，也变成一件私密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对于厕所有多种说法。大略言之，就有圜、溷、清、圜、偃、偃、屏、厕等。“屏”本指当门小墙，作蔽障之用；“偃”是偃伏；“厕”义取偏侧，不难发现，它们都含有“隐蔽”的意义。故《广雅·疏证》中王念孙说：“偃（偃）与屏皆取隐蔽之义。”而《急就篇》中，“屏、厕、清、溷”，颜师古注云：“厕之言侧也，亦谓僻侧也。”可是，古代人如厕，并不像现代人这么方便。轻轻一按便干净无异味的抽水马桶，直到16世纪，才由英国一位名叫约翰·哈林顿的教士设计出来。抽水



马桶的发明，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改善了卫生条件。

同时，人们待在马桶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平均每天花在卫生间里的时间长达35分钟，并且这个时间还在不断增多。42%的人表示，喜欢在卫生间里看报纸、书籍；22%的人爱在卫生间打电话；还有10.5%的人会在

卫生间看视频、听音乐等。也有很多中国男性表示，在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马桶上。

喜欢坐在马桶上的人，并不仅限于在家。有不少人在单位工作时，同样喜欢上厕所。不过理由却是五花八门：“工作辛苦了，上个厕所偷懒，就多待一会儿”“心情烦躁的时候，去马桶上坐会儿就舒服多了”“脑子里很乱，上厕所的时候能清理一下思路”，等等。

有心理学家做过问卷调查，发现男性要比女性更喜欢坐在马桶上，而这很可能是因为男性承受的压力比女性更大，但释放压力的方式却更少。除了坐在马桶上能释放压力外，有生物学家发现，当身体弯曲、充满张力时，精力最集

中、思维最活跃，而坐在马桶上时，差不多就能让人保持这样的姿势。所以不少人觉得坐在马桶上能获得更丰富的灵感。

也有人单纯地喜欢在马桶上坐着。在狭小的厕所空间里，人对着四堵墙，思维能充分地发散，还不用担心有人闯进来打断思路。如厕令人有安全感。

心理学家伊斯特·布霍兹认为，独处是个体建构和重构自我功能的一种需要，目的在于增强个体的感知力、认知组织能力以及幸福感。

坐在马桶上 更容易思考人生

◎李旖彤



行为不知不觉被设计

◎[美]尼尔·埃亚尔 瑞安·胡佛 ◎钟莉婷 杨晓红 译

动。而这，正是产品设计者的初衷。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设计了。

仅凭电子屏上区区几个字符就能影响用户的习惯、控制用户的思维，这些公司是如何做到的？是什么因素让人们对这些产品欲罢不能？

《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各大公司开发习惯养成类产品的“绝密神器”——上瘾模型。概括起来说，要让用户形成习惯，下意识地就想使用你的产品，有四大关键步骤：触发—行动—多变的酬赏—投入。

第一步就是吸引用户去使用你的产品，这叫作“触发”。

触发之后，第二步就是行动。行动要兼具动机和能力，有了动机，还需要用户的能力足够完成行为。

行动之后，要给用户酬赏，而且酬赏要有不可预期性，即多变的酬赏。

最后，让用户在产品上进行越来越多的“投入”。用户与产品越亲密接触，就越会离不开它。通过用户的“投入”，就可能产生下一次“触发”，从而开始一个正向循环。

于是，你就上瘾了。

在现实生活中，吸引你上瘾的“钓钩”无处不在，它们隐匿在各种 App、电影、游戏，甚至我们的工作中。设计者深谙用户在情感层面的软肋或困扰（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和渴望切入（渴望获得社会认同，渴望缓解压力，等等），找准切入点，然后打造出产品特色。

正如 Twitter 创始人伊万·威廉姆斯所说：“我们通常会以为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花样翻新，但其实人们只想在网络上继续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安 易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一书，（法）Jean Jullien 图）

有调查表明，现代人平均每隔 4 分钟就要看一次手机，每天平均看 150 次。有 1/3 的人声称，他们宁肯没有私生活，也不能没有手机。

我们对手机的上瘾症或强迫症，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微信、刷朋友圈，原本只打算看几分钟，一个小时后却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手机屏幕上滑动。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界定，所谓习惯，就是一种“在情境暗示下产生的无意识行为”，是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做出的举动。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产品和服务正在改变我们的一举一

坐在马桶上是人进行独处行为的一种表现。人选择独处时带有一些积极的目标，比如独处的时间能帮助个体自我认知、独立思考、激发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等。所以，人坐在马桶上

时会感觉思维更加活跃和清晰，不受外界干扰。

（百 柏摘自《东西南北看人物》2017 年第 13 期，（德）Christoph Niemann 图）

雨果的傲慢

●申赋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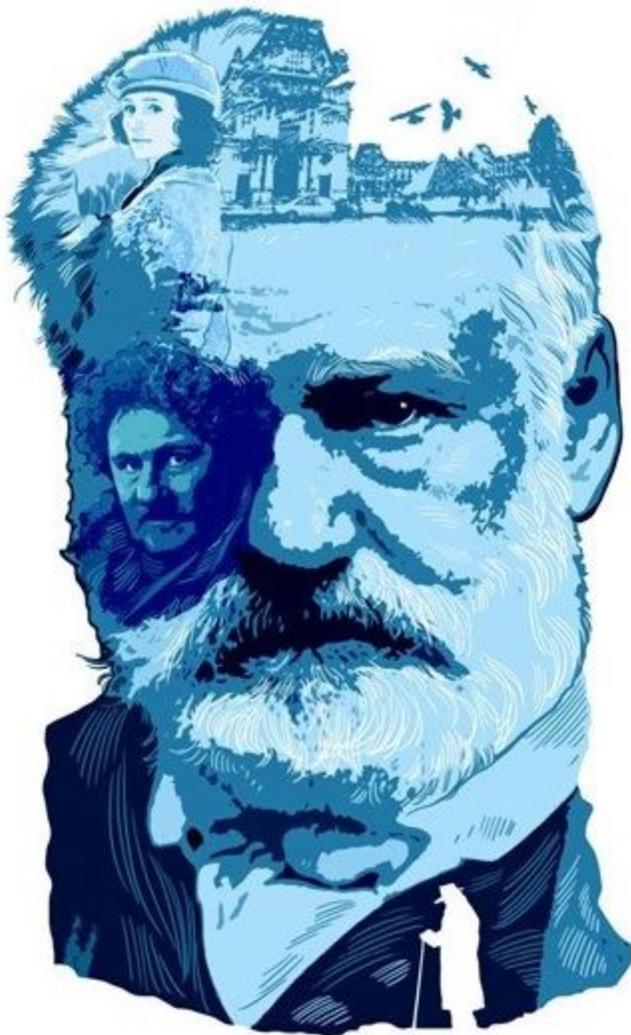
1829年7月10日，雨果请了一批作家、诗人和画家，来他家听他朗读新写的一部戏剧。雨果的家在田园圣母街11号，屋后有一个罗马式风格的花园，里面有一潭碧水和一座简陋的小桥。再往里，有一个小出口，一直通到美丽的卢森堡公园。

当晚受到邀请的有大仲马、巴尔扎克、梅里美、维尼、缪塞、圣勃夫，等等。这样的沙龙在巴黎是常见的，几乎每天都有。沙龙就是巴黎文艺的摇篮，也是大师们的舞台。

雨果脸色苍白，表情阴郁而深邃，用一种威严、庄重的声音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朗诵到高潮处，眼睛里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听众们仰着脸，听得如痴如醉。朗诵完毕，语言的夸赞已经无法表达他们的激动，漂亮的女士连声说：“不行了，我要昏倒了！”年轻的听众们又跳又叫，拉着雨果的手大喊“穹隆”“金字塔”“大教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样的沙龙，你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些听上去如同黑话一般的呓语，是小圈子里对雨果别致的赞叹。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雨果显得自信而强大。可是他的一些朋友，却生出了另外的情绪。

30岁的巴尔扎克坐在一

个角落里。他胖乎乎的脸上挂着笑容，挺着个大肚子，在这个文雅的场所里，他显得有些粗野。他好不容易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可是由于经营不善，去年倒闭了，欠下一笔巨债，害得他东躲西藏了好长时间。最终，他下定决心好好写作。



前不久，他请朋友帮忙，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小说《朱安党人》。报纸也刊登了几篇相关报道，却几乎都是批评之声。

《费加罗报》说他的作品“剧情混乱，段落冗长”，《环球报》说他的语言“错误而且充满矫饰”，还有报纸直接说

“作者缺乏写作经验”。书只卖了300本，这让巴尔扎克很受打击。正在沮丧之时，他接到雨果的邀请。雨果读了他新出版的小说。

众人对雨果的吹捧，让巴尔扎克很不以为然，同时又因受到吹捧的不是自己而感到痛心。于是，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大仲马先生这一天显得特别激动，雨果刚刚朗诵完，他就一把抱住雨果，把雨果举了起来，大声喊道：“让我们把你带上荣誉的宝座！”

一年前，大仲马还是奥尔良公爵森林管理处的小职员，因为经常躲到管理处放墨水瓶的小屋里写剧本，影响了工作，被开除了。大仲马四处求人，终于在不久前才把这部偷偷写成的剧本搬上舞台。没想到，《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一上演，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大仲马受此鼓舞，打算就此投身写作，好好搏一搏。他和雨果都是27岁，两个同龄人一见如故。不过很快，他们就会成为戏剧界的竞争对手了。

高傲的维尼比大仲马和雨果年长5岁，已经是有名的大诗人了。他和雨果早就是好朋友，还是雨果的证婚人。他刚刚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戏剧《威尼斯的摩尔人》，很自得。看

到大家对雨果不可思议的赞美，维尼心里很不乐意。

就在参加完这次朗诵会后的第4天，他也举办了一场朗诵会。他把同一批人请到家里，读他的剧本。这就有点比试的味道了。据说那次他家的气氛比较庄严。

梅里美比雨果小1岁，才26岁。虽然人们最熟悉的《卡门》当时还没有写出来，不过他已经发表了许多小说和诗歌。甚至歌德和普希金都热切地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介绍他的作品。他和年长他20岁的司汤达是至交好友。在他参加雨果的沙龙时，司汤达正在家埋首写《红与黑》。

不过即便司汤达不忙，雨果也不会邀请他。这两个人不和。这在巴黎的沙龙圈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与雨果的《〈克伦威尔〉序》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可是许多人甚至都不认为司汤达是一个作家，而雨果已经是浪漫主义的领袖。梅里美为了撮合这两个人，把他们请到家里，还亲自动手做了两个菜。

据文坛“包打听”圣勃夫说，两个人见面以后，像屋顶上的两只猫，弓起背，怒目而视，大家不欢而散。司汤达与梅里美慢慢觉得雨果很讨厌。

这位圣勃夫先生，长相虽然丑陋，却是当时最有名的评论家。巴黎的作家，人人都怕他三分。他此时还是雨果最有力的支持者，可是不久之后，为了惩罚雨果对他的轻慢，他

想方设法成了雨果夫人的情人。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二人终于绝交。

至于缪塞，这个多年后因为与乔治·桑的爱情轰动巴黎的诗人，当时才19岁。他刚刚写出了第一本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据大仲马说，当缪塞朗诵这些诗歌时，沙龙里的姑娘们“激动得眼睛眨动，扇子不停地扇着”。不过在雨果的沙龙里，他现在只有喝彩的份儿。

缪塞是个叛逆的人，他的诗歌风格就是反雨果的。他说他对在沙龙里为雨果喝彩还能忍受，可是雨果每周都要让他们陪着去爬一次巴黎圣母院，他受不了。

当时雨果正在构思《巴黎圣母院》，他喜欢爬到圣母院朝北的平台上去看塞纳河上的夕阳，说在这里能找到灵感。可是缪塞只觉得累，一点诗兴也没有。

事实上，雨果喜欢巴黎圣母院，并不是因为那个可以看夕阳的平台，而是巴黎圣母院

的形状像一个“H”。这是雨果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巴黎圣母院就是他的象征。

缪塞因为雨果的自大而离开。维尼因为与他争名而疏远。大仲马因为戏剧演出的竞争与他失和。梅里美因为朋友的受伤而淡出。圣勃夫因为情感纠葛和他反目成仇。巴尔扎克因为记者的中伤与他分道扬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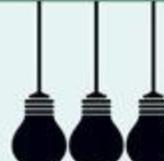
如果要发生的这一切，从雨果身上找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的傲慢。对此，雨果是这样回答的：“有人指责我傲慢。没错，傲慢就是我的力量。”

然而这几个与雨果决裂的人，又是因为并不逊色于雨果的傲慢，更加希望成就自己，他们也因此成就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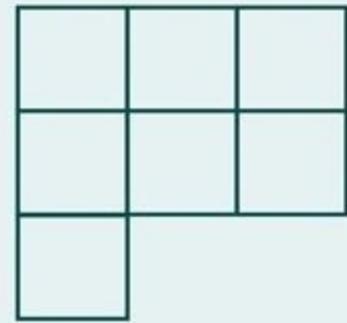
在1829年7月的那次沙龙里，为雨果喝彩，并且一直把他当成偶像崇拜的另一些人，却慢慢就悄无声息了，少有人记得他们是谁。

（水云间摘自《扬子晚报》2017年8月31日，李昱图）

智趣

变成6个正方形



如图，有20根小棒摆成了7个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试移动3根小棒，使左图变成5个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并且整个图形是轴对称图形。

（答案见《读者》微信公众号“duzheweixin”）



繁盛

●李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是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深嵌于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锹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道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争先恐后地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干枯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景象。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但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些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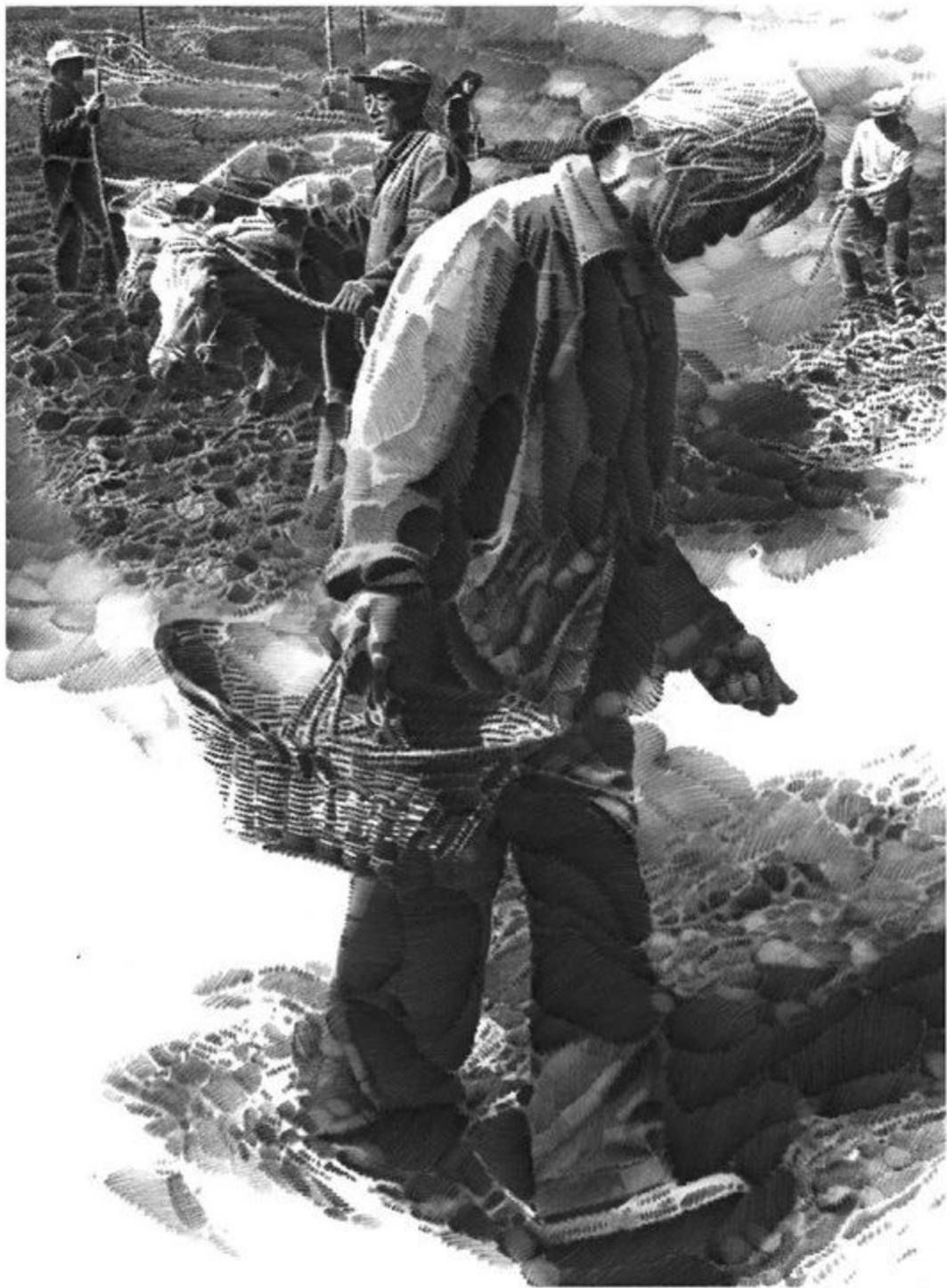
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生长，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的小鱼。人们大量捞捕小鱼，晾干，喂养牲畜。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冬天，牲

畜被宰杀炖熟后，肉汤都是腥的。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延展。起初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水，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水。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无论在种子播下之后，还是农作物丰

收之时，这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只有荒野中两行轮胎印。水渠也是新的，水泥坚硬，渠边寸草不生。仿佛一切刚刚开始。只有那条河





旧了、老了，远在数公里之外。河床开阔，水流窄浅。鱼几经周折后又回来，彼此保持距离，一条远离一条，深深隐蔽在水底的阴影处。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于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批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向日葵。各种天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九十五岁高龄的外婆也被带到地头。出发头一晚，无星无月，我们连夜处理种子。我妈和我叔叔用铁锹不停地翻动种子，使之均匀地沾染上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而难挨。

手电筒的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于大地。这红色的种子军团，在地底庄严列队，横平竖直。那时我妈和我叔叔就是点兵的大王、检阅的首长，又如守护神，持锹站在地头。而熬过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

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外婆不愿离家，她在屋

里咒骂，却无可奈何。她年迈衰弱，已无法离开我们独自生活。她的痛苦与愤怒也渗入这红色。同时渗入的，还有我的悲哀与疲惫。

我一动不动地举着手电筒。手电筒的光芒在无边的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的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着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中坚定不移的红色。

仿佛端着满满一碗水站在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一根丝线上，我手持手电一动也不敢动。仿佛眼前这团光芒，是世间最脆弱的容器。

我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还能做到互利互助。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抄起铁锹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提防水被下游截走。后来她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

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田间地头堆满花花绿绿的农药瓶。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这生命一点点长大，

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这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虫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向日葵顺利开完花，我妈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河下游另一块耕地上，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了。据说他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接着种！我就不信，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

外婆倒是很高兴。她说：“花开的时候真好看！金光照，亮堂堂，你没看到真是可惜！”

赛虎不语，依偎在外婆脚边，它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到河面冒着白汽的冰窟边饮水。

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新芸摘自《文汇报》，李晨图）

送别

●
叔
蓉



1

小学老师只有一个，教所有科目。

有一天语文课上，老师突然教起了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时不理解含义，体味不到离别，也听不出沧桑，只是觉得歌词挺美的。现在想想，当时老师在那个教室里唱这首歌时的表情，大概也是隐藏着什么故事的。

可能那是记忆里很早的启蒙，“长亭外，古道边”便是心中的送别之地。

2

还有一个谜一样的送别后的故事。

朋友说他父亲送他去上大学，送到后，他不小心把包丢了，父亲的钱和证件什么的都在里面。父亲没有责怪他，只是让他好好在学校念书，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十多年前，讯息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跨了好几个省份的距离，什么都没有的父亲是怎么回家的？朋友当时小，没

有想过这件事，后来大了，想到这件事，却又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若说这是人生，也不乏有一个温柔却带点残酷的侧面。

3

看《对照记@1963》，三个作者同写火车的那章，胡洪侠在《从此生活有了远方》里面有段话：

要走了，父亲母亲送我到胡同口，还要往前送。

我说：“你们回去吧，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父亲说：“走吧走吧。想着写信回来。”父亲停下了。

母亲独自继续往前走。

自行车骑出老远了，我回头，见母亲还在往前走。

我知道从此真的是出远门了：母亲送你有多远，你前面的路就有多远。

4

雷平阳在《关于母亲的札记》里面同样有一个细节：

当年他离开时，他的母亲没有送他，只有妹妹来了，因为老年人送年轻人，在昭通土

城乡那个地方，是忌讳的。

这样一看，前者送，让人感同身受；后者不送，让人刻骨铭心。

两个送与不送的母亲，都逃不开一个“爱”字。

5

梁实秋在散文里写道：“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所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

梁实秋还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我最欣赏这种心情。

如今社会发展很快，现在的交通工具将空间距离拉得很近，所以送别这件事，再没有那么深刻的意义。我们送别，送完之后，也向自己充满仪式感地告别，然后期待下次的相遇。

（丁 丁摘自《文苑》，
（韩）Daehyun Kim 图）

带造型设计的微信书面世，电子版免费派发

您的微信朋友圈价值连城
因为这是你一辈子的生活记录
因为这是你的原创
因为自己的图文独一无二

几分钟自动设计，一键成书
一起感谢生活、见证成长

这本微信书与众不同
每页造型设计，画传级微信书



1. 微信书自动生成步骤

- (1) 打开朋友圈浏览权限，好友可见设为“全部”
- (2)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微爪书公众号，务必加机器人小编为好友
- (3) 预计 30 分钟内，收到电子版微信书



2. 照片书自动生成步骤

- (1) 扫描下方二维码
- (2) 上传手机里的照片
- (3) 立即自动设计照片，并自动匹配文案，支持 DIY 修改



全国服务热线：4008-360-878

格局 ● 罗振宇

19 世纪，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和另一个铁路大王古尔德在同一条铁路运输线上展开竞争。

一列满载的运牛的火车车厢，古尔德收 125 美元，范德比尔特就收 100 美元；古尔德降到 75 美元，范德比尔特就降到 50 美元。

最后，范德比尔特急了，降到 1 美元，这下古尔德没招了吧？范德比尔特宁愿赔很多钱，也要把古尔德挤出去。

结果呢，古尔德暗中改行了，开始贩牛。

这样，范德比尔特等于是承担着巨大的损失，在帮对手贩牛赚大钱。他明白之后，气得几乎失去了理智。

商业竞争看起来是在一个小格局里展开的，但是竞争高手总能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

你在小格局里拼尽全力，常常让你在更大的格局里丧尽优势。

（夕 梦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孤独不够 ● 贝小戎

许多艺术家回避社交，是为了借由想象力重新投入到世界当中。

独处是创作必需的状态。独处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恐惧和喜悦的地方，充满痛苦的我自我贬低和狂喜的自我膨胀，而人类的创造就发生在这里。

有一次，卡夫卡的未婚妻问他，他写作的时候她能否坐在他身边。

卡夫卡回答说：“听着，那样我根本就写不了。因为写作意味着大量的自我暴露，写作是极端的自我暴露，是卸下自我防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跟他人卷在一起，他就会感到迷失了自己。因此，只要他的神志还能保持正常，他就会一直退缩到这种自我暴露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再怎么孤独也是不够的，夜晚再如何黑暗、寂静，也是不够的。”

（李昌红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12本书，是一部因“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非凡的文化修养”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小说——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这部小说是林语堂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与它的续篇《风声鹤唳》，以及后来的《朱门》，合称“林语堂三部曲”。

这本书是1938年至1939年间，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创作的，最初是用英文写就。彼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林语堂先生认为，作为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作家的职责就是写作，“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祖国陷入

战火之中，任由敌寇欺凌践踏，他有责任把中国美好的文化呈现给全世界。这种时候，纯粹的“鼓”与“呼”是不够的，“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达”。

《京华烟云》叙述了北平城里曾、姚、牛三大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和聚散离合。林语堂从义和团运动一路写到抗日战争爆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次全景式的展现。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诸多宏大的历史事件融入几个家族的兴衰变迁之中，历史与社会、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的关联，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而生动的呈现。

1939年，《京华烟云》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半年即销售5万多套。《时代》周刊评价它“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并将其视为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述。林语堂的好友、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如此评价此书：“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读者荐书

012

父亲写《京华烟云》时哭了两次

●林如斯

我处在这个位置很难写书评，女儿批评父亲的书，似乎从未听说过。那又何必写呢？因为好像有话藏在肚子里非说不可。可不要说我替父亲吹牛，也不用骂我何以如此胆大，因为我要用极客观的态度来批评，虽然情感因素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知道父亲每日晨起写作前，总是先起来走走，吃吃水果。写完红玉之死时，父亲取出手帕擦擦眼睛而笑道：“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有情感又何妨。

《京华烟云》是一部好几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但未因此而成一部散漫无结构的故事。如此大规模的长篇，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加

入剧中人物之喜怒哀乐，带着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烙印，终成为现代中国一部伟大的小说。

《京华烟云》的贡献之一，是将中国社会介绍给了西洋人。几十本介绍中国的书，不如一本地道的中国小说来得有效。介绍中国的书犹如从门外伸头探入中国社会，而描写中国的书却仿佛请你进去，“登堂入室”，随你东西散步，领赏景致，让你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与愤怒。此书介绍中国社会，可以说非常成功，影响力很大。此种宣传是间接的。但书中所包含的事实，是无人敢否认的。

然此小说实际上的贡献是消极的，而文学上的贡献却是积极的。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人物性格描写之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

目前，不在心理描绘之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其次觉得幽妙、流动，然后觉得悲哀，最后觉得仿若雷雨前的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轰然而止，留给读者细嚼余味，忽而恍然大悟：何为人生，何为梦也！我不得不称叹叫绝，未知他人读毕可有此感觉？故此书并非仅仅是一部小说。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能给人如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可称为伟大的小说，可代表人生。这里的人生并非仅指 20 世纪初叶在北平居住的某三家的生活。包含无涯人生的，就是伟大的小说。

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出三道题目教林语堂去做，今见林语堂这样发挥尽致，庄子不好意思不赏他一枚仙桃。此书的第三部题为“秋季歌声”（即第三个题目），取庄周“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以生死循环之道为宗旨：秋天树叶衰落之时，春已开始，起伏循环，天道也。故第三卷描写战争，可谓描写旧中国的衰老，就是新中国的萌芽。故书中有“晚秋落叶声中，可听出新春的调子，及将来夏季的强壮曲拍”等语。

又有一段论人之永生与宝石之永生，我认为非常重要。可以说，人之永生是种族的，而宝石的永生是单独的，木兰游观泰山无字碑那一段说得尤其详尽。那一块石头无情无感，故永远生存；人为有情之动物，个人死去家族却永远流传。有人说这不过为要人充满求永生之欲望，因而强作解释，但我说其中有深意，非妄言也。

木兰的生活变迁，也很值得研究：从富家生长、享用一切物质的安适，到后来变为村妇，过幽雅山居的生活，及至最后变为普通农民，成为忍苦、勇敢、伟大的民众大海中的一

滴水。父亲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可见木兰是父亲心目中的理想女子。

书中人物差不多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各种人物。在此书内可以看见旧派人物慢慢地消亡，新式人物跟着出来。代表旧派的是牛家夫妇、曾老爷；代表新式的是环儿、陈三、黛云。祝他们胜利！

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体悟不出来。中国人奇特的心理，非中国人不能了解。又如书中谈《红楼梦》之处，当然非未读《红楼梦》者所能欣赏的。也有几处讽刺某一派人，也得中国人才能领会。

1938 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最初两个月的预备工作全是在脑中的，后来开始做具体打算，把表格画得整整齐齐的，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写了出来，几样重要事件也记下来。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 1939 年 8 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日晨起总在案上写作，有时 8 页，有时 2 页，有时 15



《京华烟云》书影

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 19 页，成空前之纪录。其中好多佳话或奇遇，都是涉笔生趣，临文时灵感突现而写出的。

父亲不但在红玉之死后挥泪不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里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眼泪再也收不住了。作者把自己写哭了，怎么会叫读者忍着眼泪咽下去呢？

《京华烟云》是一本可以随时翻看的小说，并不是一定要有闲时才看，最好是在夜阑人静时自个儿看。困倦时，起来喝口清茶自问道：“人生、人生，我也是其中一小丑否？”



活潑的快板

(瑞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李笠 譯

黑色的日子走後我演奏海頓
 手上感到一陣簡單的溫暖
 琴鍵願意。輕柔的錘子在敲打
 音色蒼翠、活潑而寧靜
 音樂說世界上存在着自由；
 有人不給皇帝進貢
 我把手插入海頓口袋
 像海頓那樣平靜地看着世界
 我升起海頓的旗幟，這意味着——
 我們不屈服，但要自由
 音樂是山坡上的一棟玻璃房
 山坡上石頭在飛，在滾
 石頭橫穿過房屋
 但每塊玻璃都安然無恙

張璋 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p72@duzhe.cn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宁夏读者张璋先生抄写。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只有你
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
De杂志”



plus.qikan.com.cn
最新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